

國學基
本叢書
斜
川
集
附錄
訂誤錄

書叢本基學國

集 川 斜

誤訂錄附

撰過蘇

行發館書印務商

校刻斜川集序

蘇氏斜川集南宋以後流傳已寡。康熙閒有詔索之未得。故四朝詩中祇錄一首。以存其真。自餘贋本大率因謝幼槃劉改之。二人名與叔黨相類。竄其集以欺世。東南士大夫家置一編而不覺。近日蜀中有新葉斜川集。亦龍洲道人作也。乾隆辛丑冬。集大興翁學士蘇齋脩東坡先生生日之祀。學士手編示余曰。此叔黨斜川集。從永樂大典錄出。可以證諸贋本之非。乃取集中大人生日詩。邀同人和焉。會請急南下。未及假鈔。以爲耿耿。越六年丙午。客授桐鄉。偶語鮑君以文。則以文已先屬其友人仁和吳君麗煌錄寄。喜極欲狂。亟索校閱。有可據引者。條疏於下。雖未能復宋本舊觀。廬山面目庶幾可睹矣。夫人情於不易見之書。則尤思慕弗釋。必力購得之。而後快。矧祖考名德。奕世稟承。其文爲史傳所稱。其行爲家庭所誦。光靈未泯。簡冊亦神。宜爲世如何珍重哉。今觀其詩文。具有家法。東坡好和陶。而叔黨有小斜川之作。東坡善言兵。而叔黨有論黎事之書。出處進退。未忘家國。使天假以年。名或不在其父下。惜乎身處末流。仕。又再黜。輾軻道死。不獲措其蘊於天下。是則才人之不幸夫。然四庫之積。浩如煙海。君文於其閒。直一稊粟耳。沈晦伏匿。至六百數十年。而卒顯於右文之世。不可謂非幸矣。是集著錄於宋史藝文志爲十卷。陳氏書錄解題。馬氏通考。卷數皆同。永樂大典所錄。殘佚之餘。厘籥六卷。乾隆丁未四月付梓。中間作輟。涉冬而後蒞事。商榷讎勘。以文一人而已。乾隆五十三年歲在戊申春正月。

斜川集補遺序

乾隆四十七年。仁和吳君元長。鈔得斜川集零篇於孫中翰寓齋。武進趙味辛先一年冬集大興翁學士齋。亦見此書。請急南下。未及錄彙。蓋兩家本皆探自永樂大典中者。吳君寄其鄉人鮑氏。屬刻行於知不足齋。是時味辛適在杭。篤愛斯集。喜其沈晦六百數十年之久。一旦創獲。懽藉愉快。遂獨任剞劂役。商榷體例。訂證譌誤。釐成六卷。鮑氏與有力焉。斜川集乃克流播藝林。而謝幼槃之竹友集。劉改之之龍洲集。皆還舊觀。世稱快事。越廿年。太歲在戊辰。

詔修唐文。善充總纂。檢永樂大典。偶睹志隱篇。叔父所居六首。昔吳君作跋。致憾缺略者。屬草錄歸。較趙刻復得遺詩五十三首。文十五篇。遺珠之憾。或尙弗免。就茲勒爲二卷。已自哀然。且於直齋十卷原數。不甚懸絕。此實叔黨先生英靈有以默相之。亦趙君。吳君。鮑君。之有以啓其先也。世有趙君其人者。吾願續而行之。以饜飮趙君之志。以饜飮天下人嗜古之志。嘉慶十五年六月十四日。柏山法式善病中述。

題辭

校錄斜川集寄鮑以文

仁和吳長元應焯

蟬煙蠻雨獨相從。筆下波瀾嗣乃公。人誦高名瓊海外。天留遺橐玉函中。鈔自永樂大典清游乍識匡廬面。舊時

皆賢本晚景還傾靖節風。叔黨晚景以淵明自況寄語隱湖毛處士。蘇門會策汗青功。

吳麗煌寄示斜川集志喜

歙縣鮑廷博以文

湖陰水竹繼高蹤。海上文章喜亢宗。蘇氏昔元推怒虎。蘇氏三虎。季虎大怒。當時語也。葉公今始識真龍。颶風一賦猶堪

補文。颶風賦從宋小圃三詩那更逢。蘇州小圃五。欣賞不忘知己共。遠煩千里手題封。

斜川集卷第一

正月二十四日侍親游羅浮道院棲禪山寺

禮玉案坡集有正月二十四日與兒子秀才僧曇穎行全道士何宗一同游羅浮道院

淡雲曉蔥龍野水清可揭山明草木秀百里見瑣細人閒境愈靜地暖春先逝桃李已青枝

涼風稍可愛習習來衣袂赤日雖未苦炎炎逼裘毳道人疑有道羽服襟裳弊晨齋爨無煙含糗聊辛歲

空階指華撥破屋緣薜荔拄杖挑笋蕨折柳焚蘭蕙居夷信何陋即此可遁世敢師浴乎沂不數山陰禊

人生行樂耳四海皆兄弟何必懷故鄉吾駕隨所稅

人淺德玉案紹聖二年坡在惠州有小圃五詠此首及

草木異所稟甘苦分炎涼人淺獨中和羣藥敢雁行雖微瞑眩力頗著難老方譬之古循吏有益初無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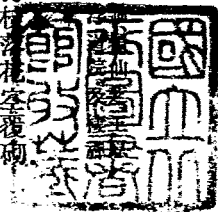
安神補五臟自使精魄強羅浮仙者居靈質不自藏移根植膏壤極葉榮以長東南雖異產遼海誰能航

誓將北歸日從我涉漢湘種之眉山陰得與伯仲嘗

枸杞

春槩擷新芽秋筐得紅實霜根釀我醪色味兩奇絕老人鬢已絲處子何由得早佩斯人言百歲真瞬息

今我幸未衰妙藥況咫尺食前得珍蔬新釀掃故疾瘴海風土惡地氣侵腰膝元鬢或偃僂極襟顏已墨



西河安可冀北歸頗如昔區區摘蒼耳。燕爾非所敵。

次韻叔父浴罷懷玉案子由浴罷時載樂城後集紹聖四年坡在安化軍有和詩此蓋同時所作

黃門昔萬機下士勤握沐今已與世疎雅志追沂浴丹田有宿火如比陽來復。轆轤自轉水。雖坎俱實腹。謫居百事乏。惟喜薪水足。時濯西風塵。一寓歸鴻目。勿驚脾肉少。衣褐真懷玉。明鏡雖無垢。新苗良待沃。雨餘餐巖岫。露重膏松竹。更觀雲入山。心與境同熟。道書如雨初晴雲入山林之語珍重著城言。妙解何須讀。潔香非外求。清淨常返矚。物初信可游。儻來非所卜。益師莊叟言。養生貴緣督。

次陶淵明正月五日游斜川韻懷玉案坡和陶詩有正月五日與兒子過出游作是為元符元年在儋州作

歲豐田野歡。客子亦少休。糟牀有新注。何事不出游。春雲翳薄日。礧石俯清流。心目兩自閒。醉眠不驚鷗。茅茨誰氏居。雞鳴隔林丘。曳杖叩其門。恐是沮溺儔。但苦鵝舌談。爾汝不相酬。築室當為鄰。往來無憚不。澄江可寓目。長嘯忘千憂。儻遂北海志。餘事復何求。

五色雀和大人韻懷玉案五色雀詩元符元年坡在儋州時作○坡詩序云海南有五色雀常以絳羽者為長進止必隨焉俗謂之風皇云久旱而見輒雨潦則反是予卜居儋耳城

南嘗一至庭下今又見之進士黎子雲及其弟威家既去吾舉酒祝曰若為吾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乃為賦詩

神雀來何從。飛鳴自為徒。尊卑有定分。衆色敢亂朱。與公作新年。贈釀酒桃符。南遷不見鵬。屢集升平鳥。柳仲鄂每遷官必為集升平第五日乃散翩然自靈物。豈惟眷庭梧。年來翟公門。寂寞誰與娛。瓜田豈故侯。環堵真前儒。雖知非天窮。險阻殆切膚。海南夷獠窟。安得此異難。似為三足使。仙子儻見呼。定知隱凡人。嗒焉非昔吾。不願

宴西瑤東華返舊都。

冬夜懷諸兄弟懷玉案此在儂耳作。

霜風連日惡。霜月連夜苦。青燈寒無光。翳昏昏復吐。念我手足愛。相望若秦楚。兩兄寄陽羨。耕稼事農圃。簞瓢有餘樂。菽水未爲饑。兩兄客潁川。耿耿懷去魯。近聞營菟裘。稍亦葺環堵。有弟雖咫尺。相逢猶齟齬。黃灣隔小海。孤嶺度大庾。今年厄陳蔡。夫子嗟兕虎。惟我二兄弟。頗亦嘗險阻。憶昔居大梁。共結慈明侶。晨窗惟六人。夜榻到三鼓。豈知聚散事。翻手如雲雨。我今處海南。日與漁樵伍。黃茅蔽澗谷。白霧昏庭宇。風高翔鷗鼻。月黑號颺鼠。舟居雜蠻蠻。舟服半夷虜。下牀但藥餌。遣瘴煩樽俎。何須驚墮時。方念平生語。
次韻大人與藤守游東山懷玉案坡元符三年九月離廉州至藤州有游東山詩題云徐元用使君仁和令俸杭時爲

灘聲已悲秋。澗色猶藏春。鴛言東山游。緬彼千載人。使君平陽意。客至但飲醇。風松作鼓吹。迎送長江濱。爾來乘桴翁。歸路物色新。高情寓箕頰。絕意登麒麟。三吳有負郭。糴稔秋盈困。瘴茅喜欲脫。下澤還當巾。縹緲九疑行。此生定知津。故人儻見思。尺書憑素鱗。

將至五羊先寄伯達仲豫二兄懷玉案此元符三年侍坡離廉過藤梧將至廣州時作坡亦用韻以孤橋次子病學三折乃初曉寄邁迨時邁與家屬住惠州迨在常州坡詩云大兒牧棗穉四歲守

人皆有離別。我別不忍道。惟應付夢幻。事已共一笑。憶昔與仲別。秦淮匯秋潦。相望一葉舟。目斷飛鴻杳。

伯兄陽羨來。萬里踰煙嶠。未溫白鶴席。已餒羅浮曉。江邊空忍淚。我亦肝腸繞。崎嶇七年中。雲海同浩渺。豈知羌村晚。驚拜杜陵老。干戈雖事異。歡喜動夷獠。山川舊悽慘。雲物今清好。不似元都桃。秋風不堪掃。

送張倅彥政赴闕

信馬來并州。并州在何許。太行如登天。憔悴欲誰語。青衫百僚底。屏氣不敢吐。謂當哭途窮。何但折腰膂。忽逢元紫芝。仰視得眉宇。敢論通家舊。竊欲比文學。先君與叔父嘗得交於公使君況不凡。高論傾肺腑。能容丞掾醉。不問車茵污。念我丘壑人。老矣事簪組。端如赴縲囚。坐受獄吏侮。感公懷抱開。一笑忘羈旅。雖知抱關惡。未忍賦歸去。相從僅滿歲。公已歌杖杜。秋風忽零亂。吹盡西山雨。定應催行色。不遣車輪阻。天街早飛鞚。鷓鴣看接武。青雲豈難到。少展垂天羽。區區亦自憐。從此歸農圃。

郡守麟雨獲應

秋陽六十日。閔閔歲可懼。原田龜坼塊。城市塵沒屨。誰歟悲若人。活彼於旦暮。精禋發仁惻。誠意輒上訴。神山闕靈湫。水旱天所付。潛虬嬾廢職。暴虎往鬪怒。抑無東海寇。又豈桑羊蠹。天心自響荅。民語酌道路。嗟予生理拙。飢飽共農圃。披衣夜不眠。聽此簷閒語。沈河忽去體。黃壤流膏乳。少寬縣令責。盡復南畝故。呼兒酌我酒。欲寫無佳句。聊同千里謠。非公誰與哺。

再和

吾君如湯仁。常爲無災懼。一夫恐不獲。買買悲輯屨。二斗東南憂。詔書走晨暮。陳陳發困廩。粒食不待訴。

知公經綸手。故以民社付。汪然叔度陂。不見偉節怒。德星所臨次。民瘼消朽蠹。祝祠往無愧。飛雨來半趾。耕犁及二麥。浸灌休老圃。何人執筆畫。爲瑞非虛語。應言潁川鳳。未要猫相乳。益欣獄訟少。三尺略細故。丞掾從歌呼。謳謠入章句。謝公未賦歸。赤子猶待哺。

題劉均國所藏燕公山水圖

江湖半此生。老去徒見畫。看山眼已足。涉險夢猶怕。老燕久黃壤。遺墨獨未化。胸中有丘壑。故遣意匠寫。會逢知音人。契此筆端話。故山當早歸。誰是知津者。

顏樂堂

恨無阿堵君。一區今尙欠。且謀蔽風雨。拔草聊自苦。低深人易安。儉陋鬼不瞰。寧辭力少勞。還視家無甌。從來生理拙。況此歲屢歉。故將篋瓢心。聊作梁肉砑。堂前有甘井。汲取良未厭。堂後有藥苗。一飽亦可甦。胡爲不歡樂。何事貧憂詔。作詩置座右。勿使斯言玷。

與范箕叟避暑西湖

快哉楚王風。庶人安得共。西陂浩無價。下計吾僭用。永日不可暮。窮居厭塵閤。出門有佳詣。咫尺窺潭洞。危樓俯木杪。大廈森高棟。戶牖交梧楸。蒲荷接蘋葑。閒持枕簟往。遽起江湖夢。醒然涼肺肝。習習吹衣動。世間賤易得。清風誰與重。勞生不自覺。至樂那容衆。北窗與君享。世網念少縱。肉食固肥甘。輕塵沒飛鞚。陪郡守遊西湖泛舟曲水分韻得會字

謝公志東山。杖屨未冠蓋。興成江湖遊。意落軒冕外。陰陰聳夏木。瀏瀏鳴溪瀨。擊舟破菰荷。尋徑穿蕭艾。新亭水心見。倒影飛虹背。青山忽入坐。境與人意會。公詩如干將。游刃天宇大。西湖真小鮮。殊未供刀鱸。雲煙日相劇。媚嫵分晴靄。妙語瀉瓊瑰。化工應有待。

同趙伯充遊曲水趙氏莊分韻得抱字

三春失行樂。風雨與病惱。忽驚節物改。樹密鶯聲老。濫陪閒中客。載酒尋芳草。東郊縱所適。蒼莽事幽討。誰歟有隱居。谿谷相鬱繚。疎籬映脩竹。叩門許徑造。主人雖鋤耨。好客自灑掃。結茅□□年。種木今合抱。飄然佳公子。忽弄松風操。絲桐豈能爾。妙意超物表。歸途踐危橋。月上千林縞。茲游非人寰。俗耳不可道。

和叔父移居東齋

懷玉案類演詩載樂城後集
題曰莖東齋三月十八日

去鄉三十年。夢寐猶西土。阨窮未能歸。諒亦君子固。結廬箕穎間。絕意爲霖雨。聊清一室地。僅作跣跡處。邇來又謝客。不待羹轆釜。西齋舊翳密。日晏窗先暮。東軒得爽塏。眞作禪侶住。公舊自謂
東軒長老陶潛採菊時。尙復有眞趣。公今觀此心。湛然忘客主。坐了一大緣。固已遺能所。

次韻岑彥高史強本春日書懷二首

二豪以詩鳴。優劣孰敢分。縱橫閱萬卷。何憂備三鄰。終年發揣摩。秀句吐陽春。誰云不蓄畬。安取三百困。汝穎素多奇。世不乏孫陳。避家諱
故作孫陳著書效潛夫。奏賦嗤陵雲。哀時無祁奚。丹青誰爲焚。儻令試一割。晉盜當奔秦。德業闕不耀。天欲昌其身。定交乃余求。不貴白髮新。從此杖屨數。爲子掃榻塵。高談看疊疊。揮塵

落紛紛。

逝水不可復。百年行中分。自嗟齒髮故。晚境桑榆鄰。節物謾消長。枯荄不知春。軒裳歎雞肋。雀鼠盜麋困。學藝晚愈拙。彈冠力難陳。澹然忘出處。任此無心雲。世路羊腸險。恐遭象齒焚。何如老山澤。樵悴非逃秦。嵩少幸咫尺。雲泉許容身。平生餘嗜好。舍舊當謀新。安心本無法。妙理契析塵。優哉真卒歲。豈復悅華紛。

寄題撫松堂

胸中朝市遠。何必擇所居。門無結駟客。山林入吾廬。西洛有君子。築室城之隅。種松在庭戶。志與淵明俱。朝挹西山爽。莫尋南澗娛。霜中鶴骨瘦。雨夜龍髯疎。主人應相似。節抱陵雲孤。不知寒暑遷。寫徇世俗趨。昔稱水南北。去曳侯門裾。能伴松菊老。固知涇渭殊。我恨營口腹。斂板慙妻孥。三逕未能歸。高臥子不如。青衫滿塵土。何時返樵漁。未用北山移。我來只須臾。

寄題北海文學堂

巨君竊漢璽。如取鴻毛輕。孟德老且死。不見姦業成。乃知朝無人。誰憚百公卿。一夫能仗節。介然屹長城。忠義國所託。安危與之并。吾於文學見。坐折姦邪萌。誰能搏猛虎。乃用尺箠嬰。義氣橫宇宙。不煩尺寸兵。悲哉天所壞。一木難扶傾。鼻鸞不兩立。夫子安得生。中原竟分裂。三姓鼎足爭。當知千載後。高名獨嶺嶸。使君定不凡。論友古豪英。作堂追餘烈。豈祇求空名。廢卷屢歎息。孤忠誰發明。玉石痛俱燼。鯨鯢脫誅烹。嗟余志謬懦。怒髮猶衝纓。九原不可作。涕淚徒縱橫。

和王仲弓雪中懷友之什

懷玉案仲室名寔
文恪樂道之子

出門無所之。懷刺名欲滅。要求我輩人。庶緩禮法設。城南有勝土。塊坐方禪悅。不嫌來往頻。相對餐瓊雪。我非淳子狂。君勿怖燭滅。時能啜少醴。誰爲穆生說。明窗坐弈碁。聊以寄怡悅。勝固無所爭。敗亦何足雪。

次韻少蘊移竹於賈文元園二首

時侔車乃
文元裔孫

猗歟丞相園。中有歲寒根。千夫屹冠劔。坐閱雲來孫。當年擁節旄。雅志在淇園。琅玕映城郭。琴筑鳴潺湲。春筍半出林。橫鞭爭觸藩。坐陵霜雪氣。高壓桃李繁。年來王子猷。來乘刺史軒。請分一畝陰。自訪三家村。賦詩屬公考。益遣交情敦。一雨飽生意。莫嫌池水渾。

我公經綸手。胡爲試盤根。忠言與嘉績。有後期臧孫。胸中五千卷。三歲不窺園。種德如川增。源深自潺湲。遽辭承明廡。出備諸侯藩。仁風被草木。已覺棠陰繁。此君況手植。伴公讀書軒。未須勞越吟。寓目聊江村。羣豪爭吐奇。和詩相勸敦。愧無蟬螻句。往繼火陸渾。

送在庭姪領漕歸蜀

伯祖昔爲郎。出乘使者轡。德星照東蜀。遺愛及後昆。登車問民瘼。手拊創痍痕。遂使吾蜀人。不知獄吏尊。迢迢六十年。乃復見曾孫。曾孫早讀書。待詔金馬門。一選文昌省。駸駸西掖垣。凜然七尺軀。雲夢不足吞。乃居嚴、徐、開、雷、齒。吐吻脣。青雲豈不願。局促畏短轅。收拾五車書。歸掃西山墳。平生有家學。舍魚取熊蹯。況茲甘棠俗。尙懷挾纊恩。上以慰慈母。一笑請平反。下以慰父老。俯不忤九原。更酌老翁水。我爲歆此言。

和母仲山雨後懷玉案藥城後集有見兒姪唱次韻五首即此雨後語詩也

柴門似郊居。煙草碧萋萋。君能慰幽獨。數雨清情已。春山雨洗茅屋。耳目清如洗。憑君發妙語。筆有畫萬卷。杜陵有佳句。久旱雨亦好。從教怨行旅。頗一作覺慰父老。我似廣文貧。飽食平生少。忍飢山澤儒。未易窺三島。

西湖跬可至。不畏城闔阻。芒屨與竹杖。穿泥未爲苦。清波暗萍藻。中有芙蓉吐。驟雨真可人。新荷亦掀舞。能琴何必弦。但曉琴中趣。學道何所得。知迷卽真悟。嘗觀指非月。要似足忘屨。歸吾無所歸。茲焉定歸處。吾慮不知暑。心閒自清涼。醉鄉豈難入。不假陶令觴。白髮我摧朽。青雲子軒昂。溪山會先往。簪組未汝忘。和范信中雪詩二首

春事已稍稍。雪泥阻遊觀。壯心本無多。老境嗟易闕。念子功名士。早嫌懷與安。棄繻事遠遊。冒待齒髮殘。世事屬壓耳。口口口口餐。急流成一快。勇退人獨難。慎守林泉幽。莫辭松桂寒。餘齡付空寂。粗免非意干。願同王翰鄰。未暇貢禹彈。糝糠身外物。況復子所歎。君家寓城市。乃有山林觀。高高復下下。卜築殊未闕。昨夜三尺雪。閉門學袁安。且欣麥隴足。未怕紅梅殘。誰憐屬國蘇。取糴臥自餐。欲尋鳥道往。反畏屐齒難。凜凜谿邊竹。倚空爭歲寒。儼如十萬夫。玉山方總干。悲風動騷屑。伴我長鋏彈。布衾冷如水。敢效無魚歎。

小雪

小雪不盈寸。陰風何凜冽。那堪平地尺。柰此衣百結。天公固念民。已兆豐年悅。不知貧與富。苦樂相懸絕。沈沈五侯居。碧瓦映華稅。獸炭麒麟紅。銀瓶黃封揭。春風透幄帳。醉面生綺纈。賜宴明光宮。玉色迷金闕。誰憐幕門士。破壁穿飛屑。捉襟肘常見。納履指屢決。夜長不可度。薪溼何由爇。飢吟數更鼓。坐歎生理拙。寒暑有代謝。何須怨窮達。猶勝臥穹廬。破甕空自齧。

湖陰有隱君子。作軒曰獨樂。鄉人常希古爲賦。詩屬子同作寄之。

吾聞顏氏子。簞瓢歡有餘。不知外慕樂。服膺在詩書。君看軒冕榮。其辱與之俱。斯游豈不遂。上蔡曾弗如。倚伏無已時。循環共一塗。賢愚但相笑。莫知改前車。嗟我晚聞道。一官真遽虛。得之不爲喜。失之分所無。塵垢未忘掃。冰炭久已除。蕭然百憂釋。夢覺兩于于。江南有高士。以樂名其居。嗜不同衆好。德則良不孤。磨鉛事簡策。校讎獨勤劬。持此返退藏。不願拾紫朱。黃卷有晤語。捨茲無與娛。安得乘扁舟。訪君在五湖。

送梁輿可赴中山倉

達人無畛畦。從仕聊爾耳。言辭將軍幕。去作倉庾氏。君懷著雲夢。尙有恢恢地。眷此亦鴻毛。何足爲軒輊。相君澤未遠。風流王謝比。滿林簪笏閒。乃見山林士。嗟余南畝人。投老坐關市。蕭然見眉宇。真足忘漿餽。平生南陽館。市駿得千里。帳中三千客。不數曳珠履。要知磊落人。臭味同蘭茝。翻然若鴻鵠。飛去今無幾。我行抽手板。亦復還耒耜。安能久俛首。自困刀筆吏。

葉守奉詔祠神霄二首

帝子闕下土。狩臨千柱宮。來如月照夜。去若電掃空。馨香薦明德。降嘏初無窮。靈光每下燭。陋彼齋房中。大道合一氣。地天本相通。精誠貫白日。闔闔來清風。俾爾仁壽域。不宰造物功。眷言蘋藻微。報施良已豐。正直神所予。誠存邪自閑。齋壇夜寂寞。天風吹佩環。想像鸞鶴駕。雲霞隘空山。翩躚款帝闔。羣馭相追攀。屏息百慮空。凜然夜氣還。心灰塵埃境。迹寓冲虛閒。益守清淨化。俗情開昧頑。無聲頌文德。庶幾窺一斑。

北山雜詩十首

長元案此十詩放翁有利見劍南東四十四卷

慟哭悲素秋。言登北山脚。昏埃迷滬嶺。疲馬戰犖确。歲月苦易得。俯仰成今昨。山雨壞古道。春淙變谿壑。飛妖雖已息。空穉那堪穫。農夫抱耒歎。四顧淚雨落。

空山寂無聞。獨擁寒鑪火。時時黃犬吠。知有行人過。扣門但樵叟。束薪求售我。辛勤易一飯。空腹安能果。我困亦無幾。僮僕行憂餓。明朝且食粥。彈缺悲楚些。

霜餘木葉脫。浩蕩風千里。簸搖茅屋下。布被冷如水。吾儕貧亦巧。紙帳陋紈綺。柴門任軒吼。曉夢方清美。牆東新鑿牖。朝陽催我起。安眠愧耕者。隴月射牛耳。

午枕不能寐。牀頭并百尺。輓轡下長綆。鏗響鳴山骨。分甘徧鄰社。甚旱猶滯碧。烹茶沸小鼎。自撥寒灰白。默默誰與語。扣門惟木客。坐念魯兩生。壁閒有陳迹。

默李吾所畏。文字班馬流。空齋鎖長夜。尺牘橫吞舟。誰令效方朔。顧盼侏儒羞。不如談天李。高論隘九州。能爲齊諧語。自許監河侯。浮沈閭里閒。與世真無求。

西南望平原。汝水稻千頃。黃雲卷穰程。懷我江湖境。扁舟五月時。潑眼菱荷淨。歸來逢歲惡。半臂換湯餅。恨望雲子白。悲辛殘炙冷。采薇聊卒歲。雅志在箕穎。

居閒本可樂。閒久復難度。此心苟無著。永日未易暮。平生有習氣。但對黃卷語。詩書與博奕。等是忘閒具。不如觀此心。安用徒勞苦。湛然返靈源。當求無所住。

濛濛山頂雲。欲雨晝昏黑。似聞田父喜。茅舍有點滴。今年秋有蜚。不敢藝兩麥。天公猶見憐。一犁應不惜。我雖厭泥濘。與爾同休戚。洗洗有遺種。更望雪三尺。

覆裘禦霜風。從人笑胡服。長齋似浮屠。逾月不知肉。東鄰有病媪。髮白垂鶴鶴。擁竈坐無衣。何曾飽脫粟。哀哉天民窮。壽考非其福。同此覆載閒。我生良已足。

山月半輪出。寒光射天明。微雲掃何處。萬籟沈無聲。裹衣步東嶺。彷彿游化城。下視寰宇閒。醯雞等營營。余幼好奇服。簪組鴻毛輕。羽人儻招我。攜手雲閒行。

餞任況之

我如支離人。自負百鈞趨。羊腸路九折。僂僂纒半途。道逢任夫子。忽焉巾柴車。問君當何之。駕言返舊廬。息肩子有日。我愧今不如。嗟哉妻孥累。口腹亦見驅。一墮世網中。局促轅下駒。秋風送鴻鵠。萬里翔天衢。蓬瀛豈難到。定笑山澤癯。那知羈旅懷。扁舟夢江湖。行當投劾去。暮景收桑榆。願回結駟駕。時過原生居。

三月十九日同仲豫兄長率崔遐紹趙漢英游朱園放魚

何人潰溪流。忽作飯建屋。不知幾魚蝦。生斃此枯瀆。纖纖躍泥沙。濡沫曾不足。雖求升斗活。終困螻蟻毒。眷余二三子。行春訪脩竹。危橋得小憩。涸駟哀窮蹙。汲井叩鄰里。捐金勸僮僕。好生人所欣。稚子助擊掬。要令徙窟宅。終免愧口腹。瓶罌得干尾。不滿百錢贖。勿輕其微細。有知異草木。蟻蜂雜君臣。蝸角戴螿觸。君看長平戰。一舉百萬覆。擾擾大塊中。鉅細同倚伏。達人齊萬物。愚士蔽一曲。慎勿廢此言。小惠何足錄。

歲暮見懷 懷玉案此詩似海外寄邁追二兄之作題下疑有關文

所願非富貴。甘苦同友于。長衾與大枕。共寢從懸弧。爾來萬里別。南北如囚拘。一禾苟不獲。仁聖惟予辜。而我三兄弟。飄泊海與湖。紛紛月挂樹。征人念行路。行路何茫茫。誰爲供扉屨。努力治蕪穢。公歸定非暮。東門會祖道。歎息兩疏傅。滌器當自今。歸歟不愆素。

次韻孫海若見贈 用子美詩蘇侯得數過歡喜每傾倒

碌碌抱關好。孰爲賢與愚。休歌紫芝曲。且和南郭竽。達人齊萬物。軒冕等塊蘇。神仙河渺茫。羽人想丹丘。讀書悼無成。賣劍行買牛。眷此三萬軸。傳家無鄴侯。折腰爲五斗。強言筮庫職。譬如彈隨珠。徒喪竟何得。坐詠淵明篇。令人有愧色。論交逮逢華。此道久寥邈。君侯廊廟人。顧我何數數。夜光忽暗投。按劍驚卓犖。自分麋鹿姿。食薇山之阿。不意設羅門。屢辱結駟過。清談脫麈尾。柰此落月何。

仕宦纔百日，邛公有餘權。君今吏一邑，蕭然懷抱安。回翔雲間翮，退學鴻在磐。簪組實外物，去來無愠喜。君看失馬翁，倚伏寄妙理。顧我不亡存，斯言定非綺。嗟余幼好奇，乘桴蹈南海。遠游信雖美，驚夢今猶每一飽。類邯鄲，苦樂何足駭。居閒得三益，詩社畢此生。君才浩無際，可畏銀河傾。孤軍犯大敵，半夜壁屢驚。君有中山行，嚴風彫塞草。日月遽如許，相從恨不早。當呼伯雅君，看子玉山倒。

次韻任況之

谿山豈遠人，吏縛苦難到。豈惟畏簡書，誰與同嗜好。我作汝穎行，蹉跎春事老。況逢懷抱惡，千里風霜冒。故人知我歸，尺書遠見勞。似尋西溪約，故遣一介報。何時脫韁鎖，著我林泉帽。願言絕臧否，安用分瞭眊。世故定可憎，覆車寧復蹈。且共醉山翁，同看接羅倒。

次韻王仲弓贈史得之

春風回東臯，春雨溼田舍。芒屨問脩竹，小圃條疎柘。史侯得此趣，十年官早謝。定知猿鶴怨，衣繡空行夜。世無摩詰手，誰見輞川畫。且復浮沈遊，款段聊叱咤。

次韻趙承之數詩

一生拙自謀，老去復誰諫。二年此流落，汝豈宜仕宦。三黜固不辭，難堪妻妾訕。四海將安歸，面詬風裂肝。五鼎不願食，誠言豈容賈。六韜素無奇，破敵未有聞。七十古所稀，田園當早辦。八駿方竝驅，瑤池朝與宴。

九牛亡一毛。安用蓬蒿鷄。十室請老焉。佩弦吾敢慢。

送伯達兄赴嘉禾

懷玉案此詩當在崇寧二三年間作

我生三十餘。憂患恰半生。飄零萬里外。偶存三弟兄。去去復遠別。朔風催客征。相看各華髮。豈免兒女情。五載臥箕穎。分甘一塵氓。嗟哉生理拙。口腹不解營。各逐升斗仕。彈冠愧淵明。誰知三徑荒。聊代十畝耕。我政牛馬走。君乃簿書嬰。壯心已灰槁。焦芽不復萌。莊舄偶懷越。嗣宗求步兵。行藏本無意。響組鴻毛輕。脫去西風塵。江山照人清。扁舟五湖月。千里爲尊羹。行著下下考。願辭赫赫名。青衫道旁吏。時哉那可爭。

和呂居仁宿盤溪

懷玉案宿盤溪詩東萊集不載

君詩如芝蘭。君操如松竹。寧當食舍魚。坐待熊蹯熟。申商掩仁義。已作高閣束。長吟失憔悴。短綴謝煩促。自然四壁空。惟有三冬足。我懷嵩少游。已辦巾一幅。願言山中友。先登惟子獨。須煩懸河辯。令我干兔禿。歸來詩滿囊。大勝富潤屋。窮通有定分。晷脛悲所續。一醉盤溪堂。自取君詩讀。

賀李行父遷居盤溪

揚雄無儋石。而有宅一區。陶令官可棄。未免愛吾廬。古來賢達士。忘世未忘軀。豈知美惡閒。共盡同籬籬。平生李居士。挈攜四壁無。常有好顏色。直緣身世疎。前年家城東。一椽爲有餘。今年家城西。隱几猶昔吾。此生正如此。夢覺兩徐徐。曾何置欣戚。舍舊新是圖。吾儕真小人。問訊填里閭。聊爲盤溪喜。德鄰良不孤。益知水竹深。中有山澤耀。雖非三宿桑。且學壺公壺。

次韻信中郎官庵

飛流半山來。忽作長劍倚。吾知有奇境。何畏虎尾履。郎官初得名。山川雖信美。誰能此巖居。暫寓非終止。吾儕世外緣。壯心殊不已。每譏懷與安。同是非夫恥。忽飢啖藜藿。且博一笑喜。更尋雲外人。安得助薪水。伶俜穿鳥道。窈窕下湖底。路迷煙草合。欲往不得跬。登樓亡其梯。航海失一葦。仰觀二三子。腳下雲埃起。山靈若相戲。危石折屐齒。愛我不再來。遺恨亾壑裏。借君談天口。駭我未聞耳。秋高山更奇。後會志益偉。捫蘿貴先登。噬臍無效此。與君控扶搖。赤腳踏清泚。

僕以事至洛。言還過龍門。少留一宿。自藥寮度廣化潛溪。入寶應。翼日過水東。謁白傅祠。游皇龕。看經。兩寺登八節。尤愛之。復至奉先。作此詩以示同行僧超暉。

崢嶸兩山門。共挹一水秀。灘聲千鼓聲。石壁萬竈竇。何人植翠柏。幽徑出塵囿。金銀佛寺古。夜籟笙竽奏。僧稀梵唄少。石險松竹瘦。惟當效樂天。早晚棄冠綬。

予寓洛陽寶壇。有僧悟超。類有道者。與語論事。能援古證今。蓋未祝髮時。讀孔氏之史書。涉獵大義。爲浮屠猶不廢。今老矣。不復讀也。形骸枯槁。真能遺世故而玩死生者。送予至龍門。陪予游東西兩山。作此詩別之。

我生江海上。性與魚鳥逸。端來入世網。竟坐形骸役。此心本洞然。六月遭怵迫。常恐忘迹熟。主人不勝客。道人偶相逢。宿契類疇昔。巖巖秀眉目。灰槁心木石。語我學道難。吾徒猶不力。紛華久風靡。外慕失閭域。

卑之毋高論，遣去身外物。未能忘飢寒，衣布飯疎糲。此語君自味，至道在咫尺。閱人吾雖多，子獨無荆棘。送行聊過谿，共躡登山屐。有爲超作紫方袍授之輒藏而不服曰。吾教有壞色衣無是服也子益高之。

次韻范信中

將軍山林士，本無軒冕意。乘流亦悠悠，得坎便止止。平生劇孟徒，作詩建安似。曹、劉、或爭先，沈、謝、何足擬。人窮語益工，天或相夫子。念君綠髮初，四海一身耳。要見元魯山，萬里立自致。許君窺藩籬，竟以身後委。翩然復躡躡，便非昔隱几。功名頗見迫，終欲老雲水。豈料小卜築，一谿城市裏。從茲儻來物，不足置溫喜。用尋巢、許遊，無愧汝、潁、士。我有穰、種田，君多櫻、筍美。杖屨日往來，風流豈不偉。

次韻趙承之留別

出處事莫竝，昔譜今則疎。一從畏軒冕，意遂甘泥塗。種髮日就白，衰顏寧再朱。壯心空萬里，老病寄一區。故人來蓬海，過門問樵蘇。平生詩酒豪，醉倒扶吳姝。憶昨試京兆，笑談鼠盜無。雞牛本同割，刀几無精粗。去去南陽野，何以爲君娛。三年方赤地，政成少踟蹰。古來賢守多，方略想可圖。民言或有酌，近數崔大夫。惜哉事大謬，誰爲焚丹書。

小斜川井引

予近卜築城西鵬陂之南，依層城，遠流水，結茅而居之，名曰小斜川。偶讀淵明詩，辛丑歲正月五日，與二三鄰曲同游斜川，各賦詩。淵明詩云：開歲倏五十，今歲適在辛丑。而予年亦五十，蓋淵明與予同生。

於壬子歲也。偶玉案淵明詩本是五日叔黨偶誤談本耳說見懶真子畸窮既略相似而晚景所得又同所乏者高世之名耳感歎茲事取其詩和之以遺行甫信中巽夫三友請同賦庶幾髣髴當時之游而掩彼二三鄰曲之無聞也當以楠子堂上。

我老不自愛幾時真罷休浮沈閭里間漫效馬少游年來五十化逝水無停流胸中粗已了浩蕩欲沒鷗淵明我同生共盡當一丘試築小斜川佳名偶相儔亦復辛丑歲與公更平倡酬當時二三友得如我友不賦詩俱不傳疑有洪輩愛聊將桃李句瓊瑰副吾求。

賦鼠鬚筆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缺載從宋文鑑補錄東坡外集第七卷亦載此詩未知孰是

太倉失紅陳狡鼠得餘腐既與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磔肉餒餓貓紛髻雜霜兔插架刀稍架一作健落紙龍蛇驚物理未易詰一作知時來即所遇穿墻何卑微託此得佳譽。

子莊約況之遊西溪不至任有詩次其韻。

邊城無一娛孰云從軍樂惟有退食閒柴門可羅雀念我江湖人久負漁樵約安得漫浪遊時解冠帶縛令尹我輩人孤標寡然諾晚逢任參軍詩思湧泉落裹飯從子來隱几訪南郭庶結三友權一笑忘杯酌西溪淥已漲渚柳風交錯日斷君不來孤鴻沒山腳。

寄題岑彥明猗蘭軒詩

羣芳爭春風百態工嫵媚毛嬙與西施未易笑倚市豈如空山蘭靜默羞自致幽香不可尋獨秀繁露墜

高情謝簪組。遁世漢綺季。端來從子遊。定覺同臭味。岑子少絕俗。厭貧聊試吏。官曹冷如水。終日學畜字。未能三徑歸。故作九畹藝。後來當勿翦。伴我司庚氏。彥明爲洛司倉代者。乃吾兄仲南是也。

和趙承之竹隱軒詩

莫將不質身。玩此有限年。必待三逕足。何時賦歸田。陶令甑無粟。阮公不言錢。可憐六尺軀。坐受衆目憐。我正犯此戒。隱憂浩無邊。幽懷祇自知。攬佩悲芳荃。聞君昔種竹。妙意誠超然。欲伴歲寒老。此計將終焉。鬱鬱環堵中。清風自招延。林泉有餘樂。簪組未易牽。早知文章累。不願銘燕然。一爲世所羈。遂與昔志捐。富貴豈不欲。孤高易墮顛。翻然回吾駕。造物報爾天。辛苦自纏縛。老蠶迷再眠。邯鄲一夢破。懷抱良蹢躅。寄語山中友。信歸在言前。耘治秋水淨。掃灑春風妍。君言誠起余。肺腑不待鑄。強顏爲升斗。情態等市廛。投絃亦從此。過君請擊鮮。雖微鹿門隱。不愧竹林賢。放懷繩墨外。俱作平地仙。

寄題任況之樗翁軒詩

豫章生而奇。蔚有千尋志。柯爲直見伐。根中萬乘器。自貽斧斤厄。信坐文章累。不然樗與櫟。生理默自遂。榮枯同蒿艾。老死徒棄置。我願處不材。一官隱關市。豈知夏畦勞。乃負淵明愧。卻羨任公子。蕭然居畏壘。彈冠聊爾爾。頗似漆園吏。官居接農舍。稼穡雲靡靡。放衙日亭午。吏散飽春睡。此語慎勿出。請爲倉庾氏。

和叔寬田園六首

早歲厭華屋。曲肱慕飲水。躬耕二頃田。僅可畢祭祀。長懷饑粥憂。每抱瓶壘恥。雖知學稼拙。豈不賢乎已。

衰才謝嚴徐吐吻上插齒各從我爾好勿問誰愠喜

平生粗知田疆理南復東常祈五日雨未厭十日風紛紛秀莢莠恐害嘉穀叢芟夷絕根本肅殺先秋冬坐獲霜喜收庶幾黍盛供一飯食我力願與農夫同

芄芄稼連雲老少紛在場禾稼已困雨稔稔亦沒秧計窮走羣望敢愛牛與羊可憐拾麥人憚道路長號呼泥水中滯種收殘黃對之懷抱惡寧忍自舉觴

重陰自凝結雨腳方四羅懸知茅屋下寧有襦袴歌終年望一麥此志今蹉跎平疇亂蛙蛤原隰長蔘莎哀哉南畝人休戚均爾多朝陽何時出赫赫敢滯疴

縣官眞愛民使者交農徑課吏有殿最期使田野淨蒼蒼豈遠人禍福依民聽欲知豐年報常鑒德業盛近聞河滙復羽書獲萬姓吾無矢石功甘此夏畦病

十年資章甫人棄我亦閑得從長沮遊時把嚴陵竿本非厭作吏未忍違故山朝來行西疇果腹惟三餐信哉負郭美五斗何足干長爲田舍翁所樂非所歎

張幾仲召還朝其幕府趙承之送行至漳水用杜子美詩爲韻作詩十篇既還孫志康亦取其韻追送邁方官并門因幾仲之來遂得諸公相遇今幕府例罷不能無離索之意故亦用此韻以見意

延博案據此則此十篇爲蘇邁之作矣否則邁或過字之誤

元戎度量大六二坤直方好士常仄席疾惡如探湯威名在夷虜功烈紀太常臧孫自有後何必諫如棠

承明用儒將。那知有程李。坐制犬羊羣。泥封一九耳。平生晉公子。從者皆國士。誰爲穀中游。狐趙何難擬。聞公卜菟裘。欲訪有魚稻。綵衣歸林下。池塘共春草。賢學享三樂。世俗未易道。但恐東山心。上意還不報。我生良多難。已安懸磬室。端來強斂板。詭詞學造膝。枯菱那復春。羸兵敢借一。振履獨商歌。知骨賴師乙。君從河朔來。言尋子桑飯。跼躄自忘形。請交不敢憚。念君青雲士。我是江湖散。共爲逍遙遊。未用相推挽。與君期歲寒。窮堅老當壯。相從茅茨下。不羨凌煙上。仲由志亦陋。傷哉生無養。豈知衆所憂。簞瓢有佳況。三十從公歸。浩然志已諧。嗟余哭窮途。命也與時乖。落日慘關樹。淒風生庭槐。杖藜空徒倚。抱此難吐懷。士貴得所託。結根悲兔絲。長松在萬仞。豈爲寒暑移。道義倘可棄。投歸吾不辭。區區寡所合。知我殆非私。我營渙水居。晏子近市隘。聞公欲卜鄰。會築于門大。暫爲蒼生留。行作歸途戒。從此敢言交。紵衣仍縞帶。并門逢惡歲。寂寞如在陳。況我官獨冷。對客寒無茵。謀生求二頃。華門安賤貧。明時非自棄。願作狀畝臣。幾仲方卜居穎昌約爲園里相從之好

送趙承之官滿還朝

先君昔論交。士爲天下取。同升願周行。歲晚逢吏部。俱懷仁明恥。共棄夫子惡。君方汗血駒。早就凌雲賦。千里不難到。乃願伯樂顧。懷謁來中山。自許相如慕。荊州一得見。意已輕萬戶。我時望膺門。通家愧文學。願茲豪傑人。驥尾失早附。蹉跎二十年。塵滿并州路。班荆話疇昔。墮淚髮垂素。中郎真有子。盡以功名付。文章蓋餘事。剛茹柔不吐。聊從兩油幕。謾借將軍筓。笑談出羽檄。橫槩縱奇句。吾聞明天子。赫赫長治具。

網羅到巖穴。況子籍甚譽。鏘功燕然山。行有千載遇。豈宜山谷中。尙使麒麟驚。請緩三逕歸。執筆太史柱。

送王晉之還朝

承平絕羽書。盛德戢武威。將臣歸宿衛。禮樂班王畿。君侯襲鄂裔。汗血餘光輝。馬上談詩書。笑學孫吳非。往年綬內朝。緩帶臨戎機。駕言樽俎閒。已覺枹鼓稀。我卜穎水居。里社得所依。方懲赤九俗。遽賦杖杜歸。歸朝侍玉輦。絡馬黃金羈。封侯自有骨。坐看擇肉飛。

聞潮陽吳子野出家

子昔少年日。氣蓋閭里俠。自言似劇孟。扣門知緩急。千金已散盡。白首空四壁。烈士歎暮年。老驥悲伏櫪。富貴比浮雲。妻孥真敝屣。世事如余何。禪心久空寂。世閒出世閒。此道無兩得。故應入枯槁。習氣要除拂。丈夫生死易。趨舍志匪石。嘗爲師子吼。佛法無南北。案屢無入聲疑當作展

用章蘇州寄全椒道士韻贈羅浮鄧道士三首

是身如傳舍。富貴同過客。齒髮日夜衰。悲哉卵投石。幽人臥林下。沆瀣餐竟夕。應笑蘭亭游。回頭已陳迹。神仙豈無路。試訪武陵客。天河尙可到。歸驗支機石。世人耳目隘。露槿那知夕。同趨桃李蹊。肩踐商顏迹。異時公子貴。珠履三千客。人生一飯飽。安用家萬石。百年過隙爾。朝不及謀夕。吾駕當早回。覆車豈無迹。

次韻和韓君表讀淵明詩餽曾存之酒唱酬之什

彈冠初爲米。挂冠不待稔。人言學陶生。此舉安能盡。陶生物表人。世網那得窘。邈如孤鳳凰。翺翔天際嶺。

聊應寓詩酒。不在朱紘韻。曾韓輕軒冕。雅意妙無畛。遠尋柴桑游。時遣醉帽隕。陟世憎儻來。歸耕猶有準。糟床得佳友。麴蘖粗可信。攝衣請從之。嗟我獨後警。僕不能飲欲學而未至。

送趙儀之丞汝陰

先師詔後人。學優仕有餘。治身猶農功。勤惰報亦如。公子生華屋。脩然山澤癯。胷中一丘壑。結髮談詩書。閒平風流在。自與常人殊。清華通帝籍。簪綬輝里閭。我獨求試吏。十室聊卷舒。未起青雲心。且與黃卷娛。淮壖久薦饑。待子活焦枯。前賢迹相踵。詠歌載西湖。麥秋未可期。往哺當勤劬。作詩聊祖道。請以書鄰虛。儀之自名其室曰鄰虛。

送葉少蘊歸縉雲

昔直承明廬。誰似先生早。前無雒陽人。後笑馮唐老。機雲謾聲價。班馬空詞藻。豈知淵源來。尙覺河漢小。斯文歎未墜。妙意付幽討。言乘刺史藩。曾視金鑿草。飄然香案仙。宣著蓬萊島。未忘經濟心。甘爲窮鬼笑。手援溝壑危。自上錫賦表。不知古襦袴。能活幾枯槁。端如德星臨。民瘼一驅掃。方安龔遂政。遠賦陽城考。越吟念莊舄。贈策嗟秦繞。江湖計不疎。經史心未了。但收王車歸。三徑不足道。平生林泉志。久矣軒裳藐。遠同謝安石。樂比東山好。蒼生獨未買。政坐功名擾。漢庭求諸儒。慨想前輩少。不用歎周南。亟聞宣室召。案著生獨未買。買字誤。原本同。或是猶未安。

送八弟赴官汝南

丈夫志四方。彈冠苦不早。終童來請纆。賈誼試三表。二子俱弱冠。功名滿懷抱。要非江湖士。未易語枯槁。君年逾三十。閉門事幽討。父兄逼從仕。攬轡方稍稍。久安田舍樂。寧坐元龍笑。白髮始爲郎。定似馮唐老。效官麴蘖間。區區營一飽。雖知漿饋薄。要使人無保。淮蔡山川美。民淳足魚稻。作詩慰所思。夢繞池塘草。

登峻極頂

言登嵩高峯。結束兩芒屨。攝衣上天梯。股栗戰華碯。不知幾流汗。躍出萬仞壑。剛風被太虛。塵世俯下濁。依稀兩仙童。遺我一丸藥。平生井底蛙。未見宇宙廓。四維忽騫舉。小知爲齒磳。得窮核謁眼。賴有騰蹇脚。東觀扶桑升。北瞰天河落。不須議雄尊。培塿眇廬霍。

渡泉嶠出諸山之頂

岑峯蔽日月。左右信艱哉。萬壑共馳騫。百谷爭往來。鷹隼旣厲翼。蛟龍亦騰腮。崩壁迭枕臥。巖石屢盤迴。伏波未能鑿。樓船不敢開。百年積流水。千歲生青苔。行行詎半景。余馬以長懷。南方大炎火。魂兮可歸來。

叔父生日

百川赴東海。如走萬國朝。橫岫列嵩岱。衆山失嵒嶽。吾道豈不尊。凜然千雲霄。斯文有盟主。坐制狂瀾漂。天實相我公。高臥不知招。手持文章柄。燦若北斗標。未學病多歧。寔令世俗澆。申商日充塞。仁義愈寂寥。造物真有意。俾公以後凋。羣邪終放鄭。正始會聞韶。過也匪私祝。彼蒼自昭昭。後生方有託。未用憂箠瓢。溝瀆嗟尋常。固爲吞舟厄。風無九萬里。焉載垂天翼。老人臥箕穎。初非厭簪紱。時哉莫吾容。道大俗隘迫。

虎兕歌曠野，鸞鳳棲枳棘。蒼生謾悵望，吾道何欣戚。卜築殆將隱，門無霍公客。高蹤躡巢，由援手謝高。稷我觀造物意，申甫爲時出。未應茲偉人，獨不裨袞職。功名世所趨，富貴亦過隙。豈知難老福，天以壽有德。亭亭南湖松，不羨棟梁索。方茲閱寒暑，寧欲顧匠石。世閒出世閒，此得無兩得。回首承明廡，摩挲看銅狄。鬱鬱澗底松，千年養奇幹。盤根入窈窕，翠蓋靡霄漢。巖深飽霜雪，路絕窺輪奐。空回牛刀手，屢發匠石歎。物生非不逢，得天地所贊。雖微棟梁求，幸免斤斧難。我公廟堂人，端委四夷憚。豈惟福蒼生，高風激貪懦。云何臥箕穎，當宁方宵旰。吾道久寂寥，賢愚良未判。汗顏與血指，袖手寧坐看。眷懷霖雨心，警策露電觀。形神妙自契，眉目光璀璨。長松信可倚，柯葉四時貫。東風漫滋榮，寒雨徒零亂。何異楚靈椿，春秋安可筭。物居覆載閒，陰陽爲盛衰。我觀衆草木，春風不相遺。春風慙能榮，還有搖落時。區區諉消長，歲月胡能支。世人如草木，世態豈異茲。擾擾方寸中，坐受寵辱移。畫錦方自眩，飲水誰汝知。可憐千金軀，坐困毫與釐。大哉孔孟志，夫子真能師。浩然剛大氣，直養充四維。貧富未易動，寒暑何從窺。塞馬無倚伏，昭琴謝成虧。還觀儻來物，造物戲小兒。臞仙事吐納，閱世猶有之。至人不導引，眉壽何復疑。惟應廣成子，當與此心期。

贈詩僧從信

信學詩于參寥

吳山翠如藍，越水碧如銅。山川吐奇秀，儒釋俱爭鋒。接跡有禪老，提綱古宗風。其餘將詩律，島可不足攻。我久客塵土，雖窮詩未工。要知筆硯廢，似缺山水供。上人三吳來，句法乃有從。老潛已黃壤，弟子傳清雄。益復訪雲水，高情謝樊籠。試草北山移，爲我招琴聰。錢塘琴僧思聰亦妙于詩文久游京師不歸

送鄉僧世鵬遊嵩少

吾蜀士尚氣，憑陵以相高。儻無勝己友，便絕平生交。詩書將吾軍，道藝恃所操。寧甘斃百戰，詎肯挫一毫。氣俗未易改，波瀾到方袍。世鵬此其流，何止事風騷。我觀浮屠法，成佛須我曹。榮枯寄夢幻，生死真鴻毛。恨子太孤直，嶄然出蓬蒿。須防斤斧厄，且爲聲名逃。空山人迹少，晏坐狐狸嘍。三年再見子，庶其免風濤。

訪江令德脩置酒泛舟

微雨止復作，柴門蓬蒿積。城隅得幽逕，遠淖試躡屐。吾邑有君子，官居似禪寂。惟聞弦歌聲，不見愠喜色。公庭絕管籥，東閣亂書帙。蕭然拂塵榻，容我不速客。清風掃煩溽，淺沼弄寒碧。小飲起縱棹，荷翻珠的皪。我本江湖人，久負雲水役。釣竿未入手，越吟同莊舄。君行賦秋杜，我分安蓬華。他時剡溪船，永謝言游室。

次韻曲水泛舟四首

曲水賈文元公園

節物自催迫，意閑歡有餘。駕言二三子，往尋隱者居。城隅有喬木，人言于公閭。當時乞身歸，買田將結廬。悲哉絲竹地，今爲狐兔墟。野色映脩竹，清溪數游魚。驚風下木葉，策策紛填渠。俯仰成今昔，歎此卜築初。謫仙來人間，風流占名城。時將琬琰句，自和鈞天聲。好語一題拂，羣趨耳爭傾。溶溶此溪水，似契高人情。未許五湖去，聊爲一舟橫。我意正浩渺，酒觴且徐行。仍呼明月來，孤光與簷平。邈焉想塵寰，萬類方營營。歲晚得膏澤，薔花香滿砌。稍令催科帖，迤邐不到門。我有賢太守，手撫瘡痍痕。未遽捨我去，壽公福社繁。一飽誠難得，敢忘肉骨恩。爭看刺史天，扶攜上牆垣。忽驚麋鹿姿，中有誠意存。願子一塵氓，聊誦野老言。

性不事軒冕。敢從公卿遊。田歌扣牛角。誰意樂府求。公有三島客。凜然氣橫秋。賦詩兩未厭。卒歲當優悠。越吟何太早。言尋仁壑幽。但恐元龍笑。汲汲謀田疇。寄語玉湖友。達人貴乘流。往芻看西山。不妨茲唱酬。

詠風伯

天胡久不雨。我欲訟之天。二麥槁欲死。驕陽猶熾然。重陰數布野。雨意來無邊。未許一濡地。輒遇西風顛。攏搖澗谷響。寧復留雲煙。雨師良已勤。風伯殆未悛。天公縱此爲。忍使暴我田。默訴若有吝。不待巫使傳。昨者六七月。屋溜如繩懸。淋漓逮十日。奔突潰百川。行旅已斷道。閭閻欲通船。不藉屏翳功。日星幾變遷。我請酌民情。血誠通帝淵。風雨要有時。乃不爲咎愆。赤子仰粒食。云何絕其煙。徒閔負販勞。不憂稼穡先。怨謔滿南畝。懼忤爲市廛。謾說昏墊害。欲誇掃除賢。何會補日月。空祇留飢年。區區訟風伯。聊廣退之篇。

雨後見月

薰風轉亭午。流汗浹絺綌。隆隆空山雷。跨海飛雨黑。芭蕉集亂響。風竹瀉暗滴。懸知歲有待。已喜瘴先滌。沈沈璧月上。稍稍星河出。枕簟延清光。草木互寒碧。幽人夢未回。良夜誰與惜。隔籬喚西家。倒榼共餘瀝。西家長苦貧。而有好顏色。終年飯半菽。愛酒無從得。嗟余不解飲。看爾時舉白。豈不賢老兵。聊慰羈旅夕。

次韻大人五更山吐月

一更山吐月。鑑影搖空瀾。懸知今夕遊。不減蓬瀛看。淨霧掃餘瘴。清颺戒初寒。行樂不可遲。及此桂未殘。二更山吐月。玉杯側清夜。誰知蛭子船。獨釣澄潭下。幽人酌桂醕。冰碗白玉藉。他時羅浮錄。父老成佳話。

三更山吐月，半壁沈沈起。無言三友歡，夜夜仍會此。羽毛見秋蟲，鮮甲動沙水。此味世莫知，勿言驚俗耳。四更山吐月，紙帳驚虛明。披衣訪黃冠，野渡孤舟橫。束縵旋乞火，大號驚夜行。歸休勿久娛，霜露滿山隄。五更山吐月，纖織猶燭幽。寸陰惟此夜，敢辭數登樓。寒砧遠隨風，鳴蛩亦悲秋。凭欄獨搔首，微吟和漁謳。

贈王子直

南行幾萬里，親舊書亦缺。誰知傾蓋交，乃勝白頭節。去國日已遠，淒涼瘴煙窟。未著絕交書，已歎交遊絕。門前空雀羅，巷語紛鴉舌。怪君一事無，訪我此窮髮。自憐甌生塵，每愧羹屢韻。何以爲子娛，江水清可啜。男兒重志氣，勿使變窮達。寧甘一瓢樂，恥爲五斗折。火急數相聚，回頭君欲別。一榻當再懸，重來爲君設。

和叔寬贈李方叔

管鮑死已久，交情雲雨翻。平生我知子，窺見牆及肩。老驥歎伏櫪，壯士悲暮年。百金空鬻技，未分齒髮殫。哀哉兔絲蔓，生理寄所纏。君看秋風至，掃蕩何時安。誰令三徑荒，投老食屢艱。短綆護自持，欲引百尺泉。造物不我私，同彼草木繁。不求桑榆暖，乃慕松桂寒。學稼雖可賤，樂志良獨難。當觀五鼎食，不異瓢與簞。卜築願俱棲，勿學雞相連。作詩置坐右，勉視後者鞭。

甲伯充韻贈孫志舉

朱顏染黃茅，自意嶺表人。長恬服世俗，敢愧歌菽貧。送車反自厓，異獠紛來賓。蛙蜩與蜺醯，敬我如族姻。南夷風俗非，姻家不得與。蛙蛤蟻蟻之會，海風吹余舟。夜渡徐聞垠，往來一漚閒。勞生竟非真，重尋江南遊。再款空同闔，山中

有異士。束書來卜鄰。胷中出虹霓。奮袂勇且仁。素居口枯槁。賴此意少春。當年老子公。硬語本爲民。終身雖坎壤。誰得疎而親。臧孫固有後。仲子先離倫。不憂廊廟遲。綠髮未冒銀。季子又一奇。武庫戈矛新。片言折鹿角。不許枝詞諄。近聞獲麟書。還許登成均。歸歟汝上兄。器新志人惟陳。康兄以春秋第一人登第

斜川集卷第二

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廣袤尺餘而九峯玲瓏老人名之曰壺中九華且以詩紀之命過繼作案懷玉

詩作于紹聖元年

望人寓迹塵凡中杖頭挂壺來何從長房俗眼偶澄澈一笑市井得此翁試窺壺中了無物何處著此千柱宮毘耶華藏皆已有不獨海上棲瀛蓬我聞須彌納芥子況此空洞孰不容何人誤持一嶂出恍是九華巖絕峰令人卻信劉郎語當年霹靂化九龍誰將真形寫此石太華女兒分清雄終嘗作亭號秋浦刻公妙句傳無窮

和大人遊羅浮山懷玉案坡集有遊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樂城亦有和作時紹聖元年初到惠州作

我公陰德誰與京學道豈厭遲蜚鳴世閒出世無兩得先使此路荒承明謫官羅浮定天意不涉憂患那長生海涯莫驚萬里遠山下幸足五畝耕人生露電非虛語大椿固已悲老彭蓬萊方丈今咫尺富貴敵履孰重輕結茅願為麋鹿友無心坐伏豺虎羶况公方曠已照座奕奕神光在天庭出青入元二氣換妙揮默契黃庭經但願他時仇池主不願更勒燕然銘稚川刀圭儻可得簪組永謝漢公卿腹中梨棗晚自成本無荆棘何所平

白水巖湯泉懷玉案紹聖元年坡初到惠州有湯泉詩叔黨此篇應是同作

世間詭異那可詰。地中火出連岡脈。只知驪山天子浴。未信窮海湯泉出。方池不須綠石磴。小沸自與澄沙白。涓涓微瀝架巖谷。郁郁佳氣蒸石室。滿山松柏香自送。何用椒蘭熏四壁。從來佳境與人遠。野老山僧那解說。雖云得地古招提。未遇賞音同汨沒。一篇今得謫仙詩。當與繡嶺爭雄雌。

海南多鹿豨。土人捕取。率以夜分月出。度其要寢。則合圍而周陸之。獸無軼者。余寓城南。戶外卽山林。夜聞獵聲。且有饋肉者。作夜獵行以紀之。

霜風蕭蕭陵寒柯。海月濤濤翻秋河。空山無人柴徑熟。豨肥鹿飽眠長坡。山夷野獠喜射獵。腰下長鋏森相摩。平沙髣髴見遺跡。踴躍不待張虞羅。均呼夜起山谷應。披挾草木窮株窠。何人得雋喜叫絕。臠割未羨青丘多。今年歲惡不可度。竹閒有米田無禾。耕牛日欲登鼎俎。野獸脫命理則那。朝來剝啄誰有饋。愧爾父老勤弓戈。一言願子不我忽。暴殄天物神所呵。

送人泛海北歸兼寄諸兄弟

冥冥天水吞爲一。夜依北斗占南北。危樓時吐咬蜃氣。半山忽隱長鯨脊。起看檣頭雉尾轉。一帆千里日未足。此身何止輕鴻毛。到家始覺是真肉。怪君胡爲冒此險。象犀珠玉非所役。凜然風義照古人。尺書爲我通消息。我似當時常校尉。掘鼠餐糞從屬國。茫茫海闊雁不到。長欲繫書空憫默。憑君爲語諸季孟。耐事忍慙眞子職。面唾勿嫌解自乾。盜金卻償安用詰。杜門只作田舍子。來往江鄉乘下澤。三吳想見稻如雲。船還時救陳蔡厄。

次韻謝民師

老鶴過海仍將雛。澹然如將沒齒疏。人生如寄何足道。富貴貧賤隙白駒。飄流僅似虞夫子。飢坐弦歌古
儻耳。不堪秦嶺望家山。敢有玉關生入理。廣文才名三十年。困窮直到寒無氈。將軍夜行遭醉尉。曲逆解
衣嘗刺船。豈知雷雨來新渥。歸路江山宛如昨。飢人但覺糝糠美。憂患始知田舍樂。夢中猶記魚相濡。莊
叟屢因監河枯。聊因競病歌歸歎。寧復燦爛悲窮途。知君篤學真爲己。不從世好惟耽此。作詩頗似建安
風。取友更同鮑叔義。我聞得士朝廷尊。措紳所寄惟斯文。象犀珠玉本安用。猶使四海爭趨奔。高人處世
誠難矣。絕俗驚愚空目昧。坐令瑚璉廢清廟。澗毛何由薦天子。我羨平生馬少游。不願溝瀆容吞舟。夜光
明月請自闕。按劍或恐疑輕投。

次大人生日

懷玉案。坡集無生日詩。此云萬里遠謫南海濱。及羅浮至今餘怪珍。蓋紹聖元年在惠州時作。坡集偶佚之耳。

陰功若以物假人。酬而不酢非所聞。丙吉于公德在民。皇天有善初無親。自我高曾逮公身。奕世載德一
於仁。遇苦卽救志劬辛。豈擇富貴與賤貧。久推是心誠而均。可貫白日照蒼旻。譬如農夫耘耔勤。自有豐
年穫千囷。公何屢困蠅與蚊。身雖厄窮道益信。天不俾之爵祿新。琢磨功行真人鄰。直言便觸天子嗔。萬
里遠謫南海濱。朝夕導引存吾神。兩儀入腹如車輪。羅浮至今餘怪珍。稚川藥竈隱荆榛。飛騰澗谷不可
馴。有道或自來相資。區區功名安足云。幸此不爲世俗醺。丹砂儻結道力純。冷然御風歸峨岷。

聞郭太尉出師大捷。奚人擒契丹酋領四軍者來獻。作長句古調一首。

遠人猖獗敗紀綱。鳥獸驚駭自取亡。歸我五季舊土疆。有如宣宗復河湟。彼舍假息不自量。網開三面猶
 跳梁。燭火乃欲犯太陽。怒臂當車學螳螂。支天所壞仍鷓鴣。含沙射影出復藏。將軍義勇冠三光。願以部
 曲除螟蝗。戶有三丁一我將。遣汝積憤當少償。上馬亟持十日糧。長矛短戟春其吭。前者披靡後者狀。係
 累妻子涕泗滂。將軍折北昔未嘗。以巧服人尤所長。勿追窮寇非深防。會遣生致如探囊。匈奴自古夸豪
 強。三表五餌稱前王。竟無一日答中行。昭君遠嫁令人傷。豈知天兵自鷹揚。郅支授首須陳湯。頭顱萬里
 行朔方。遣示蕞街聽徜徉。偃兵息民令有常。昔居鋒鏑今農桑。百年版籍淪要荒。一日冠蓋欣相望。李白
 長歌漢道昌。兩階羽舞垂衣裳。

大隱堂為范氏西田題

懷玉案坡集藥師琉璃光佛贊序云佛弟子蘇簡與其妹德孫病久不愈其
 父過母范氏供養祈禱藥師琉璃光佛遂獲痊損云云知叔黨配為范氏此
 卒之語其言頗親切豈即叔黨妻兄弟耶

范侯作園湖之隅。繚以脩竹千莢。藻鵬陂下浸波瀾闊。箕山西指峯巒孤。有堂翼然照通衢。路人尙憶華
 嚴居。華嚴初來理荒廢。布衣小艇披菱蒲。蛙鳴不知官與私。莫來亂我夜讀書。人懷忠宣及其子。遺愛何
 止屋上烏。小范更無膏粱氣。閉門一味如蠹魚。官為山林獨往計。且隱市朝行坦途。嗟我與君涉世疎。短
 屐汲深爾自愚。行歌道上慙妻孥。坐令家無甌石儲。欲將大隱欺誰歟。人不吾以曷早圖。未須直學西山
 夫。稿項終為山澤臞。

愛人堂為李幾仲賦

讀書當讀孔孟書。我飽尙可推其餘。莫求捷徑拾青紫。口但瀾翻腹空虛。孔孟之功如藥石。洗濯肝胃充肌膚。如農去莠植嘉穀。如行九折遇坦途。我憐赤子在遠域。疾痛不聞其叫呼。何當攘臂問民瘼。古之循吏誰爲儒。我觀李侯少英特。閉門不曳侯王裾。詩書已誤半世事。一割未信雞牛殊。彈冠小縣何所爲。長養善類惡者誅。作堂之名固有在。要使膏澤流海隅。不願力田頻賜爵。不願校讎歸石渠。使我三年飯脫粟。活此千人爲親娛。

地鏡歌寄伯仲

野人勸我鑿地鏡。纔能容膝便有餘。土牀屈曲方六尺。墮塗何必髹丹朱。廣文無復與客設。蒲團但學僧跏趺。破鏡折腳自烹煮。中有至樂人所無。我游東南古佛刹。潭潭大屋于浮屠。環牀接席如坐井。白灰蓋火深模糊。貴人盡臥紅氍毹。春風習習生四隅。牽衣留客長夜飲。一石屢醉狂淳于。我家環堵真癯儒。鷄鶩無羨安枋榆。勞生養此夢幻軀。誰能華皖慕大夫。時從村叟交臠語。快餼爬搔味醜醜。牀頭一榼自取飲。醉後耳熱時歌呼。坐想潁川十日雨。尺薪如桂求里閭。此時無人知我樂。惜哉不與二仲俱。我兄何時結茅廬。小窗請試新規模。

寄題折嗣益襲慶閣

帶有虎臣司北門。虛弦坐落天驕魂。百年不敢南牧馬。草木尙有威名存。平生忠義身許國。不以金玉遺子孫。承平弓劍空在櫛。惟有簡編遺後昆。不知所活幾千人。一門何止十朱輪。滿牀簪笏不足道。萬石家

風今復聞。明窗小閣臥晏溫。不讀孫吳看典墳。坐銷殺氣邊風春。記取大瀾小馮君。

蜀人朱衍。蚤孤母去。力學取科第。遂獲見母。蓋自蜀至。許六千餘里。聲迹不至。逾二十年。感歎茲事。作此詩以送其歸。

綠槐染衣。蘆作鞭。朝騎駿馬下九天。人爲君榮君未喜。我家劔南親萬里。四歲兒啼母不知。肺肝欲裂悲語誰。不如讀書期有立。可以藉手榮吾慈。白雲悵望天一方。潁水之北嵩之陽。君王一日親試策。阿蘭不願尙書郎。里門下馬人爭看。對泣相持行路歎。版輿歸侍錦江頭。戲彩重償亂與卯。

范季遠作止齋求詩以此寄之。

急流勇退真難事。要取榮枯君自味。世閒軒冕如嚼蠟。自覺山川天下貴。君如八駿方服鞅。帝閑正欲求千里。刷燕秣越非所願。放浪煙霞躡雲水。蕭然築室在人境。身與此心俱欲止。倦飛偶學陶彭澤。示疾還同老居士。政憂功名來未免。吾駕不回誰與柅。古來索價累高人。少室終南應所鄙。

大雪日。趙承之。梁與可。訪賈子莊。飲爽亭。孫志康不得預。故有詩怨之。亦次韻和一首。

三士高談常絕席。不數漢庭人九尺。雪中忽到剡溪行。狂飲學髡俱一石。不教彭宣到後堂。只供爽氣干陵岡。忍寒排闥計大誤。夫子莫悔不得將。夜歸過我天正黑。燈影照坐如僧房。峩冠切雲服亦奇。勝遊何不蚤道知。風花瞥眼同一雲。欲追此歡將柰若。人閒何往不自適。陵生且復爲陵烏。

和吳子駿食波稜粥

朔風吹雪填廬屋。一味飢寒尋菽叔。綈袍安敢望故人。藜藿從來誑空腹。近聞陶令鉗無儲。不獨魯公新食粥。波稜登俎稱八珍。公子未應譏世祿。山僧一食不過午。忍飢學道忘辛苦。書生事業乃爾勤。夜然膏火窮今古。要將五鼎同釜鑪。簞瓢未可輕原生。肉食紛紛固多鄙。吾寧且啜小人羹。

次韻承之紫巖長句

亂山窮處聞魚鼓。梵宇潭潭不知暑。當時麻衣此卜居。自啓山林著藍縷。飛空樓觀驚造化。縹緲雲閒如帝所。道人疑是有道者。已不求人人自許。富兒爭致千金多。貧者不辭筋力苦。若非足指按大地。荒山坐變琉璃宇。南陽持節奉詔歸。夜上嶢嶻攜幕府。是時六月火令熾。千騎解鞍人按堵。登臨豈爲謝公賞。七子賦詩歌趙武。長廊月出清風生。古殿無人鈴獨語。公留三日看溪漲。白晝魚鰕落飛雨。我昔千里上太行。身世飄零悲逆旅。莫投紫巖稍自慰。欲扣僧房無可侶。有來野餉苜蓿飯。主人對客羞貧糞。何似元戎從掾吏。落日紅旗照洲渚。椎牛驪酒勞還役。號令三更傳部伍。君能筆力記其事。句法更如山峻阻。一時豪放豈易得。況有幻怪供詩取。歸來尙可詫朋友。雲夢青丘俱不數。山川雖是風物殊。樂哉信美非吾土。

信中惠竹以詩謝之

軍門圭竇百不宣。大紅豔紫無所施。主人愛竹尤成癖。獨欠此物如渴飢。君家十畝等茨束。羅生川谷壤。藩籬揀林許。我恣所愛。有力夜負竹不知。朝來窗影忽散亂。起看簷角風離披。總干山立屹不動。高節白首貫四時。我方病臥呼不醒。一篇忽得陳琳詞。頭風去體未足道。歲寒非子當誰期。明朝戢戢迸犀玉。請

碧蘿龍顏角奇。千竿共戰風雨夕。記取苗裔來葛陂。

次韻承之重九

庾郎自誑誇重九。北海常憂客無酒。官教白髮負黃花。不爲虛名畱峴首。人生能換幾星霜。我非石心與木腸。乾愁漫解祇自慰。消長只繫吾行藏。棄書學劍猶有得。西斬樓蘭北疎勒。從軍直到單于臺。封侯萬戶何人哉。圖形未許凌煙上。草檄觀君試豪放。山陰回時迹已陳。高陽大醉情何暢。爲君悲歌和哀箏。請君更草麗人行。吳姬趙女兩愁絕。一笑當時空目成。行行且作歸裝束。子雲校書入天祿。一杯且復中聖賢。周南畱滯誰我憐。買田早約鳴夷子。相與躬耕不計年。

不睡

四鄰悄悄野股牀。惟有客夢不得長。柴門獨掩燈有暈。欹枕未熟背已芒。四更山月來洞房。炯炯孤影射屋梁。茅簷窸窣鼠自齧。煙樹蒼莽鼻爲祥。海風蕭蕭振稿葉。谿聲洑洑決廢塘。二三黃冠真可憫。空祠夜禱寒欲僵。步虛聲斷翠微遠。鐘磬時款幽人堂。山城寂寞消殘漏。鼓角淒悲吟曉霜。懸知此時我獨覺。胡爲百想懸肺腸。雞鳴世務紛如織。曷此頃刻聊坐忘。

送呂知止

王、謝、風流要有種。誰比君家俱得風。慈明兄弟稱八龍。未易賢愚推伯仲。應機短小精吏治。千里名駒方試鞿。皎然若谷冰雪姿。彫琢肺肝嫌未痛。英標颯爽吾知止。割雞今欲牛刀用。胡爲從事筭庫役。無乃漢

險工抱甕。嗟余飄泊同閭里。一味窮愁惟子共。詔恩雖脫鍾儀囚。未敢彈冠效王賁。平生世味似嚼蠟。正
豎莫年尤自縱。爲君懸榻待歸來。故人蚤破邯鄲夢。

送孫志康

學孫愛我如美疢。孟孫惡我如藥石。平生願得逢若士。庶幾愛我非姑息。先生少抱王佐才。早以聲名馳
上國。白頭猶著從事衫。正坐不爲俗子屈。剛風由來有家學。不信直前能缺折。世無子期誰賞音。伯牙太
息弦應絕。晚從南陽客塞上。豈爲文章工草檄。厭聞可否梁丘據。磨礪正須煩子革。先生持此雖暫合。鴻
鶴要是雲間翮。夜光明月遭接斂。未宜碌碌同沙礫。翻然賦歸一何速。越吟久自同莊舄。世閒軒冕豈不
欲。鑿枘兩窮安所得。不如乞身向嵩少。問舍求田乃良策。祖生從此須著鞭。我當繼蠟登山屐。

戲題姚美叔睡軒

姚侯不學蘇季子。佩取六印誇閭里。又不斬取樓蘭王。立功萬里還故鄉。兩俱茫茫空白首。車輪馬跡環
四方。忽焉投劾賦陶令。亦復近市師韓康。結髮少來遭物役。不在功名在刀筆。不如一覺獲安眠。收拾散
亡歸此室。

送參寥師歸錢塘

我先大夫東南遊。六年雲水窮抉搜。吹噓人物到方外。伯樂未忍輕驕騅。老師一見心相投。氣味要是同
鸞鶻。塵埃豈解埋珠玉。自有寶氣干斗牛。作詩爲文盡餘事。勁節凜凜橫九秋。俗子欲交輒掉頭。我友天

下第一流。雖遭謫罵不少避。年世久已同浮漚。我昨南來自炎州。師亦方解鍾儀囚。握手流涕古汴溝。生死骨肉我未瘳。衆人見棄誰相休。纍然獨處空山幽。忽聞剝啄師喚我。灑掃茅堂三日留。行行吳越有舊隱。明年當泛西湖舟。贈言乃是朋友義。敢效兒女空綢繆。夜光明月宜自收。虎文豹纈非身謀。

題岑氏心遠亭

君不見鄭崇門前鬧如市。此心不礙如秋水。又不見翟公之門空設羅。翻爲交情生愠喜。豈知靖節棄官歸。五斗難堪折腰恥。結廬何必在山澤。方寸湛然遺遠邇。君家小園纔數畝。竹柏蕭森閒桃李。幽亭容膝審易安。不羨華堂收梓杞。平生少游真吾師。自欲浮沈老閭里。故應從事三逕樂。更效子綦今隱几。君看六鑿無天游。婦姑攘奪無窮已。達人無累超物表。雲夢胸中吞芥子。紛紛朝市我無與。敲擊肩摩同一軌。高情縹緲謝塵寰。悵望雲山友黃綺。

秋蠅篇

秋風中人如劔芒。飛蠅側翼何處藏。晨憂霜露避暗壁。晚集戶牖依斜陽。斜陽寂寂能幾許。股翼未溫寒日暮。縱饑不敢近華筵。屏跡何須待揮塵。我方六月流汗時。營營聒耳緣眉眉。盤餐旨潔未下筯。聚噉弄吻不少遲。微物盛衰還有數。得意何曾念寒暑。帳中相弔定飢蚊。窗外巧尋惟蝸虎。麤身槁死不足憐。耳目所憎欣且去。嗟哉時節那可爭。造物於汝何好惡。

送仲南兄赴水南倉

憶君結髮讀書日。官學呻吟事刀筆。功名直欲高古人。議論從來氣橫臆。咄嗟歲晚事大繆。翻然自許林泉役。躬耕二頃羞甘旨。櫛風沐雨忘晨夕。十年不知簪組味。萬里能舒陳蔡厄。丈夫升沈何足道。竭身養志真奇特。閉門卻求文史樂。勁氣豈爲窮居屈。信哉自有絕人處。坐使懦夫聞有立。邇來彈冠本非好。黽俛聊從父兄迫。區區試吏倉庾閒。定知蠟屐何曾得。嗟余白髮亦自笑。眷眷一官乃雞肋。明年驅車走太行政。坐相如空四壁。秋風溪水各相送。未覺軒裳勝蓬華。鶴鷄儻獲一枝安。此外所憂非我力。

謝公定以所藏文與可詩示其孫驥驥有詩次韻。

骨冷能詩庾開府。妙句天成醉翁許。醉翁已作神清游。伯牙絕弦空千古。謝翁家無甌石儲。獨富牙籤收蠶楮。詩豪遺墨宛在世。不與口口俱化土。後生無復見老師。句法凜然猶可度。幼孫風流自一種。疑是江東王謝伍。君不見西京柱下太史公。留滯周南歎無補。傳家有子能續業。執手潛然只虛語。子孫他日繼文翁。太史家風爾乎取。

志康得魚。或勸捨之。諸公有詩議未判。吾誰適從。亦賦一篇。

谿魚有如綠木求。縱有瑣細不受鉤。我居恨不如江頭。長江巨浪一葦游。得魚滿船魴鯉儵。莫歸獻俘烹魁會。邇來越吟思命騶。齋廚空無萍藻羞。披挾泥沙窮澗陬。掇拾小鮮饌糗餼。三噓井上或可伴。先生道眼無全牛。虛心觸物如虛舟。獨未辟穀師留侯。手持巨餌安所投。彈缺時有馮驩憂。南音不變鍾儀囚。朝齏暮鹽意則悠。渠官嗜殺對血流。欲引西江蓋無由。升斗小惠不知調。吾言非夸亦非媮。一飽等是充飢。

喉。暴殄天物神所不杜陵有詩請君誦。

次韻伯達仲豫二兄和參寥子

糴浮插天猿晝號。飛步絕頂觀雲濤。庶幾神藥兩童賜。日暮空歎西山高。道人航海曾何勞。久將身世輕縹毛。只恐西湖六橋月。無人主此詩與騷。

題王進之綠蔭軒

主人愛竹真成癖。門階戶席俱寒碧。小軒故爲翳重闌。舍下從教筍穿壁。欣然遠致數君子。相對青青好顏色。公庭無事白日長。寒影參差亂書帙。君家將相山西種。世世剖符門列戟。圖形未官上凌煙。卻掃何爲清一室。胸中定有非凡處。對客何妨仍蠟屐。明年新筍拂雲長。夏簟琅玕足留客。

李方叔治潁川水磨作詩戲之

君不見相如昔隱臨邛市。文君嘗墮身滌器。未逢給札賦凌雲。豈免辛勤穿犢鼻。又不見蘇秦大困還家時。失計頗遺妻子譽。誰令奔走事口舌。不學周人營什二。李侯平生無一塵。只有便便五經笥。儒冠半世已誤身。老欲歸耕無耒耜。近聞潁川有瀑布。碓磨能窮豁谷利。醜渠鑿石激清流。機動輪旋人力易。今年麥熟春雨足。車載斗量應有備。勿嫌巾袂縞紛紛。飽看谿渠鳴洑洑。堆盤坐想雪如山。夢中已覺錢流地。待君結廬秋風初。我欲叩門來上瑞。起搜湯餅掃飛羅。釜操刀定中饋。千金何必羨鴟夷。少有屬糜而已矣。嵇康好鍛季主卜。達人未免茲游戲。

送梓公保德通守還朝

異君相見古并門。眉日炯炯清而溫。天涯流落十年事。但指白髮俱忘言。當時射策探月窟。想騎八駿超崑崙。我時蹇步謾追逐。一蹶不復驂車輪。豈期末路官相顧。漂母願亦哀王孫。青衫塵土百僚底。忍飢不解安田園。壯心消盡憂患在。乞憐何異從巨壩。君才雅爲清廟器。未肯碌碌爭乘軒。聊從州縣事下考。要爲慈母時平反。吾庸多矣願自愛。舍魚不取從熊蹯。

送叔寬弟通判瀘南

老人出鄉不得歸。西山潁水含清悲。脂車獨辦入蜀計。夔城季子真男兒。凌雲棧道三千里。屈指渡瀘五月時。想歡里門下父老。寒食上冢先慕頤。吾弟平生得詩禮。大吾門戶惟子期。巴川夔道人鄙遠。誰肯仁義變蠻夷。蜀笳蒟醬亦安用。唐蒙已死仍瘡痍。請君攜泥一丸去。持此關塞安黔黎。

送普融老

孤雲去來無常蹤。流水曲折無定容。紆餘散漫隨天風。流行坎止忘西東。南嶽道人曰普融。壁立萬仞疑少通。山林市朝能兩空。未覺芥蒂於其胸。脫身塵埃寓高峯。澹然遺世無冥鴻。豈知絕物非中庸。忍飢學仙噉柏松。住山出山偶然中。人不吾舍吾其從。漿饋未足爲汗隆。要與後學開盲聾。我方處世如鉛舂。自知冠冕久不工。願言香火他日同。二老會當林下逢。

清源大夫吳人。到官之數月。鑿池引泉。植芙蓉。大變晉俗。遂忘江湖之想。作詩寄題芙蓉亭。

先生腹有五車書。宜著天祿與石渠。一日不可食無魚。何不置之於江湖。邇來得邑古塞隅。飲酪披毳如
羌胡。汾水濁惡山童枯。不知先生何爲娛。忽然寄詩遣長鬢。報我縣圃開榛蕪。昔爲沮洳今可潞。下灌秔
稻池之餘。清流映帶紅芙蓉。炯然不染先生如。簿書擾擾徒喧呼。不妨行吟學三閭。吏民已化愚溪愚。能
和紫芝于蒿子。教條自簡俗自紓。三尺不犯鞭與蒲。願君越吟小踟蹰。晉楚未覺肝膽殊。長短莫較鶴與
鳧。彈鋏且緩歸來乎。

次韻叔父題畫木石屏風

老人萬事無心雲。年來道眼等臥輪。西軒坐閱車馬奔。垂天不展空鵬蹲。屏閒怪石千年根。端爲先生來
結鄰。豪端雖愧蜀兩孫。要非丹青闕世人。空山老幹不效珍。荆人異璞埋埃塵。幸此不遭世俗昏。棟梁圭
瓊徒勞神。

苦寒行

句芒司春懦不職。縱使元冥氣凌轢。三冬肅殺歸爾時。長物豈容長凜慄。北風吹水冰成梁。急雷蓋地雲
翻墨。坐令貧士高掩局。安得重裘代絺綌。春泥漫漫薪不屬。破竈無煙愁四壁。飢吟擁鼻涕流澌。數指結
衣僵欲直。水南水北多高土。去作蓬官金馬客。朱門碧瓦照通都。恥著麻衣羨狐白。問余何爲不錄錄。反
老抱關守顛石。十日春寒何所覩。坐想朝陽生屋隙。願將挾纊同斯人。杜陵大廈無由得。南榮炙背直萬
錢。煖煖此衣安且吉。

松風亭詞

亂一水兮清冷。絕塵市兮郊坰。鬱松風之參差。忽飛構兮危亭。悲風來兮號滄溟。寒月出兮款戶庭。聽萬籟兮發無形。感窮歲兮物彫零。簾舒卷兮度飛螢。白露下兮鶻疎星。二江東來兮勢建瓴。千山右繞兮環翠屏。彼柴門兮畫常扃。屏外物兮返視聽。嗟世故之迫隘兮。夫何異於園囿。幸此身之日遠兮。口可逃於天刑。望神仙其咫尺兮。想羽人於杳冥。或命駕以遨遊兮。茲弭節而少停。友羣仙兮役萬靈。鸞鶴兮駕風軒。願執鞭兮展輪。愧凡骨兮羶腥。余師首陽之清德兮。超千古而猶馨。偉三閭之諒直兮。高衆人而獨醒。慕子房之明哲兮。學辟穀以引齡。嗚呼。雖九原之不可作兮。庶斯人以發硯。

山行

肩輿歷盡黃茆岡。青山壁立聳大行。忽驚雷轉山石裂。濤頭千尺分錢塘。飛空雨雹寒崖碧。倒影垂虹射晴日。高巖俯瞰先目眩。杖策縱觀森股慄。只疑天河瀉地上。又恐灑灑飛山脊。猿揉悲鳴鳴霜樹。折虎豹震動山月黑。千年水石自成竇。下有蛟龍深莫測。明年歲旱當汝求。暴雨一聲飛霹靂。

斜川集卷第三

題鬱孤臺懷玉案坡集有鬱孤臺詩自注云在虔州作時為紹聖元年叔黨詩即和其韻

澤國風煙惡。平居念少游。三冬霜樹少。八月火雲流。旅館那堪暑。危臺獨覺秋。遠林藏小寺。虛市隔孤洲。

日落山銜碧。江昏蜃吐樓。雲峯連北斗。鳥道絕南州。巨壑從茲逝。軒裳豈足留。終當思范蠡。歸泛五湖舟。

次韻叔父所居六首長元案藥城集有寓居六詠東坡集亦有和詩此佚第二第六兩首蓋紹聖三年隨坡在蕪州時作永樂大典下三首題作新竹梅花雞冠散見各部今并錄之

旅寓仍艱歲。鷄毛入饋盤。泥片洗秋白。露菊擷朝寒。未覺江湖遠。空驚歲月闌。諸兒還自喜。頗亦試艱難。
湫隘黃門宅。喧囂半雉牆。此君時掩苒。小屋自清涼。月落寒梢靜。春回穉筍猖。兒童護雞犬。更看引鞭長。
榴實江南少。依稀綴樹叉。稍存後彫質。能吐欲然花。西蜀雖吾里。東軒似故家。田園隨處是。何必買生涯。
戶外從羅雀。空階放草長。大雞俄獨立。乘卉已難藏。意氣矜全盛。姿蕤憫欲僵。伶俜蜂與蝶。未免歎唇亡。
次韻叔父詠竹二首

江湖猶在眼。水竹負幽尋。故買比鄰宅。期分數畝陰。影侵書帙亂。色映綠苔侵。蕭殺秋將至。霜餘出茂林。
此君非草木。勁節凜佳賓。相對山陰禊。曾陪南阮貧。琳琅風葉響。水墨月窗勻。何必籃輿出。敲門問主人。
己卯冬至。儋人攜具見飲。既罷。有懷惠許兄弟。懷玉案是為元符二年坡集有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酒之作中有云愁顏解符老壽耳鬪吳翁坡自注

云符吳皆座客益符林秀才吳子野也

寂寞三冬至。飄然瘴海中。不嫌羈寓遠。屢感歲華窮。父老憐匏繫。肴蔬盛篋饜。一歡爲子壽。百福與君同。已憤鸞飛墮。眞忘馬首東。南音行自變。重譯不須通。椰酒醜酬白。銀皮琥珀紅。海南有銀皮酒。僮獮醉野獠。絕倒共鄰翁。蘓芋人人送。困庖日日豐。瘴收黎母谷。露入菊花叢。海蠶羞蚶蛤。園奴饋韭菘。檳榔代茗飲。吉貝製霜風。悵望懷諸阮。遙知憶小馮。客身雖嶺嶠。逸想在瀛蓬。介隱惟僧母。龐圍獨侍公。故山千萬里。此意託飛鴻。

秋思

秋入郊墟早。霜高宇宙寬。頭風思撒手。髀肉怯征鞍。俯偃非吾事。歌呼強覓歡。自知毛羽短。松桂不禁寒。

次韻楊良卿秋雨有感二首

一飽眞難得。凶豐特未分。連綿窗外滴。惆悵隴頭耘。雀啣飢謀食。蠶鳴夜作羣。誰能補天漏。我欲跨重雲。電驅瓴建屋。溪漲浪翻查。身作三年客。愁隨萬點鴉。家書空繫雁。燈信未占花。夢裏尋歸計。柴桑似有涯。

王謹常再和前詩復次其韻

旅枕何曾睡。恹恹到夜分。崎嶇世路走。辛苦夏畦耘。老棄林泉樂。來居戎馬羣。登高一悲咤。杳杳是燕雲。燕山中。王子可人處。壁閒畱短檠。自雖疑刻鵠。初不得黔鴉。世味眞嚼蠟。塵心不染花。相逢定相契。一笑共生涯。

次韻孫志康書事

午枕睡方濃。雷車殷地雄。彈丸屋瓦墜。雲散馬牛風。神物聊相戲。驚心未解空。似催詩句急。添得錦囊豐。

和趙朝議追詠其亡友園亭三首

宿草論交舊。佳亭榜字新。平疇煙漠漠。野水碧粼粼。挂劍嗟吾晚。懸車歎汝伸。西州不忍過。朱戶鎖埃塵。
軒冕真餘事。林泉獨我親。揚雄雖有宅。王翰孰為鄰。披句空遺恨。沾衣想自頻。觀公憐友作。擬德定其倫。

遊英州碧落洞

懷玉案。紹聖元年。坡自江西赴蕪州。有碧落洞。詩。紹聖二年。又有與程正輔遊碧落詩。叔黨此詩。未知作於何時。

千尺琅玕翠入雲。神仙已去洞仍存。寒崖但見懸鍾乳。流水無窮瀉石門。未到朱明真洞府。先看峽口小崑崙。捨舟欲問桃源路。安得漁人與共論。

送曇秀

長元案。此紹聖三年作。永樂大典缺載。從東坡題跋補錄。

三年避地少經過。十日論詩喜琢磨。自欲灰心老南岳。猶能藹足慰東坡。來時野寺無魚鼓。去後閒門有雀羅。從此期師真似月。斷雲時復挂星河。

東亭

懷玉案。樂城後集。有寓居二詠。東亭其一也。此正和其韻似。佚東樓一首。攷坡集亦有和詩。蓋紹聖四年。謫昌化軍時作。

閉眼黃庭萬想歸。此心久已息紛馳。幽居正喜門羅雀。晨起何妨笏拄頤。自信丹田足梨棗。不憂瘴雨滯矛茨。二山咫尺承明遠。世路榛蕪誰與披。

椰子冠懷玉案坡集紹聖四年有次韻子由三首其二為東亭東樓椰子冠亦其一也

玉佩犀髻暗網絲黃冠今習野人儀著書豈獨窮周莊一作叟說偽還應見祖師櫻子偶從遺物得竹皮同

便後人知平生冠冕非吾意不為飛鳶跼墮時

大人生日長元案據第一首七年二字當是元符三年十二月作時坡拜玉局之除北還過嶺寄子

生發病陰功活人世開出世字句復出疑非一時所作永樂大典依類編纂今亦無能分析矣

七年野鶴困雞羣匪虎真同子在陳四海澄清待今日五朝光輔屬何人從來令尹元無慍豈獨原生不

病貧天欲斯民躋仁壽臥龍寧許久謀身

未試陵雲白日仙此聲固已速郵傳公在海南四方傳有白日上升事陰功何止千人活法眼要求一大緣枕上軒裳真

昨夢腹中黎棗是歸田他時漢殿觀遺鼎猶記曾陳柏寢年

昔將直道破羣織出走寧逃此日讒塞馬未還非叟病莫邪偶棄豈鉞銛長生有道因辭寵造物無私獨

與謙從此軒裳真敵履世閒出世固難兼

一封已責被敷天揚州論積欠事十萬饑民粥與饘不待丹砂錫難老自憑陰德享長年壽條固已占黃髮珠火

還應養寸田況是玉皇香案吏御風騎氣本冷然

勿驚臆減帶圍寬壽骨巉然正隱顙不待期頤祝難老固知蘓葵自豐年儼松再蔚千齡葉智井新飛百

尺泉坐想山神無伎倆卻應造物報其天

曉昔東華典祕藏。於今曉曉水雲鄉。欲知萬里雷霆譴。要與三山咫尺望。世上功名那復記。洞中仙籍已難量。仇池何用追仙馭。香案仍歸侍玉皇。

窮寓三年瘴海濱。箠瓢陋巷與誰鄰。維摩示疾原非疾。原憲雖貧豈是貧。紡嫗固嘗占異夢。肉芝還已獻畸人。世閒出世何由竝。一笑榮枯等幻塵。

次韻叔父小雪二首懷玉案。穎濱詩載樂城三集。題云十月二十九日雪。

屏帷夜久灰殘獸。紙帳寒驚月在窗。似聽竹聲知有雪。便添酒興欲傾缸。西鄰正想蒲團穩。古殿遙瞻老柏雙。自笑窮愁拙生理。不謀升斗待西江。

夜來小雪猶凝地。睡起扶桑已著窗。卻喜少陵時炙背。不憂北海屢空缸。豐年何待豚蹄祝。薄淖聊煩蠟屐雙。試走湖邊望嵩少。殆如疊障在煙江。

次韻叔父上巳二首懷玉案。穎濱詩載樂城後集。

日晏幽人未下牀。春風暗度百花香。掩關頗得禪家味。卻掃從教世路荒。絕口誰能論夢幻。逢人聊祇話耕桑。翟公門外常羅雀。要放空階草木長。

幾年零落臥江湖。樂事何人與我俱。上巳偶尋流水禊。流水一云脩竹。泛觴聊爲小兒娛。殘杯冷炙慙佳節。草服黃冠慕野夫。永謝輕肥追世好。窺園已愧下帷儒。

次韻叔父黃門己丑歲除二首懷玉案。穎濱詩載樂城三集。是爲大觀三年。

坐閱星周幾變遷。恆河見性但依然。求田問舍追三徑。面壁灰心過九年。公自庚辰歲歸穎昌。不出今十年矣。早退得閒。

真玩歲。跣趺數息是安眠。從今甲子當須記。異日應無史趙賢。

卒歲優哉樂事全。家庭瑞氣鬱葱然。椒花頌酒祈新福。臘雪飛空作有年。塞馬未歸人勿歎。黃梁已熟客猶眠。穎濱遺老非虛語。萬古巢由不獨賢。公自號穎濱遺老。

叔父生日

重耳飄流十九年。我公涉世屢艱難。笑看禮至爭銘鼎。便學陶宏欲挂冠。枕上軒裳何足夢。壺中天地本來寬。幅巾從此追巢許。永愧蒼生起謝安。

山澤癯仙事渺茫。武陵之說亦荒唐。老聃及見東周晚。季子幾同魯史長。直以至仁符靜壽。固非吉卜子康強。漢庭已致商顏叟。寧似初平老牧羊。

平生種德在斯民。物理循環付大鈞。今日里閭驚萬石。異時廊廟活千人。退藏欲遂箕山志。談笑歸來穎水濱。謾效兒童祝難老。楚南靈木不知春。

圓形未月上凌煙。欲了人間一大緣。心法已傳黃蘗要。形神自契赤松仙。爾來卜築安懸磬。空使蒼生望濟川。不用丹砂留齒髮。見恆河性本依然。

與王子敏相別十年。今在汝見招以書。將往從之。聞其齋素臥病。以詩勸之肉食。

已矣君休問十年。相逢定怪兩華顛。長卿猶作文園令。蘇晉長齋繡佛前。隱几不堪居士病。在家空學小

乘禪。隙駒安用徒勞苦。爲我西來數擊鮮。

次韻趙承之寄保德倅王粹公

王謝風流不愧前。碧梧翠竹總森然。好歸禁瑱持簪橐。卻臥關河閱歲年。目送秋鴻凌絕漠。坐傳烽火到甘泉。笑君坐嘯空齋冷。庭下蒲鞭無可鞭。

次韻葉守端陽日湖上宴集

謬玷英髦齒故鄉。西溪雲日曉蒼涼。樽傾北海佳辰至。樂入熏風晝漏長。未放巾車陶令去。且容拓戟少陵狂。他時儻與安昌客。還許門生到後堂。

從范信中覓竹

將軍懶著鶴鵲冠。買得林丘小洞天。十畝琅玕寒照座。一谿羅帶恰通船。行當雪夜尋安道。先欲松風借玉川。雨洗娟娟君會否。乞分半畝慰垂涎。

信中見和復以前韻答之

年來短髮不勝冠。終老茅茨敢怨天。小築強追三徑樂。遠游未遂五湖船。竹林詩友欣同社。花鳥春風共一川。待我西窗蔭寒碧。妙香與子試龍涎。

次韻韓華國相約遊嵩少

春糧已辦登山計。積淖車輪四角生。勇健無人先接淅。滯留愧我說重盟。風回遠壑雲歸岫。雨洗蒼苔屐

有聲。刻石題名須絕。巖蓬萊頂上記曾行。

後旬日雨止。遂行至大成岡。初見嵩少。

青山真似有情人。百里相迎列萬屯。積翠已堪供爽氣。羣趨如欲避雄尊。少寬眼界塵埃外。卻視醜雞井陌喧。方信胷中有餘地。青丘雲夢不勞吞。

李方叔挽詞二首

廣文流落坐才名。世爲長沙惜賈生。明主愛才非忍棄。大鈞播物豈能爭。空嗟抱藝頻三黜。不待驚人試一鳴。賴有遺編照千古。賢於萬戶寫銘旌。

豪氣崢嶸老不除。求田未分賦歸歟。功名日暮空彈劍。鬚髮霜彫爲著書。想像柴門延履舄。淒涼澗水但丘墟。從今忍過西州路。莫樹悲風擁素車。

劉晦叔挽詞二首

蚤歲聲名聳搢紳。晚途端合付經綸。繡衣曾是先朝舊。郎省空驚白髮新。不羨得車誇貴仕。但令遺愛在斯民。德星臨處陰功滿。高大門閭畀後人。

泗濱初獲拜荊州。潁水欣從杖屨游。華髮歸來慰平昔。邦人共喜見風流。里門尙想諸郎下。薤露俄驚素旆秋。清德傳家無所遺。鹿門真爲子孫謀。

樽隱堂

果爲才名困廣文。天涯從仕老仍貧。一塵未有歸耘處。五斗聊爲束帶人。衆棄已甘棲廣莫。先容那復慕輪囷。幅巾他日衡茅去。紈袴儒冠總誤身。

次韻晁無斲與葉少蘊重開西湖唱酬之詩

鑿開北渚漲痕收。倚杖波吞立鷺洲。稍覺兼葭相與永。直疑汗泗看交流。壽公且吸杯中月。清水頻移鑑裏舟。雖走蓬萊通帝籍。邦人真欲寇公留。危構飛空舊奩輪。澄光爽氣壓城闌。下臨曲水山陰禊。不障西風庾亮塵。謾擬江南入圖畫。只憑詩匠掃蕪堙。少陵有句真堪詠。翠竹江村月色新。自分鉏耰畢此生。不須窮達問君平。黃梁正與夢俱熟。環堵真無爨欲清。晚客彊陪金谷侶。小詩聊學候蟲鳴。空懷老驥心千里。憔悴窮途敢請纓。

次韻姚美叔約尋春之什

厭看塵土暗春時。喜見池塘翠浪生。曲水會當追逸少。斜川終擬學淵明。歌呼且盡杯中物。寂寞何憂身後名。況有岑參好奇怪。爲君試草漢陂行。

次信中韻

萬古溪流去不回。春撞湖谷石門開。尋源不必武陵客。過眼驚看豔潁堆。寒碧照人無底竇。鏗轟殷地半空雷。結茅安得從僧住。自把鋤耰闢草萊。

次韻張子先喜雪

信道東君有化工。翦裁花雨落春風。忽驚區脫無餘地。變作瑤池第一宮。南畝麥秋先作瑞。西山玉粒未教融。旅人共助田夫喜。一飽遙知餅餌豐。

和清源陳觀性喜雪

斗酒豚蹄語未終。飛花弄態作冲融。寒威尙帶嘉平臘。和氣爭先養物風。爽入西山千仞色。潤添南畝一犁工。先生休道催科拙。趁著河東歲屢豐。

歸途次呂居仁韻

勝游喜得六人間。說有談空許肆言。欲學顰眉追世好。自知捩手觸羹翻。雄夸頗快平生願。笑語欣陪十日溫。卻返邯鄲尋故步。兒童意態覺卑喧。

陪中山帥登城口號

西風卷雨出羣山。曉色隴隈未散煙。雉堞橫空雲半隱。旌旂改色日爭鮮。承平不在山河險。臥護何須鐵石堅。賣劍買牛從此始。陪公千騎看秋田。

再次韻荅陳帥和詩

電掃天驕到海邊。長城千里靜無煙。虛弦固自落驚羽。大手何勞試小鮮。收拾風流開幕府。從容談笑臥中堅。願觀橫槩詩千首。鋒鏑消磨變力田。

和新葺南園

道眼年來等色空。塊蘇不羨化人宮。敢嫌仲蔚蓬蒿陋。久悟邯鄲夢幻中。甕牖繩樞知達觀。兔葵燕麥任春風。箕山咫尺行當隱。巢許高蹤躡二公。

次韻程秀才求作其先人埋銘

欲載揚雄老一區。清名不耀力難摹。但知穠袞勤吾事。要以凶豐畀後圖。有子人人壯門戶。新詩句句琢珉瑜。夜光明月毋輕付。誤認空空叩鄙夫。

田家書事

路入銅鞮草木幽。不堪隴水斷腸流。稍逢煙火人家住。似有桑麻場圃秋。生理艱難何所樂。石田辛苦苦爲收。天公長與豐年好。安得仁人每問牛。

和楊良卿

客愁何處不相尋。節物年年又見侵。不爲黃花思故國。羞堪白髮負初心。臨風有句空悲咤。獨酌無人訴淺深。卻羨楊柳橫梁後。從嘲落帽吐衣襟。

和伯充兄唱酬二首。一贈伯充。一寄高仲貽。

倦客難堪走世塵。空嗟林下見何人。坐令歲月徂清夜。夢想田園趁食新。老境已侵無幾髮。垂堂共愛不費身。一官聊爲家山往。要看明年濯錦春。伯充時得戎俸欲歸蜀

家風凜凜嗣前塵。元祐庵中老道人。仲貽家庵自謂老道人。形似子綦獨枯槁。詩如開府日清新。功名軒冕真餘事。富貴簾櫳誤此身。不有胷中陂萬頃。肯教白髮負青春。

送李植秀才歸盱胎

濁流盡處見淮山。水作清羅擁髻鬟。頓覺山川無與竝。固知人物亦相關。妙年肯作小坡客。先君以硯付八舍弟有詩曰吾衰此無用。飄飲來同陋巷顏。不爲尊鱸起鄉思。重親方在白雲閒。

雨中遊柳溪呈志康諸公

脫我芒鞋與杖藜。強隨車蓋著荷衣。青山綠水苦相喚。細雨斜風不忍歸。幸有琉璃傾琥珀。何妨粉黛溼珠璣。瀟湘起我江湖興。一作煙波。只恐扁舟明日非。

次韻任況之見贈

強辭南畝服儒冠。敢意青雲便可干。似是馬曹宜癩病。卻慚雞肋眷微官。眼前簿領成何用。夢裏雲山得暫歡。爲問崎嶇緣底事。鬢毛蕭颯帶圍寬。

知君幼好切雲冠。肯爲浮名俛首干。應笑嚴徐吐唇吻。欲呼屈宋作衙官。地偏心遠人知少。酒熟詩成我自歡。詩誦髣髴枯槁句。糝糠萬事百憂寬。

自穎昌歸任況之有詩次其韻

蹙拋彭澤故園歸。趁見春山筍蕨齊。不謂簡書誠可畏。便尋漁釣欲重攜。故人念我勤車馬。走筆題詩寄

象犀。欲遣長鬚無以報。太宰滋味愧羹藜。

次韻徐正夫見贈

自信儒冠不誤身。從教塵土滿衣巾。安能學稼與學圃。已得異書逢異人。隻影自隨空四海。歲寒相伴有孤筇。揚雄何日一區老。問字應當載酒頻。

次韻少蘊二首

書師安得老龍眠。寫此西湖李郭船。談塵生風看落屑。詩壇餘勇戰空拳。拍隄春漲雲空闊。夾岸桃蹊錦接連。到處聚觀千萬目。要公膏雨作豐年。
雲間笑語雜鷗行。山意波光兩浩茫。老大讀書真伯業。歌呼狎客類平陽。丹青遺構風流在。尊酒題詩草木芳。淇輩不須悲歲月。羊公名與峴山長。

次韻伯元詠牡丹二首

珍重誰移洛下根。玉盤徑尺露花新。不勞鉛粉強爲色。自是肌膚淑且真。美惡本非春有意。栽培直恐伎凝神。空齋獨嗅無人賞。鼻送幽香息息勻。
草木無情解悅人。徒因見少得名新。剪裁羅綺空爭似。研合丹青太逼真。尤物端能耗地力。癡兒竟欲費精神。願回春色歸南畝。變作秋成玉粒勻。

次韻歐陽誠發牡丹

青春過隙不多時。佳會應須日日期。羨子多情勤秉燭。尋芳問柳每題詩。落花名字爭新見。尤物東君翦刻遲。安得韓湘寫奇句。世閒鉛粉謾勞施。

次韻孫志康牡丹

春事依稀見一斑。山花灼灼強施丹。能容承掾歌呼處。信是平陽度量寬。溪上有人歸獨晚。夜闌秉燭若爲慳。但知草檄催詩債。何必重尋落葉看。罇餘舊壓蒲萄綠。盤有南珍荔子丹。草草春光雖未稱。人人酒令暫須寬。興來勿廢無何飲。老去難尋特地歡。慰我窮愁真待子。憑詩寄與故人看。

卜居城南二首酬兄弟甥姪

蕭蕭素髮插人頭。世上功名得汝求。神馬尻輿安所稅。寸田尺宅早歸休。結茅但使纔容膝。解劍還須便買牛。更慕少游乘下澤。不妨閭里自沈浮。采椽竹屋亦天真。但喜相望北阮鄰。等是南柯遊此世。聊將傳舍誑吾身。高門恐負于公志。近市空慚晏子仁。安枕不聞虜也吠。華門圭竇固應貧。

次韻孫志康喜賈子莊還任

君王物物與恩均。令尹還須畏吏民。投劾賦歸無二頃。上書遮闕有千人。朝陽升處幽陰破。暖律回時草木春。看取子文無喜慍。從來冰鑑恃堯仁。

橫山道中

物外閒人日月長。意行無復有重岡。林深步步衣裳溼。麥熟村村餅餌香。遙想雲閒下雙鳥。空懷仙子望三鄉。欲尋好句供詩眼。旋逐東風墮渺茫。

小子籀與其友作灑亭置酒泛舟唱酬之什。予亦戲用其韻。

勝事隨年阿堵中。老夫久絕馬牛風。消磨藥石一春過。寂寞罇壘萬事空。亭下麥秋驚翠浪。山前雨腳卷晴虹。渡頭試驗豐稷意。半是村膠入頰紅。

題歐陽晦叔竹癖軒

海竹纖杉亂葦萑。君家千樹獨淇園。清陰夏簟常留客。疎影秋光共入軒。屐阮孰窺塵外趣。鍛嵇聊與世人論。可憐此路今無幾。桃李成蹊不待言。

和良卿病目在告

寒月侵窗燭在檠。幽人燕坐夢魂清。一從拾得空花病。十日不聞鼙鼓聲。良卿在告免按

題李微叔所藏戴嵩暮雨圖

春雲漠漠雨垂垂。水滿平疇秧稻時。青蒨綠蓑晚歸去。一作青蓑請爲問市朝儂不知。

次韻韓文若展江五詠。懷玉案文若名宗武韓莊敏玉汝之子。

山河景色本無偏。須信壺中有洞天。明月端來臨不夜。珠宮玉宇澹娟娟。

閑尋短棹問溪源。乘興真爲載酒船。應學二疏辭漢早。勝遊兼作地行仙。
綠暗紅稀禁火時。使君軒馭雨仍隨。清風吹得江湖句。急遣詩筒挑鼓旗。
欲追急景去如飛。剩賦新詩酒百卮。倒載接羅扶酪酌。恰如山簡醉歸時。
新醅潑蟻綠溶溶。時爲賢人復一中。況有能詩庾開府。論文與歎有誰同。
睡蛇已死得安眠。擾擾塵中學坐禪。我欲退休從杖屨。春明門外有雲泉。

山行次韻楊良卿見寄二首

山行六日已逃空。沉入青冥窈窕中。欲寫姓名孤絕處。恐君遺恨不吾同。
出谷泉聲已轉雷。忽驚山斷見離堆。尋溪便欲挈舟去。留取他時雪夜來。
道中買得草屨

買得芒鞋拄杖挑。心先向足躡雲霄。山林本是吾歸處。不待移文辱見招。

次韻葉守端午西湖曲水

遠矚清潁入溪渠。左繚孤城轉古墟。豈止江湖來席上。一蘇窮澤十千魚。
暗泉百道草閒鳴。已覺圓荷翠蓋傾。擬欲挈舟江海去。門前歸路是春明。
一葉何時縱櫂歌。空悲急景怨羲和。斜風細雨添愁絕。青莢蒙頭映綠蓑。
兵廚酒色似鵝兒。計泛樓船會有期。葦折荷枯秋露淨。更看鏡面渺瀰時。

叔度平生撓不渾。注之不滿挹無痕。甘棠訟息鑑輿晚。目送牛羊自下村。
次韻趙伯充雪中見招

華堂玉燭夜沈沈。淡月疎星作雪陰。天爲王孫醒醉眼。晚來霽淞入千林。
擁鼻袁生方塊然。不知玉色浩無邊。西陵欲與稽山竝。賀監風流太白船。
次韻張次應見寄

西城夜雨一追攀。前輩風流頓覺還。窮似少陵無短褐。空懷大廈庇千閒。
叢臺

百尺危臺高入雲。欲將羅綺炫強秦。長平一戰坑俱滿。臺上應無豪傑人。
次韻承之乞魚於保德

尊鱸一別信音疎。食指令人盡信書。不是分甘慰愁思。臨淵空羨計無如。
和叔父所居六首之一

野卉非千葉。妖紅魏兩京。依然守舊態。誰與製新名。琥珀綴圓石。燕脂染落英。願因少陵句。草木亦鮮明。
張庭實得石名小括蒼

蓬萊異石出珠宮。遠澗幽竈定幾重。玉井分明太華頂。洞天疑是括蒼峯。穿雲細路屏閒見。落谷幽泉硯
可供。誰遣飛來在几案。伴君文史老三冬。

行軍城道中

北望青山幾百重。秋來翠色欲摩空。犬戎絕漢今無幾。鳥道營糧力已窮。巖谷有田空瑣細。旌旗何日卷。殷紅。此行豈得功名事。聊欲探奇訪葛洪。軍城北葛洪山甚奇。是夜宿葛川驛。

送李文儒赴漢東教授

目欲擔簦拾紫朱。誰能碌碌守吾廬。割鮮固已夸多獲。賈勇今將試有餘。環堵未成三徑業。束裝惟載五車書。要令洙泗行江漢。歸伴諸儒校石渠。

山居苦寒

十里山行步步高。陰風怪穴亂呼號。孤燈獨掩柴門夜。骨冷誰分范叔袍。汝有風穴。故常多大風。

牆東鑿牖納朝光。掘地為爐土作牀。快燄生薪聊禦臘。茅茨未必愧華堂。自掃空山勃落柴。夜深猶復撥殘灰。更招野叟談僊語。旋劇蔓菁手自煨。

倚舍孤嫠八十餘。背無完絮況裙襦。分衣愧乏莊公惠。紙被聊將謝老臞。草堂之東南有梁廡。八十餘歲。哀之。賦謂翁子符天寒甚。是且凍死。當製紙被與之。既而忘之。一日忽道其子來索紙被。其子亦不知廡安授。此意余卒與之。然驥老病如此。豈其神完而外遊得吾之心耶。抑寒苦之極而發於夢寐也。事稍異。故記之。

戲贈吳子野

從來非佛亦非仙。直以虛心謝世緣。饑火盡時無內熱。睡蛇死後得安眠。饑腸自飽無非藥。定性難搖始

是禪。麥飯葱羹俱不設。館君清坐不論年。子野絕食不睡。

次韻王幼安哭韓君表

公子雖軒冕。山林契夙心。坐禪新活計。脫屣舊冠簪。共笑謀生拙。知非涉世深。頌詩畱續息。妙意可銷沈。
詠三瘦

勿輕三士各薦肩。氣吐虹霓詩涌泉。共與扶持加藥餌。要令山澤著臞仙。
題郭熙平遠

木落沙明秋浦。雲收煙澹瀟湘。曾學扁舟范蠡。五湖深處鳴榔。望斷水雲千里。橫空一抹晴嵐。不見邯鄲歸路。夢中略到江南。諸子只應見畫。此中我獨知津。寫到水窮天杪。定非塵土中人。
右三詩見李日華味水軒日記。

斜川集卷第四

思子臺賦

予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其弟沆子凝。皆奇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饒之爲人。而舉其議論。彥輔舉賢良不中第。子凝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蚤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亡之。予少時嘗見彥輔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君子猶得見斯人。曾懷髣髴也。長元案此序永樂大典不載今從東坡文集補錄

客有自蜀遊梁。僚關而東。覽河華之形勝兮。訪秦漢之遺宮。得巋然之頽基兮。竝湖城之西墉。弔漢武之暴怒兮。悼戾園之憫凶。聞父老之哀歎兮。猶有歸來望思之遺恫。吁犬臺之譏類兮。實咀毒而銜鋒。敗趙國於俛仰兮。又將覆劉氏之宗。聞漢武之多忌兮。謂左右之皆戎。殺陽石而未厭兮。又痿禍於宮中。忤君王之好殺兮。視人命猶昆蟲。死者幾何人兮。豈問骨肉與王公。惑狂傅之淺謀兮。不忍忿忿而殺充。上會不鑒予之無聊兮。實有豕心。負此名而欲亡兮。天下其孰吾容。苟道死於泉鳩兮。冀稍久而自理。遭大患於倉猝兮。懷孤憤於永已。念君老而執圖兮。嗟肉食其多鄙。獨三老與千秋兮。懷愛君之拳拳。犯雷霆之方怒兮。消積禍於一言。洗沈寃之無告兮。戮讒人其已晚。幸曾孫之無恙兮。亦足以慰夫九原。東坡集云。或慰夫九原。雖築臺其何救兮。固知已往之不諫。魂榮榮其歸來兮。蓋庶幾於復見也。昔秦之亡也。禍始於扶蘇。眇

斯高之羸豕兮。視其君如乳虎。曾續息之未定兮。乃敢探其穴而啗其雛。在晉四世。有君不惠。孽婦晨雉。張王定制。惟惑懷之遭罹兮。實追縱於漢戾。顧孱后之何知兮。亦號呼於旣逝。寫餘哀於江陵兮。發故臣之幽契。仍築臺以望思兮。蓋援武以自例。嗚呼噫嘻。可弔而不可晒兮。亦各言其子也。彼茂陵之雄傑兮。係九戎而鞭百蠻。笑堯禹而陋湯武兮。蓋將與黃帝俱仙。及其失道於幾微兮。狐鬼生於左臂。如嬰兒之未孩兮。易耳目而不知。甘泉咫尺而不通兮。與式乾其何異。旣上配於秦皇兮。又下比於晉惠。君子是以知聖狂之本同。而聰明之不可恃也。覽觀古初。孰哲孰愚。皆知指笑乎前人。而莫知後之視予。方漢武之盛也。官自比於驪山之朽骨。而況於金墉之獨夫乎。自今觀之。三后一律。皆以信讒而殺子。曠姦而敗國。各築臺以寄哀。信同名而齊實。彼昏庸者固不足告也。吾將以爲明主之龜策。自建元以來。張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徒。皆以無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與哀於旣往。一洗其無辜。獨於據也。悲歌慷慨。泣涕躊躇。嗚呼哀哉。莫有以楚靈王之言告者。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予乎。天道好還。以德爲符。惟孟德之驚忍兮。亦嗜殺以爲娛。彼楊公之愛修兮。豈滅吾之蒼舒。恨元化之不可作兮。然後知鼠輩之果無同。砥憤於晚歲兮。又何怨於老臞。吾將以嗜殺爲戒也。故於末而并書。

颶風賦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今據本傳從東坡文集錄補。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氛甚惡。非祲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肅然。槁葉蔌蔌。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土囊

之而一作暴怒持一作塊衆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斂衽變色客曰未也此颶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隕瓦擗屋礮擊巨石揉拔喬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濤瀾襄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竝齧潰一作會千車而爭逐虎豹躡駭鯨鯢奔蹙類鉅鹿之戰殷聲呼而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覆予亦爲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九徙晝命龜而三下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喧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擢定而說理草木之旣偃葺軒檻一作之已折補茅屋一作之罅漏塞牆垣之頽缺已而山林寂然水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歎莫知所營嗚呼小大出生於相形憂喜因於所遇昔之飄然者若爲巨邪吹萬不同果足怖邪蟻之緣也噓則墜蚋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曾不能足一作以振物而施之二蟲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惴慄亦爾汝之相莞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辨陋耳目之不廣爲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叅怪耀炫求一作髮髯於過耳目一作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邪虛邪惜吾知之晚也

代滿憲謝換官表文藻案此似元豐三年以階易官時所作疑非叔黨文

伏奉告命換授臣武功大夫者官稱非古必欲正名詔命自天遂頒新渥寵以訓詞之溫厚尤爲臣子之光華撫己若驚受恩知愧恭惟先帝追三代之典建百官之名粲然虞夏之文革去漢唐之陋況大明之繼照述先志之未遑亟詔有司一刊右列致茲異數亦及微臣爲官擇人愧何以從士夫之後循名責實

又不能奮尺寸之功。徒竊寵榮。益慙尸素。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縱。湯德日新。躋大有爲之心。行若稽古之政。經文緯武。俾無曠職之臣。修廢舉材。下逮干城之賤。臣敢不服勤夙夜。祇畏簡書。以徇義捐軀。爲事君。以養兵。訓戎爲報國。誓益殫於犬馬。庶少答於生成。

代崔憲謝降官表

繆於刺舉。以干越職之誅。尙賴寬仁。止就削官之罰。恩深責薄。感激涕零。伏念臣賦性顛愚。逢時休盛。雖屢膺於指使。終無補於涓埃。惟恐有聞。欲效鷹鷂之志。自貽伊戚。不虞尸祝之譏。果蒙定罪。以原情。聊示小懲而大戒。仰天知惠。撫己懷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若稽古之明。行不忍人之政。祖成湯之三面。達虞舜之四聰。吏議難逃。蓋自不安於分守。天心灼見。猶許改過於將來。臣敢不奉以周旋。永知教戒。服勤官政。期收薄效於桑榆。銘刻肌膚。莫報大恩於天地。

代席帥謝除徽猷閣待制知成都表

起於琳館。付以名邦。復玷除書。洊膺謀帥。寵以禁嚴之職。畀增方面之崇。誤恩曲加。撫躬知愧。伏以陳力就列。臣子所以委質而事君。爲官擇人。朝廷蓋將礪世而磨鈍。自昔祖宗之故事。必由侍從而進身。況內閣之華資。待天下之名士。掌星躔之寶訓。近日月之清光。豈特摺紳之榮。實高儒學之選。而臣賦材鄙野。備間空虛。福盈每懼於災生。器小不堪於大用。弟兄持橐。愧先後於一門。銅竹請符。蓋屢窮於五技。獨荷涓衷之眷。辱收閒廢之餘。雨露所加。乾坤莫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廣運。容知有臨。法天地之自然。

一道德而同俗。長轡遠馭。輕爵祿以興事功。左戚右賢。惜名器而彰淑慝。察臣乏先容於左右。謂臣管盡瘁。於使令。致此恩榮。下及屏陋。策其驚鈍。誓永堅於一心。志在糜軀。庶用酬於千載。

代成都帥到任謝上表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從播芳大全補錄

西南都會。古稱巴蜀之雄。表裏山川。國本蠶叢之舊。士風厚善。民訟簡稀。宣布詔條。告諭父老。咸悉朝廷之意。曾不鄙夷其民。故擇宗臣。以安遠俗。中謝伏念臣斗筭小器。樸簌凡材。生逢日月之明。得遂箕裘之志。夤緣一仕。寢被使令。蓋嘗試之於邊陲。又復寵之以延閣。略無毫髮之補報。徒竊天地之恩私。眷此坤維。號稱錦里。其民務本而力穡。其士好學而有文。組繡被於中原。富饒甲於天下。歷觀祖宗之遣帥。率皆廊廟之偉人。顧委任之非輕。知拊循之有自。三刀見夢。著史策以爲榮。兩使占星。候天文而協應。如臣才能無取。聞望素輕。叨冒寵光。有覩面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則堯之大法。禹之勤建。六官而代天工。操八柄以馭臣下。坐念五十州之遠。特軫淵衷。必求二千石之良。主宣德意。知臣忠孝。嚴守筋力。未衰使之察吏。而督姦。豈貴邀功而生事。邊鄙不聳。庶幾魏絳之能。獄市兼容。遠師曹參之治。臣敢不益堅素節。圖報眷知。上寬宵旰之憂。次蒼生成之造。奉天威之咫尺。若臨淵冰。承王命於春秋。敢忘夙夜。

謝提舉玉龍萬壽宮表文藻案此似代人作

備東國諸侯之長。積玷藩宣。贅西山散吏之員。尚縻奉稍。恩波浹骨。感涕交頤。伏念臣才不逮人。學非見道。雕蟲篆刻。但攻無用之詞章。潦倒羸疎。殊乏有行之事業。當睿主燦惟新之化。爲稽陰與和市之恩。猥

以妄庸誤承臨遣。率彼八城之賦。揆於一己之平。雖公爾忘私。敢效肥秦之視越。然犯而聚怨。不勝衆楚之咻齊。竟獲全歸。尤爲幸會。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參高厚。聖協助華。明試以功。方厲精於政治。退人以禮。每加惠於臣鄰。豈伊朽腐之資。曲累記存之數。臣杜門老矣。戀闕淒其。身在江湖。悵頽齡之有幾。心非木石。念報德以何時。

紹熙改元賀表

重明麗正。方光揖遜之權。改定吉元。併法興淳之懿。置郵所布。驩喜惟均。竊惟上聖之相承。必建始基之大號。厥功偉鑠。盡掩前聞。永命紹開。偉文謨之不顯。重熙累洽。章舜德之誕敷。百世可知。兩言而決。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歷數在躬。祈來年于天宗。載昭國是。卜正月之朔旦。大聳民瞻。將永永以無窮。視巍巍而有曜。臣屬叨郡印。獲拜恩書。清蹕而朝。雖莫陪於萬旅。始和之吉。願啓佑於千春。

謝薦舉狀

翺鳩小技。寧有意於雲霄。樗櫟散材。固難欺於匠石。偶竊簪裳之餘胃。得齒搢紳之後塵。蓋將餬口於四方。敢憚折腰於五斗。抱關擊柝。已絕望於清流。毀瓦畫墁。尙庶幾於食志。然自念征商至賤。種髮可羞。不過效米鹽刀筆之勤。僅稍一作免簿書期會之責分甘下走。才不逾人。雖處囊中。雖未忘於穎脫。菌蒸枯朽。實倍費於吹噓。豈謂薦書。忽光蔀屋。顧慚名姓。辱借齒牙。某官德竝珪璋。量包山藪。言足以綺藻當代。學足以羽儀清朝。嘉善而矜不能。出於天性。舉賢而赦小過。欲廣人材。遂令一介之微。亦預四科之選。自

量無用。初乏先容。儻非藏垢而匿瑕。孰有左提而右挈。昔晏嬰取士。尙贖過於縲囚。而趙武好賢。常求人於筦庫。某敢不激昂。鈍祗畏簡書。進不負於所知。退無慚於素守。寸有長而尺有短。盡荷包荒。日不足而歲有餘。益圖報稱。

謝張帥啓文藻案。此與前謝薦舉狀。似同爲太原監稅時所作。

服勞關市。愧無異於稠人。忽玷品題。寵實逾於華袞。竊以士不自重。則廉恥之風息。公不滅私。則請謁之路行。夫惟自重而不妄登門。然後至公樂爲之推轂。豈獨求人者惟恐後。蓋念知己者良亦難。所取一言。故叔向以得讓明爲喜。不願萬戶。而太白以見荊州爲榮。乃知分義之相投。方爲取與之兩得。如某簪裳。袷胄。樗櫟棄材。效官米鹽刀筆之閒。救過簿書期會之役。折腰五斗。竊安燕幕之危。餬口四方。僅免牛衣之泣。故平居不敢以竿牘自致。而左右亦莫借齒牙先容。夫何薦鶻之書。下取抱關之吏。增光蔀屋。改觀同僚。重慚枯朽之餘。實費吹噓之力。此蓋某官量包山藪。言重蒼龜。羽儀當世之公卿。綺藻一代之人物。兼收竝用。將嘉善而矜不能。捨短取長。抑與人而不求備。一云抑與人。不求其備。遂令無用。濫廁甄收。若非藏垢而匿瑕。孰有左提而右挈。昔晏嬰取士。尙贖過於縲囚。而趙武好賢。嘗求人於筦庫。某敢不激昂。鈍祗畏簡書。進不負於所知。退無慚於素守。以此圖報。豈其敢忘。

代人謝啓七首

觀風全晉。繆膺刺舉之司。聽誦輿人。敢廁薦論之列。豈謂囊封之纒上。遽煩華袞之見褒。有覩面顏。增光

部屋竊以聖朝圖任莫先舊人漢法考功必更治郡故望之試吏於馮翊轅自九卿黃霸治最於潁川入爲丞相況此右文之世益思共理之臣眷求黃髮於公卿之間用保赤子於覆載之內果聞報政不待期年某官學造淵源才兼果藝以經術潤吏事以仁義陳王前久參書殿之嚴屢典侯藩之寄淮陽臥治已多長孺之風渤海政成將被水衡之拜某埽門有舊推轂何功昔蒙一鶚之稱敢忘知遇聊採二天之舉莫報私恩

又

將遭逾年已愧無功於飛輓司刑一道蔑聞有補於澄清方懷沙汰之虞復冒轉輸之寄自慚尸祿空祇汗顏竊惟爵祿者待天下之有勞食貨者乃生民之先務故重選多才多藝之士用成足食足兵之功豈惟遷有無而懋化居蓋使實倉廩而知禮節矧此冀州舊壤全晉奧區地介兩河寇臨二虜仰給於官者環數千里取賦於民者逾二十州責當任於贏虛材必資於果藝盡山川之曲折虜在目中權貨殖之重輕錢流地上如某者僅能寡過初乏治稱才不足以分廟堂之憂寵已驚於逾螻蟻之分靜思忝冒實自吹噓錄其歲月之勞借以齒牙之論此蓋某官矜亮元聖師表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以求賢取士爲報國以豐財裕民付有司致此恩榮下逮疎遠謂其已試於折獄盜賊偶寧庶幾有益於理財公私俱濟某敢不激昂志節盡瘁國家上酬天地生成之恩捐軀未已次蒼卯翼始終之惠沒齒難忘

又

奉使十年。愧無功於毫髮。轉輸一路。復冒寵於雲天。自慚燕雀之微。輒廁鷓鴣之列。省躬無有。撫己若驚。惟國家畱意於遠人。而廟堂責成於使者。委以觀風於千里。考其治行於三年。內則與主計者任贏虛。外則與牧民者同休戚。眷茲重寄。宜屬異能。而某才不逮人。學專爲己。遠慚齊相。素無獄市之容。近類絳侯。不知錢穀之對。夫何忝冒。下逮庸虛。此蓋某官杞梓良材。圭璋重器。以經術潤吏事。以仁義陳王前。噓枯吹生。得育才之三樂。絕長補短。無求備於一夫。致此恩榮。盡荷吹借。

又

擢從冗散。未書歲月之勞。寵被使令。蓋錄涓埃之效。伏念某。箕裘末學。偶玷科名。樗櫟棄材。寔階臚仕。服勤州縣之役。麤謹簿書之嚴。屬此繕營。與於奔走。競收梓杞。慚無匠石之能。徑啓山林。遂掌虞人之職。量材何有。拜寵若驚。顧非借助於游談。又乏先容於左右。夫何異選。亦及庸愚。某官以道事君。用人惟己。得育才之三樂。無求備於一夫。尺有短而寸有長。將收薄用。歲有餘而日不足。責以後圖。某敢不盡瘁捐勞。量功庇事。期益殫於夙夜。庶少答於生成。

又

繆膺使指。方愧無功。寵畀漕權。復叨重寄。自顧才能之瀆薄。猥當金穀之轉輸。遷徙有無。乏桑羊之心計。重輕殖貨。愧劉宴之錢流。偶緣歲月之勞。遂玷雲天之澤。迹其忝冒。實自吹噓。某官名重搢紳。望隆朝野。器藏清廟之瑚璉。材竝豫章之榘楠。治行已著於龔黃。人物獨高於許郭。借其餘論。得被甄收。愧馳謝之

未遑辱賜書之先及，莫報瓊瑤之贈，但爲篋笥之珍。

又文深案，此似
又列中山時作。

飛芻輓粟，慙無補於事功。說禮敦詩，輒濫居於謀帥。況此鮮虞之舊壤，蔚爲朔野之雄都。素稱足食而足兵，何止有民而有社。控臨胡虜，雖無表裏之山河。拊循士夫，必賴折衝於樽俎。而某學不足以經遠，才未能以過人。久玷朝廷之誤恩，尙處承明之祕職。兼收竝用，錄其薄效於東南。捨短取長，姑又責成於燕趙。此蓋某官，弼亮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以求賢取士爲報國，以養兵息民考治功。矧燕雲撫順之初，實廟堂宵旰之際。昭攜懷遠，臥鼓滅烽。旣書衛霍之功，行責龔黃之政。遂因人乏，得冒恩私。某謹當益竭空疎，務酬知遇。輕裘緩帶，敢希羊叔子之風。積穀屯田，庶收趙充國之效。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又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
不載，從播芳大全補錄。

竊以三省之興，實先朝之盛典。四禁之任，尤當代之要津。上則潤色於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下則稽參於吏戶禮兵刑工之事，自非詞章妙絕，吏術精通，何以特被選揚，預從班於仗內。遂叨任使，專外制於筆端。如某者，少也鈍頑，長而屯賤。請鄰祭竈，聊爲寄食之資。賣劍買牛，行作歸耕之計。豈意千齡之會，誤蒙二聖之知。猥從冗員，屬居言責。雖奮身不願，頗擢當世之豪強。而燭理未明，莫正本朝之缺失。日來罷退，聊避譴議。忽叨左史之除，俄擢西垣之選。會非踴躍，冶金偶就於莫邪。惟是青黃溝木，遂成於犧象。此蓋伏

遇某官道師古始。識造幾微。成就人才。爲今天下之計。主張善類。有古名臣之風。肆矜衰病之餘。獲預禁嚴之列。某敢不溫尋舊學。激厲晚途。作漢文章。何敢望相如之輩。正唐鹽法。庶幾爲處厚之徒。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王憲拜水衡啓

伏審光膺帝制。入掌水衡。澄清千里之畿。民無冤濫。渙汗十行之詔。帝自疇咨。伏惟使者修撰。道義儲身。忠誠許國。談經術以佐吏事。懷仁義以陳王前。故出則俾觀民風。入則緝熙庶績。顧大河中國之經濟。表治亂而見於晝。而水官三代之虞衡。歷古今而難其選。將欲行其所無事。必使謀之於未然。寬九重宵旰之憂。慰兩河生齒之望。循名責實。爲官擇人。果見除書。允諧舊德。消盜賊以安渤海。旣旌報政之良。臨河洛而歎禹功。將繼前人之美。某久忝屬吏。夙被仁風。欣太平之得賢。覩嘉猷之入告。願同燕雀。遠伸賀廈之誠。尙冀桑榆。晚借餘光之末。

回單靖州啓

長元案此驚永樂大典不載從播芳大全補錄

狐狸未盡。宜鷗鷺之橫飛。騏驎先驅。甘駑駘之在後。顧蹉跎之無用。雖鑿鑿以奚爲。過辱緘題。曲垂存藉。仰君子之有道。誠仁人之用心。感極成悲。驚定而愧。恭惟某官。才推人傑。名擅國楨。相有擲筆之虎頭。終封定遠。忠竝伏波之馬革。不畏蠻溪。閭里觀楊僕之懷黃。道路聳賈臣之衣繡。某忝茲別乘。預切依仁。方殘暑之秋風。多生寒之夜雨。更祈善攝。以永壽祺。

代人賀啓

伏審拜命宸嚴分符外閩輟從朝著作鎮全齊恭惟歡慶窮以歷下名城古稱十萬戶之富漢庭多士尤重二千石之良將使子惠一方之黎元豈獨謹守三尺之條教山川廣袤鷄犬相聞民淳而寡求士美而好學既欲阜安其俗必資果藝之材用分宵旰之憂乃荷承宣之寄恭惟某官智兼經術識達古今夙膺黼座之知屢試盤根之用德星所次民瘼一消攬轡登車已獲二天之譽葺年報政卽聞五袴之謠某久去鄉關繆持使節未能躬桑梓之禮姑欲致蘋藻之誠

又

拜恩中禁易地雄藩進陞書殿之嚴寵寄元戎之重豈獨爲儒者逢時之盛蓋將寬朝廷北顧之憂表裏山河地實控於強虜折衝樽俎國有待於元臣制命播傳士夫交慶某官生竝堯舜德合皐夔學足以潤色皇猷道足以躋民壽域早游廊廟聖主有得賢之稱暨屈江湖天下起濟川之歎果遂眷求於一德莫先圖任於舊人寵以細書之十行俾作長城之千里況此全晉與壤代北勁兵號令實制於中權事體固嚴於分闕敦詩說禮孰知卻縠之良賣劍買牛行安龔遂之政某舊託鈞陶之化備員金穀之司誤蒙甄錄於寸長偶被使令於一路嘉同部吏欣望履之有期預想屬城恐賜環之將至

又

伏審遠揚大旆已屆提封爰擇剛辰已諧禮上坐受百城之版籍控臨全晉之山河號令蕃夷屹長城之

千里拊循將士爭挾纊於三軍某官柱石元臣股肱重望才兼文武學造天人入則論道於三公之閒出則爲連於十國之帥故膺方面之寄允踐元戎之尊豈惟輟頗牧於禁中蓋欲試望之於馮翊初開幕府宣布上恩邊吏畏威諸羌受職買臣歸郡陋印綬之私懷光弼入軍歎旌旗之改色某繆持使節攝領州符雖行將拜弩矢之前驅而不得奉囊韃於道左實同僚吏喜被風聲

又

光奉綸恩寵移使節輟從漕計榮領憲司伏惟歡慰恭以天子訪治道於股肱外臺寄朝廷之耳目蓋欲周知四方之利害又俾黜陟一路之賢愚故攬轡登車舉有澄清之志衣繡持斧豈專逐捕之能上分宵旰之憂旁助風行之化凡被選庸莫非俊良謂宜推廣好生之心是以圖任舊人共政某官圭璋重器杞梓良材雅望足以鎮浮高才何止治劇緩刑平獄昔已著張廷尉之風積穀屯田今復收趙充國之效恩還舊物事類甘棠遺愛重臨平反有待某繆膺使指遂忝交承旣忻易地之榮又獲告新之幸

又

顯被明綸陞華內閣持橐從班之貴致身儒者之榮恭以瑞石效珍克協唐虞之盛元圭來錫允符天地之平旣受無疆之休必舉非常之典煥然異數遂逮老成將以慰稽古之勤又欲旌爲臣之美昔穎川鳳集猶疏列爵之封合浦珠還尙紀承流之效矧此圖書之異實同河洛之祥除目一傳公議僉允某官學窮圖輿名重搢紳素專國士之稱久預巖廊之選龔黃治狀每先報政之期王謝風流今覩傳家之慶行

拜十行之詔。入參兩禁之嚴。豈獨遺愛於甘棠。將遂受知於宣室。

又

顯被明綸。陞華延閣。恩還舊秩。寵冠外臺。凡在庇麻。舉增歡慰。伏以任重者責愈大。有功者賞必隨。此摺紳所以勤勞王家。而不敢辭。聖人有以鼓舞天下。而用此道。某官學窮圖與。言中謀猷。聲名早達於辰旒。才刃屢更於盤錯。司刑一路。民自以爲不冤。掌計逾年。賦不加而用足。田野旣闢。而湟中穀滿。山澤盡利。而地上錢流。遂寬宵旰之憂勤。自契聖神之知遇。宸奎寶翰。下雲漢之除書。東觀石渠。協儒林之公論。某掃門有素。賀廈宜先。屬疆守之有拘。預賓階之莫及。空慙尸祿。行且及瓜。疲鴛久玷於使令。罪戾獲全於終始。齒牙借譽。昔已濫於登龍。羽翼生成。今益期於附驥。

又

光膺帝制。易鎮侯藩。綸命播傳。士夫交慶。某官性資純粹。世濟忠嘉。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河閒久試。草木無不知名。晉國薦臨。旌旗爲之改色。蹙屈中臺之命。以寬北顧之憂。豈特均勞。實資臥護。敦詩說禮。孰居卻縠之先。緩帶輕裘。復繼羊公之後。某濫居使指。託庇輝光。聞按節之將臨。喜瞻風之甚邇。

斜川集卷第五

代人上北京留守書

某嘗讀史見趙平原君時有客毛遂素不聞名於衆人一日秦圍邯鄲平原君患之爲求哀於楚選門下士二十八人與之俱得十九人而毛遂請行平原君強聽之十九人者略無所施而毛遂捧盤歷階定從於跬步之內使趙重於九鼎唐封常清高仙芝之儔也初仙芝以其貌陋且跛常清屢自陳不得已置名儻中軍破達奚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且記井泉次舍克賊形勢仙芝大驚由此顯名爲時良將某以爲二人方陸沈自晦辱在泥塗不遇豪傑之士引而出之付以事功則不過一匹夫耳餓死於溝瀆與草木同腐必矣又何以表見於後世哉某竊不自量結髮讀書有志於古人不冝碌碌俯仰於士大夫之間思得豪傑之士爲之執鞭念如毛遂封常清之流不爲人知則已倘得知己不以衆人遇我則赴水火蹈鋒鏑不在古人後今罪戾之餘不足道也齒髮如此可以甘貧賤安閭閻不復議此然區區之心不能自默求伸於左右者何哉昔嘗侍座側聞餘論不以某爲不肖憐其無辜若曰尙可教育使不終廢於世心非木石懷斯言而不敢忘今又窮困益甚舍左右而安所訴哉某一身漂零死不足惜有親未葬朝夕不敢自保妻子飢餓不能出門戶婚姻失時言之寒心可謂天之窮民也前者所犯本非犯清議汚搢紳不可滴洗收錄之人意謂屢更赦宥當得復有舊物無何有司拘於文法止敍散官徒有被大恩之名而卒無寤

寸祿之實。豈能默而不言。就死地哉。方今之世。左右當方伯之任。荷天下之重名。四方之士。掃舍人之門。求爲李膺之御。拾青紫。紆組綬。不知幾何人矣。懷材抱藝。不乏於使令。文章翰墨。奔轅於幕府。如不肖者。豈足繫門下得失哉。然左右一言。可使貧者富。窮者泰。噓枯吹生。易如反掌。某困窮如此。安得不往告。而左右安得不終憐之乎。使某得在奔走之列。感生成之遇。如毛遂。封常清。區區事業。當不辱於門下。非空言也。惟執事者察之。

論海南黎事書

嗚呼。天下之利害。縣官未始得十四五也。天子不過得之左右大臣。左右大臣不過得之方伯部使者。方伯部使者不過得之守令。守令能得之於民者。特利害之似耳。今天下號稱能吏者。直以簿書期會。潔身奉己而已。尤異者。使民尊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可謂能矣。然上之情不可知。下之情不能達。所謂利害之實。從何而得之哉。昔然明欲毀鄉校。子產弗許。以爲鄭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夫民至愚而神者也。國家之善惡。法令之得失。官吏之賢不肖。未嘗不竊議於下也。而況其一方之利害。耳目所見。父兄所傳。日夜講之。可謂熟矣。古之君子。建一事。出一令。未嘗不參之於民言。而執事者。不求之於斯人。而斯人者。未嘗以實告。豈上下之情有閒而然耶。某竊見海南黎人一事。議者紛然。利害未決。此雖朝廷瘡疥之病。不足以置齒牙。然一夫不獲。亦君子之所恥也。異時論者。或欲覆其巢穴。而夷其地。或欲羈役其人。而改其俗。或欲絕其通市。以困其力。然皆不得其要。徒使震響警擾。戕我官吏。虜吾民人。而執事者。又熟

視而不敢誰何。上下相蒙。使死者無所告。生者無所庇。甚可哀也。豈議者未得利害之本末。而斯人未有實告者耶。僕侍親海南。實編於民。所與游者。田野老閭閻之民耳。道不足以相休戚。而言之者。又忘其忌諱。故所得爲最詳。若默而不言。孰爲執事者論之。議者曰。黎人之居。非有重門擊柝之固。甲盾劍戟之利。特若鳥獸聚散於山林谿谷之間耳。若以銳師出其不意。焚其聚落。一舉可滅也。執事者以爲信然。何則。按圖觀之。方寸之地耳。不過選士數千。一將可辦也。僕以爲不然。聞之父老曰。黎人之居。山林重復。鳥道上下。騎不能騁也。而健者常伏於其閒。以阻行旅。吾乃陳以待之。鼓而攻之。彼不吾角也。然必狼狽而走山林。以邀吾歸。一夫鴟張。雖賁育無所施其勇。六師無所用其衆。是豈一將可睥睨也哉。議者又曰。不克且濟師。此又非策也。賊聞吾之大舉也。必盡族而來。獸窮則搏。無慮精兵萬人。吾乃曳甲胄之士。踐不測之域。以所短校所長。非三萬人不可勝也。且不可以一舉得之也。期以三歲取之。夫瀕海瘠鹵之地。屯三萬人。且三歲糧。民何以堪之乎。且旣得地。必郡縣之也。而深山窮谷之中。豺狼魍魎之所憑。水土疾疫之爲厲。豈華人之所能安也哉。不然。旣得之。而且復失之矣。議者又曰。黎人所以慢邊吏而侮吾民者。法不懲耳。今殺人者止於輸牛羊。是何足創哉。若屯師於境。而許以自新。易之衣冠。使之內屬。法令徭賦。一均吾氏。則易治矣。執事者以爲信然。何則。以其怖死而必從吾。又不血刃而得方千里之地。自是無疆場之患。省屯師之費矣。僕以爲不然。夷狄之性。如犬豕然。其服可變。而性不可改也。其紆死聽命。願爲吾民者。未知異日之患也。法令之煩苛。調教之無時。官吏之貪求。能保其無乎。聞之父老曰。往者罷庸而取直。

吾民皆欲棄冠服而椎髻。捨墳墓而逃山林。此豈有他哉。趨所樂也。而欲使黎人棄彼取此。不亦難乎。譬之養虎狼於陷穽。置蝮虺於几席。謂其馴擾不螫。亦誤矣。議者又曰。黎人處不毛之地。鹽酪穀帛。斤斧器用。悉資之華人。特以沈香古貝易之耳。吾焉用此藉寇兵而資盜糧哉。宜飭邊吏謹視商賈之出入。彼自困矣。執事必以爲信然。何則。以爲真能困彼而不能困我也。僕以爲不然。瀕海郡縣。所以能鳩民置吏。養兵聚財者。恃商人耳。商人輕風濤之虞。涉不測萬里之險。而歲歲必集者。貪倍蓰之息爾。若絕黎人之權。商人。不來。我自困矣。關市之征。歲入不足一困也。兵吏廩賜。無所從出。二困也。衣食不足。飢寒從之。三困也。而黎人必將齧草木。飲血茹毛。以求生生之理。又焉能困彼哉。醫之治疾也。攻其所病之體。未有攻其未病者也。疽之生於首。則治其首。生於足。則治其足。未有疾在首而砭其背。在足而穴其胷也。今黎人特小小邊盜耳。議者乃欲起爭桑毀餅之隙。忘一炬燎原之戒。豈非攻其所未病者哉。父老曰。黎人雖衆。不能入寇也。何則。非有君長酋豪爲之謀。賞罰號令以一其衆也。今聚百人之徒。具十日之糧。始可與邊吏遇也。而彼府庫發敝之資。十日之糧。豈易辦哉。富者不過椎牛饗士。一飽而奮。且出而夕返也。我特清野以避其鋒。使來無所獲。得不償費。彼何自苦以取憎於我乎。獨有質劫之患耳。然考其本。則我曲而彼直。父老曰。黎人之性。敦愿朴訥。無文書符契之用。刻木結繩而已。故華人欺其愚而奪其財。彼不敢訴之於吏。何則。吏不通其語言。而胥吏責其賄賂。忿而無告。惟有質人而取償耳。吏足以直其忿。法足以禁其欺。彼若赤子之愛父母也。何憚一訴而質人也哉。爲執事計者。上策莫如自治。當飭有司。嚴約束。市黎人物。

而不與其直者。歲倍償之。且籍其家而刑其人。吏敢取賂者。不以常制論。而守令不舉者。部使者按之以聞。又爲之賞典。以待能吏。如此則能者勸。慢者懲。貪胥猾商。不敢肆其姦。邊自寧矣。父老又曰。異時走朱崖者。東西二道。羈旅無虞。今七八百里。悉爲賊區。官吏文書。商賈往來。皆道於海。此不可不治也。僕以爲以力勝者。兵罷而復塞。以利噉者。賊貪而不叛也。朝廷若捐數官。以使人。則賢於用師矣。今黎人盜邊民之畜。巨室不過從十餘隸。徑入其族。數其罪取之。不敢拒命者。信異其人也。僕以爲此可許以官而用矣。便齋金帛。入喻諸黎。曉以利害。擢以禍福。若能開復故道。使行旅無塞。則籍其衆所畏服者。請諸朝。假以一命。而歲與其祿。不過總十餘人。歲捐千緡耳。今朱崖屯師千人。歲不下萬緡。若取十一以爲黎人之祿。可以罷千師之屯矣。且夫兵之所在。耗於國。而又以啓邊釁也。蓋扞擻之吏。皆用武夫。而卒伍之籍。多出無賴。所過聚落。雞犬一空。來則捶暴其家人。去則壞棄其器具。昔日之道。未必不緣是而塞也。僕以爲戍卒可省。民兵可用。何則。編戶之家。家有武備。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而又習其山川險阻。耐其風土瘴癘。吏若拊循其民。歲有以賞之。則吾藩籬不可窺矣。今西北二虜。藉此以制其侵軼。況此小醜。何足道哉。然議者本以圖功名。邀爵賞。不卹長久之計。苟目前之利也。若僕所陳。何功之有哉。然執事當先國計。而後身計。則遠人受賜也。

夷門蔡氏藏書目敘

自書契三代以來。禮樂文章。播在方冊。皆藏於王府。老聃爲柱下史。實主其藏。雖列國諸侯。莫得而與。當

世學士大夫。蓋得觀其書者鮮矣。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則國人皆尊之。孔子聖人也。然猶問禮於老聃。學官名於郟子。季札蠻夷也。聘於齊魯。然後獲觀先王之樂。而聞大國之風。嗚呼。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人。凜然於千載之上。修身立言。可以垂訓於百世之後。豈有不因載籍之有考乎。是以有國有家者。嘗刻意於此。而孝悌忠信。必由是而出。古之人躬行不逮者多矣。余不復論。比遊京師。有爲余言。吾里有蔡致君。隱居以求志。好古而博雅。閉門讀書。不交當世之公卿。類有道者也。余矍然異之。一日。造其門。見其子。從容請交焉。其子爲余言。吾世大梁人。業爲儒。吾祖吾父。皆不事科舉。不樂仕宦。獨喜收古今之書。空四壁。捐千金以購之。常若飢渴然。盡求善工良紙。手校而積藏之。凡五十年。經史百家。離騷風雅。儒墨道德。陰陽卜筮技術之書。莫不兼收而竝取。今二萬卷矣。且吾父有德不耀。常畏人知。棄冠冕而遺世故久矣。必不能從子游。余悵然自失。悠然而返。予惟古之逸民。未嘗以一藝自名於世。雖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以其所踐履者。絕乎流俗故也。龐德公隱於鹿門。妻子躬耕。或疑其不仕。以爲何以遺子孫也。龐公曰。我遺子孫以安。不爲無所遺也。今居十口。不談世之爵祿。身不問家之有無。所付子孫者。獨書耳。龐公之意。殆無以過此。居士之子。敏而文。學日富人。不知其所以然者。抑所謂不見異人。必得異書。中郎爲有子矣。余將負笈而請觀焉。乃持其總目三卷。爲敍而歸之。庶幾附託於斯。與藏書者終始。

送仲豫兄赴官武昌敘

某生最後不及見先君少時行事也。比成人能區別。則先君歷清華典方面。既貴矣。然竊觀其退居於家。藐然陋巷。布衣糲食。寒士有所不能堪。而先君安焉。故能糠糶富貴。而不少貶於流落。所謂季文子相三君。家無衣帛之妾。廢無食粟之馬。殆類是矣。子孫雖不能髣髴其萬一。然清介廉苦之風。抑有類焉。故吾長兄年五十有三。不能俯仰於人。猶爲州縣吏。仲兄少不樂仕進。親戚強之。今四十有二。始爲筦庫官。又飄然遠遊江湖千里之外。此中必有遺世故而輕外物者矣。且平居里巷閒士大夫以門閥相高。炫服車馬相誇。則吾兄敝衣縵袍。剗去圭角。乘款段馬。衣野人服。與方外之士雜居而無辨。此得於先君子清介廉苦之風爲多。余不及也。夫約於奉己。則求於人也薄。故雖小官。恬然而往。進不希當世之用。退不謀三徑之資。則出處之閒。無累於物。豈不超然自得於方寸乎。武昌與黃岡對壘。特限一大江耳。頃侍先君杖履。一作往來於樊口。甚數。今三十年。江山宛然。而吾曹齒髮如此。得不爲之太息乎。昔人感腍肉生。而有功名未遂之歎。吾曹則不然。白首折腰。嘗念蚤爲求田問舍之策。及瓜而歸。徜徉嵩少之下。以畢吾兄弟晚歲之樂。又奚恤元龍所笑哉。

送參寥道人南歸敘

物有是病。必有是德也。藥之苦口。必藥之良者也。馬之蹶齧。必馬之善走者也。君子之病。曰剛與厲。隘與不遜。嗚呼。此世俗之所謂病耳。何損夫君子。嘗以謂士之立身。寧有是病。而惡夫所謂鄉原者。孔子曰。吾與狂狷。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是猶可以入於君子之塗。而鄙夫其未得之也。愚不得之。既得之。患失

之。脅肩諂笑。勞於夏畦。吁。可哀也甚矣。剛之難能也。如登高山。如挽強。如激水。不勉則不至。而自貶苟求之道。如走坂。如舍矢。如覆水之易也。故剛寧過。不失爲君子。少柔韋汨沒。必流爲鄙夫也。蓋嘗讀柳子厚佩韋賦。陋其爲人。曰。非君子之言也。士惟恐不剛耳。以側媚佞文求富貴。以敗而不復。夫豈剛之罪也哉。使子厚蚤知所佩。則不至此也。傳曰。美者必很。惡者必婉。余於交遊之間。信然。凡平日務爲可喜之論。揣所樂聞。惟恐色忤人者。此必臨利害相棄如路人。而折人攻其所短。若可憎者。此必與人同休戚。誓死而不去。浮屠中有參寥子者。年六十。性剛狷。不能容物。又善觸忌諱。取憎於世。然亦未嘗以一毫自挫也。余始見之於黃。今二十年。髮白形瘦。而志不少變。其徒語參寥子者。必曰。是難與處。士大夫語參寥子者。必曰。是難與游。然參寥子之名益高。豈非所謂有君子之病者夫。使參寥子善俯仰。與世浮沈。雖人人譽之。余安用哉。壬午歲秋八月。來自香山。見余上瑞。曰。吾將南歸。何以贈我。且吾前日得奇禍。幾死。今未知所。瓶。匄。子一言。余曰。子知屠牛坦之刀乎。十九年若新發於硎。措刃於可游之地。而以嬰不折之所也。此爲善用剛矣。子行遊天下。批大卻。導大窾。願俟知者。不汝疵也。不然。則善刀而藏之。若又能灰心槁形。澹然遺世。以從東郭順子之游。則余他日察之。必曰。此非昔之參寥子也。

送孫海若赴官河朔敘

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爲滕薛大夫。黃霸自二千石入爲丞相。聲名減於治郡。僕以謂此才有所短。不足以病賢者。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治兵于蔦。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才則美。

矣。抑子文君子也。至於立威以舉事。務殺以爲能。儒者又所不爲。子玉真不學無術哉。世之士大夫。少誦古人之書。蓋將終身以之也。大略出於孔孟者。雖無能。世必稱爲長者。出於申商。雖奇才。世必指爲薄夫。舉之移人。有甚於齊楚之咻。漸摩習熟。不自知其爲巫匠也。秦人任刀筆吏。其敝無惻隱之實。故虎圍嗇夫。以利口見用。則仁人君子。慨然爭之。此風安可唱哉。今國家專用儒術。政尙寬簡。風俗日趨於厚。刑名之學。搢紳先生。絕口不論。以經術潤飾吏事。彬彬然稍出矣。衛人孫君海若。則其人也。以儒術佐忠武軍幕府。官滿。改中山安喜令。欣然而往。或笑其抱王佐之材。不能干時取富貴。反自苦於簿書期會之間。將爲鄉遂里正。分別曲直。不亦勞乎。君曰。不然。吾讀書學爲政也。有民有社。斯足以發吾平日之藏矣。何勞之有。君之大略。溫文深厚。不見喜慍。貫穿六藝。而尤長於春秋。蓋少時非孔氏孟軻之文章。則他書不觀也。如清廟之樂。鐘磬琴瑟。鏘然閒作。鄭衛桑濮淫哇之聲。何自作焉。持此而游朔方。將使獷悍木強之俗。變爲禮義廉恥之風。僕又何言哉。然中山府昔吾先大夫之甘棠也。山川平易。控制北虜。獨無關防之阻。先君嘗論南北守盟。朝廷之德甚厚也。而邊臣翫習無事。武備少弛。則非以稱吾君委寄之意。邊民有善騎射。耐辛苦。上下山谷。得虜之長技者。所在千百。自爲屯聚。以衛親戚墳墓。其來遠矣。儻能聞諸朝。少以鎮拊勞來之。竝塞精兵。坐獲數萬。不煩縣官一粒之費。凜然有長城千里之固。則虜不敢動矣。昔李抱眞守澤潞。教民爲射。官給弓矢。而蠲其徭賦。山東有警。昭義步兵冠天下。古人思患預防。有如此者。先君不果成而去。願吾友志此言。訪諸邑人之耆老。而以告夫元帥有志於經遠者。此太平之長策也。君爲縣

令出入阡陌。當得其詳。僕是以爲獻。

送范元禮序

高平范元禮。始仕筮庫。三遷爲州佐。皆治潁昌。余以占籍閭里。得從之游。將十年。每見使人忘其鄙吝。雖更僕而語不厭。愈扣而德愈豐。歲在己亥。京師以協律召。將行。語余。古有贈言。子曷賦之。余惟朋友之義。子於我。求其所謂益者歟。抑損者歟。多聞直諒。則余豈敢善柔便佞。子又欲聞而不取也。使余何言哉。且求子之失而不可得。將箴而無所從。則余何言哉。古人韋絃之佩。蓋扶所長而救所短也。和羹之喻。獻其可而替其否也。如醫者焉。豈有攻其所未病者哉。然子以好詞來。余安所拒之。吾聞魯臧孫有言。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誠哉是言也。余於臨患難。共禍福之際。則見其人。吾鄉有史夫子。讀書不仕。閉門養親。不妄與人交。人亦寡與之合。面折人之短。而爲人謀則忠。蓋鄉人之不善者。惡之云爾。元禮獨與之厚善。久而彌信。以是知子畏美疾而喜藥石也。余可終無言哉。天下之患。生於豫怠。而狃於宴安。貴之移人。有所不期。而疾於影響。子以妙齡而取貴仕。捨參佐而游朝廷。論思獻納。行有日矣。然富而能貧。貴而能賤。從古所難。以其安于習俗也。自此而往。當與天下豪傑者處。翺翔翰墨。馳騫功名。爲之乏少。而布衣窮閭之士。有不可得而致者矣。日聞所不聞。一唱而百和。稱於前而述於後。適於心而悅於耳。爲之乏少。而朋友剴切之言。有不可得而聞者矣。則好惡習俗。或與俱遷。余竊私憂而過計之也。故於其行。敢以是告。

伏波將軍廟碑

功名與五福均。意其爲造物者所吝也。富貴之視貧賤。壽考之方疾夭。固懸絕矣。若夫建不朽之功名。銘之鼎彝。垂之竹帛。使百世之後。想見其遺風餘烈。則與夫沒世無聞者。蓋不可同年而語矣。得不爲造物者所吝乎。雖然。聖人罕言命。以爲言命則人事廢矣。然有不得不疑於造物者。漢武帝之喜功。而李廣卒不封侯。光武之好士。而伏波竟以讒死。嗚呼。伏波亦長於慮患。而智於出師矣。而壺頭一齟。讒人遂入其說。人主一信而不回。豈非命也夫。始其策公孫述。隗囂之必敗。南征百粵。指揮而定。豈其智於昔而愚於今耶。武陵之役。壺頭路近而水險。若道於充。則路夷而運遠。夫費日運糧。敵必有備。孰若提必死之士。搃其咽喉。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鄧艾用以破蜀。李靖所以平江陵也。使伏波士卒不病。則戰有餘矣。而耿舒乃謂不從其言致敗。夫事固有幸不幸耳。田千秋一言取丞相。衛青平匈奴而致位大將軍。其智安在。故豪傑之士。玉案此處有脫文則庸夫得以藉口而自信其說。豈不悲哉。且從光武定天下。功臣莫不有封。而伏波獨以讒奪。至永平圖形靈臺。而伏波乃以椒房之故不與。是命也夫。僕侍親南遷。踰五嶺。將涉大海。過將軍祠下。哀將軍之身。見誣於千載之上。而歎將軍之澤。不斬於百世之後。豈彼造物者能困其人。而不能困其功名也耶。謹拜手稽首。獻其詞曰。維百粵之險阻兮。右渤海而左五嶺。洞庭居其肘腋兮。九疑跨其襟領。日翳翳其無光兮。谷幽幽其如井。烝毒霧之四塞兮。雖六師其安騁。故尉佗之陸梁兮。建黃屋而外屏。薄蒼梧之舜野兮。內嘯聚夫不逞。屬孝武之明靈兮。赫王怒之誰梗。問將軍之安在兮。敢有愛其遺

境。嗟粵人之喜亂兮。每覩吾之不警。彼徵氏之狂狡兮。民欲殞於陷穽。雖不足以辱王師兮。非仁者其誰靖。下凌波之樓船兮。驚絕俗之氣稟。勢破竹之無幾兮。倏迎刃而自定。殲渠魁以懲惡兮。釋俘囚而伸徽。布天子之德澤兮。舍盟書而胥命。誓馬革以裹尸兮。敢薦飛而告病。何葦苴之興讒兮。抱孤忠而不見省。昔樂毅之去燕兮。遭辱主之聽瑩。悲將軍之誰咎兮。死青蠅於主聖。眷朱勃之何人兮。蹈纒布之前鼎。雖不能已雷霆之怒兮。亦少慰夫未瞑。仰嘉名於千載兮。傷吾道之不競。功未錄而罪及兮。掩大德於一管。維鴟舌之何知兮。獨忠義之所敬。走千里之黍盛兮。恃德刑於邪正。使斯民畏罪而不欺兮。猶將軍之威令。

王元直墓碑

西蜀有隱君子王元直者。吾母同安君之弟也。過生二十年不識外家。待二親錢塘。舅氏自蜀來見吾先君子。相與論契闊。談仁義。先君所與遊皆天下士。於舅氏有布衣交。竦然見於色。畱卒歲而歸。時四方門人爭挾所能以進。句一言爲終身榮。或因之以顯於世。而舅氏家無甌石。口未嘗言貧。窮居十年。口未嘗言仕。往返萬里。無一毫屈於人者。旣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於是門下士皆悵然自失。過於是時。始得見舅氏眉目。聆其音聲。真有德君子也。嗚呼。豈可以世俗議哉。舅氏之歸。先君作六言詩餞之。而使諸甥皆賦。其後名公卿和者甚衆。蜀人爭傳之。舅氏閉門不出。陳義益高。世故卒不能累其心。先君之遷於兩也。平昔親舊。屏迹不敢問安否者七年。舅氏慨然奮不顧身。曰。公盛時在朝廷。典方面。則往見之。今厄

窮癯癯之地。吾等乃畏避形迹。非夫也。率同往者。無一人。遂獨浮江而下。將自洞庭、桂嶺、而南。會先君有詔北還。而舅氏遷疾於塗。以卒嗚呼。過謂吾舅氏能行古人之事。而志不達。犯患難。違衆說。而竟爲俗子所快。是重不幸也。苟不書。將何以伸於後。而善風俗耶。公諱箴。元直字也。眉之眉山人。祖徙居青神。諱惟德者。其曾大父也。諱文化者。其大父也。諱介者。父也。皆隱居不仕。母某氏。公九歲通經。曉解句義。父好賑施。而患貧無以繼。乃使治息錢。取其贏以周所乏。公從容其旁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恐所及者鮮。而取怨者多。曷若師孟子所謂仁義而已乎。父大驚。取券焚之。弱冠。以所屬文見先君子。愛之。稱於賢良侯元叔。時爲成都學官。見而奇之。每與論古人。退卽書數百言。如史、漢、贊論者。元叔歎其有史筆。居喪以哀毀見稱。免喪。元叔復召置門下。舉進士。不調。元叔閱其程文。曰。尺度同於人。而中否異。是命也。以詩勉之。公遂不復事科舉。專心讀書。學古文。里中諸父耆儒。皆降意與之游。爲忘年交。自錢塘歸。得先君詩文滿篋。以付其子曰。吾家不貧矣。由是士大夫接迹於門。又以詫於里人曰。海內士。吾得交於黃魯直。秦少游。王定國。劉景文之流足矣。元祐閒。詔舉經明行修。或以公名聞於部使者。薦書將上矣。力辭而免。蜀人尤稱之。建中靖國元年春二月二十有八日。以病卒於夔州之傳舍。享年五十三。喪歸。蜀人哀之。宣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葬於青神縣之玉臺鄉仁慎里鐘頭山之塢。公娶某氏。子男三人。遇早卒。次曰先。曰光。皆舉進士。女二人。長適楊元龜。次適楊顛口。孫男四人。伯遠。仲适。叔達。季逢。公天資仁孝。遇物以誠。與人子言必以孝。與兄弟言必以睦。縉紳閒嘗有不能於季孟閒者。公作詩感悟之。遂相歡如初。季父慶源。官於洪雅。

以論事不合。取長官怒。憂以罪去。謀於公。公笑曰。古人不肯束帶見督郵。彼何人哉。慶源服其語。卽謝病去。爲兩蜀高人。公實相之。其聞人之善。若己出。有不善者。如將挽焉。人由此多改過徙義。不敢使公知。此其行己大略也。嗚呼。吾母與公同氣也。離蜀之年。公尙幼。先君官於南北。不得歸。吾母同安君。每念外家。涕零如雨。曰。是子有立。吾門戶無憂矣。然白首無相見期。奈何。公之來錢塘也。先妣方食。驚喜失匕筯。起從諸甥。逆公餘杭門外。相持而泣。感傷行路。悲其孤而喜其至也。後四年。先妣卽世。而公之沒。相去無十年。渭陽之悲。傷無以報罔極。又二十年。先與光以書來告曰。先君隱德。未有以表而出之者。子其毋辭。過豐然有感於心。泣而書之。先光皆修身有立。能爲詩文。公有子哉。銘曰。古人有言。惟仁則榮。豈皆軒冕。貴爲公卿。禮義以載。詩書以耕。藏於其身。瓊弁玉纓。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五福有一。可傳於後。曰。攸好德。百行稱首。富與貴者。泯沒何有。我觀舅氏。古之逸民。躬耕樂道。以全吾真。化其鄉閭。訓敎子孫。華門圭竇。吾不曰貧。惟士也貴。無慙於古。視其與遊。戶外之屨。青神之原。有墳其墓。讀我銘詞。以考其素。

河東提刑崔公行狀

曾祖諱奇。故贈工部侍郎。祖諱嶧。故任刑部侍郎。贈特進。考諱度。故任朝散大夫。累贈宣奉大夫。公諱鈞。字元播。姓崔氏。系出於魏。相琰。至唐。世有顯人。爲天下望族。其先占籍光州。徙居開封。不知所從來。自特進公帥慶陽。乃家於雍。公以特進公蔭。授將仕郎。守將作監主簿。初任涇州酒稅。積官至朝散大夫。自涇州酒稅。歷遷知鳳翔之扶風。瀛州之河間。磁州之武安縣。簽書遼州判官。通判岢嵐軍。知南渠。均。遂。三州。

領利州路轉運判官。提點梓州河東刑獄。河東路轉運副使。初扶風以母憂去官。河間復丁父憂。皆不能終任。知南渠州。被旨改提點大遼頓事。不赴。凡出仕四十有四年。終始一節。公爲人溫厚精深。喜愠不見於色。少讀書。以功名自任。不苟於吏事。初宰武安州。旣以整辦稱矣。時深冀水潦。民流移於武安者以千數。誘說豪右出粟平其直。籍貧民使得市。而公自臨視之。至秋大熟。迄無殍殍。黃髮垂髻。扶攜而歸。皆曰。活我者崔公也。武安之民。紀公善政。聞於朝。願再畱三年。詣闕下者五百餘人。時驚異之。其後出守。專以清淨不擾爲政。務在舉大綱。略細故。與吏民立教。期於無犯。推轂士類。率先寒素。掾屬有故人子。詭以其父書求薦章。置金函中公。舉之有物。笑謝而卻之。然卒加薦引。人以此多公篤於故舊。而能掩人之私也。崇寧中有詔。天下建置佛祠。榜曰天寧萬壽。公時爲遂寧守。奉詔矍然曰。此地上始封之國。可使不先他郡乎。然民不可勞也。乃因城南廢寺。庀材治具。躬自督視。鼓舞吏民。不踰月而告成。民視輪奐之鼎新。初不知追胥之擾也。大觀初。大行有黠盜曰李免者。聚徒山谷。時出寇掠。驚擾郡邑。朝廷遣將兵捕虜。久無功。乃自梓州路提點刑獄。移公河東。專董其事。公入境。以方略授諸將。按劾其逗撓疲懦。素無狀者數人。由是人人自力。皆倍其勇。未幾。披其黨聚。賊窮。請命。詔釋之。太行以寧。請改轉運副使。河東地瘠。民貧。漕挽歲常不足。公曰。民不可取也。乃盡索諸郡貢賦。山澤之籍。與廩吏養兵儲邊之費。計入以爲出。罷不急之務。講在官之利。寬恤民力。明年儲詹皆盈。初行均糴法。河東俗少種麥。民無以輸。吏恐不能塞責。公獨抗疏於朝。論其不可敷辦之狀。有旨遂罷。夏糴。公私便之。詔天下言便民事。公在職。以八事應詔。一曰議。

升貢。二曰重守令。三曰經漕運。四曰慎舉官。五曰罷權酷。六曰議財貨。七曰罷時估。八曰重農事。其言皆切於世務。可以見公行之大略矣。久之。復除本路提刑。發伏竊盜。郡吏震悚。先是有浮屠氏者。爲獄詞。逮引目以妖賊餘黨。久未就捕。一日。獲於晉州。詔公案治。衆謂必誅死。公獨辨其非黨。與。讞於朝。貸之。復爲浮屠如初。人方知公嫉惡出於天資。而其詳刑法。民自以不冤。實長者也。公在河東凡十餘年。旣倦游。慨然有歸志。乃買田陽翟。將老焉。方築室。會以事罷。乃竟請歸。闔門不治外事。絕賓客。專以道家養生鍊氣之術爲意。無何。無甚疾而終。享年六十有六。時政和五年七月十四日。公兄弟二人。季曰侖。字元量。布衣。從公南北。友愛未嘗相捨。大禮恩當任子。捨其息以先俞。朝廷不從。歎謂俞曰。吾弟未祿仕。吾無以見先君。旣得歸。乃謝事以恩授俞。命下兩月而公卒。嗚呼。可謂君子哉。若人也。公娶周氏。朝請大夫宗問之女。累封宜人。先公五年卒。子男三人。曰琥。曰諷。皆早世。曰嵩。將仕郎。孫男二人。曰孝彥。孝純。尙幼。以是年八月十七日。合葬於陽翟縣某原。周宜人之塋。公平生無他嗜好。唯喜藏書。蓄古器。傾家貲以求之。不憚。善作詩。傳於士大夫之間。編集於家二十卷。又自取唐史。撰次其人物之美者。各爲詩以紀之。名曰易覽。亦藏於家。過昔從仕大原。公爲部使者。數得以事見公。風姿秀整。氣溫而色莊。口不論臧否。言不及世故。獨好問長生之術。與方士內外丹之訣。熊經鳥伸。吐故納新之說。靡不造其精微。蓋自弱齡從事於茲。晚歲亦專心致志焉。曰黃金可必成。飛仙可必學。故年高而齒髮不衰。顏如嬰兒。殆有得於出世閒法者。夫重於內者必輕於外。故公所至。能以身徇義。愛民利物。不求赫赫之名。去而人輒思之。過嘗辱公之知論。

薦於朝。又與其弟元量遊。復同閭里。講公生平爲詳。乃狀其行事。以告當世君子。庶幾採摭。以誌其嘉。云爾。

孫志康墓銘

熙寧初。先君通守錢塘。孫君介夫。使其子志康。贊所業。以見。願留授經於門下。時年未弱冠也。先君嘉之。使與余長兄遊。旣卒業歸。自是走四方。爲文章士。元祐閒。先君知禮部貢舉。志康以薦書來京師。先君得其程文於黜籍中。擢實第六人。廷試復居第六。天下然後知取之者嚴。而得之者固自可必也。志康居官不碌碌。議論勁正。有不可犯之色。終身不敢畔所學。以宣和二年九月十二日。卒於淮寧之私第。其子虬泣血以告曰。虬先人寡所合。仕纔至尙書郎。自少至老。受國士知者。莫如東坡公。不得公銘其墓。得公子銘之。亦庶幾矣。敢以外祖黃才叔所狀行事來請。過惟志康父子。於余家爲世契。自齟齬辱與之遊。曩又同宦於并門。知之最詳。其敢以辭力不能爲解。乃爲泣而書之。公諱總。志康其字也。世爲慶州感化人。曾大父長孺。故任太子中舍。知澤州。大父師房。故不仕。父立節。卽介夫也。終於桂州節度判官。贈朝散郎。公賜進士第。授奉寧軍節度推官。歷冀州幕。郢州學教授。用薦者。改宣德郎。知舒州太和縣。八寶恩及累遷。至朝散郎。賜五品服。自湖外官滿。從辟高陽。太原。兩路安撫司。機宜文字。除知岳州。請宮祠。除提點崇福宮。歸於陳。公有田在陳。遂爲終焉計。明年請老。又明年。乃以疾不起。享年七十一。公弱不戲弄。巍然有父風。讀書無所不貫穿。尤長於左氏春秋。文詞典嚴。有西漢風。援古證今。而折衷之。以己居官守正不撓。

以仁厚爲急。故所至輒有去思。南陽張公幾仲之帥高陽也。精選幕府士。薦紳閒諱行者不一。幾仲獨曰。吾嘗見師是黃公之壻曰孫郎者。不好面諛。師是有所議論。孫郎從旁輒可否之。未嘗依違也。吾今守邊。賓客中不患吾唱而無和也。特安用之。若得斯人。則吾知過。遂辟與俱。在高陽八年。賓主無閒言。幾仲移并門。又與之同往。過嘗見其端笏以遊其庭。軍府之政。必可而後有所唯諾。毅然見乎色。幾仲爲改容更張之。所輔益不可勝紀。公以文章名世。而循循然如不出諸口。未嘗恃己以凌物。賢愚少長。待之如一。稱其善而掩其過。在邊之久。雖武夫悍卒。皆心服其誠。而爲之盡。最後守岳陽。政亦可觀。是時湖北開新邊。調發他郡。文檄旁午於道。公私惴恐。公呼豪右百姓。與計議於庭曰。君父之命不可違。吾與汝曹。皆任其責。出檄於懷。賦之曰。吾不以付吏。不汝追逮。特寬爲期。期而不至者。罰皆倍之。千里之間。民不知勞。而軍需告辦。岳陽嘗經火災。譙門兩觀。鞠爲灰燼。公至之數月。登城歎曰。昔岳陽樓觀。以偉麗聞天下。今乃沒於丘墟草棘間。不能復前人之跡。守臣罪也。父老聞之。欣然有請曰。岳人懷此久矣。非我賢守。誰當任之。有無惟所命。公得朝廷所賜度牒。與虞人所獻山林巨植。鳩工庀徒而鼎新之。不踰年。壯峙如昔。州人扶老攜幼來觀。有自數百里至者。皆歎曰。孫公不擾吾民。不鞭一人。而所立如斯。召父之甘棠。不在是耶。故去郡之日。人挽留之不得。出郊。又維其舟。使不得去者。累日。公治郡專用教化。視民如家人。有爭訟者。公爲辯析其理。俾自屈服而去。古之循吏。不是過也。平生無嗜好。老不廢書。如飢渴然。善作古篆。秦漢而下。不取也。娶黃氏。初東坡公奇其才。以語師是。乃以其子妻之。公晚得痺疾。黃夫人躬治藥石。相其飲食。臥

起經紀家事。不以毫髮累其胸中者二年。公沒。窳窳之事。皆夫人自任之。有古烈婦之風。公文集若干卷。傳於世。嗚呼。風俗之不振也久矣。自義不勝利。天下之士。以容悅爲工。端方爲拙。有終身爲縣吏。妻子至於寒餓。而天下指以爲歎。又私相以爲戒。風俗安得不媮乎。而士氣安得不卑也。此賢人君子所甚懼者。先者常作剛說一篇。爲介夫而發。歎天下無其人也。介夫流落不遇。至死不悔。志康又不偶於世。抱才無所施。介夫真有子哉。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地。子一人。曰虬。事親有立。能克其家。銘曰。崆峒之山。章貢之水。山川秀奇。鍾於孫氏。孫氏世儒。一經教子。至於志康。命世之士。師以道授。父以剛遣。處其有聞。出則或柅。晚遊諸侯。遇其所知。翔而後集。夫誰敢羈。抱其經術。卒不少施。世無王良。驥將安之。周士也貴。秦士也賤。義利之分。賢愚斯判。斯人云亡。後生不見。我銘其藏。惟以永歎。

孫團練墓誌銘

古者天子置衛曰虎賁。書云。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其來尙矣。有宋選擇天下奇才勇士。以隸親軍。號曰諸班。居則以壯國容。出則以威疆場。故功名之士。多由此塗出。大者賜旄鉞。其次皆得稱名將。故太原府路兵馬都鈐轄孫公其人。也。公諱貴。字和叔。其先趙州贊皇人。自大父始遷河東平定軍。因家焉。世爲農。公生而異於羣兒。不好戲弄。旣長。狀貌頎然。智慮倜儻。里人皆異之。公亦稍以功名自期。志不在猷畝閒也。會國家招置新軍。公卽自詣太守。請補其缺。太守馮公惲。奇其狀。以爲他日必富貴。吾所不逮。乃置爲鈐下吏。給其衣服。俾習弓弩射藝。不踰年。能挽強超乘。絕於等輩。是時朝廷詔下諸路。選才武以實班。

衛太守卽以公應詔遣之日。祝曰。富貴無相忘。其愛重之如此。至京師。充御龍直人員。每較藝。常居第一。入衛十年。天子親御殿。閱試諸班。以公絕倫。遂授東頭供奉官。河東都總管司準備差使。是歲熙寧八年也。丞相韓康公帥太原。夏雨不止。汾河暴溢。欲壞堤。敗廬舍。亟遣公護築之。公晝夜廬於堤上。自執朴以巡役。人爲危之。而公卒不動。堤以完安。韓公喜曰。全吾民者。君之力也。未幾。麟州橫陽堡兵馬監押。議者請麟府封三州巡寨官。不宜用內郡人。且無邊勞者。恐緩急不足倚辦。委將臣沙汰之。而用士人之有功者。公獨以驍果勇健。爲軍馬使。張公世矩所惜。留而不遣。議者不能奪。元祐六年。爲河東第一路副將。駐橫陽堡。時夏賊梁乙。連犯麟府。衆十五萬。諸寨閉壁。公獨毅然不顧。數出奇兵。撓擊之。殺傷甚多。且開門示閒暇。賊疑不敢近。又遣偏裨領騎。捕得賊生口。盡知其虛實。歸有日矣。乃出家貲。募死士。從閒道約麟府諸將。告以賊退期。使設伏。邀擊其怠。諸將議不合。賊鼓行而西。莫有誰何者。士氣憤沮。於是始服公忠勇。而惜其謀之不用也。公自授官。往來河西幾三十年。熟知夷虜之情狀。山川之險易。部落之多寡。故機不安發。及其慮勝而動。忠義所激。則常爲士卒先。凡與賊遇。大小十九戰。未嘗敗北。捕獲首虜以千計。積功累官。至昭州團練使。爵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崇寧之初。左右有言公姓名於上前者。有旨召詣闕。陛對稱旨。卽除太原府路兵馬鈐轄。大觀中。陞都鈐轄。公老矣。邊鄙無事。乃學方士養生服餌之說。無何。瘍生於首。公曰。是命也。醫何爲哉。疾遂革。以政和二年六月十九日。終於太原官舍。享年七十有三。政和四年七月十二日。卜葬於真定府元氏縣某村之新塋。公性沈毅。有謀。馭士寬簡。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又

好矜鄉人之急。平生所得廩賜。施與略盡。屬纊之日。家無餘貲。人爲嗟歎。然本起於田家子。初不知兵。猝然見奇於馮公。竟有立於世。昔唐李勣臨事遣將。必觀其人。奇龐福艾者付之。或問其故。答曰。薄命者不足與成功。抑亦用人之一端也歟。公之曾祖諱同。祖諱通。皆不仕。考諱誠。以公貴。至太子左衛率府率。贈官至左千牛衛大將軍。妣李氏。贈和義郡太君。公娶鮑氏。封仁壽縣君。子二人。長曰翊。以戰功至武節郎。次曰靖。忠翊郎。孫男四人。昂。壽。皆承節郎。壽。承信郎。季未名。孫女五人。尚幼。過始官於太原之歲也。公已病不及見。既沒。一作其其子翊狀公行事以來。請銘。過推孝子仁人。思欲揚其親之美。其可辭焉。銘曰。雖甚盛德。誰能去兵。越越桓桓。天寶之生。公在內朝。王之爪牙。出衛社稷。能執干戈。以征則克。以守則固。惟忠與孝。用訓其旅。既顯其親。亦令其名。畢萬七戰。死猶有榮。有貪天功。邊邑以寧。子孫縣縣。吾是以銘。

襄城程先生美中墓誌銘

古者仕而未^一有祿者。君有^二無君。餽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雖王公不敢以其位^一貴。加於匹夫。而士亦有^二不見公侯。恥於鼎肉。亟餽亟拜之義。秦漢以下。風俗不競。降志辱身。惟利是趨。故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有以也。夫有襄城布衣之士。曰程美中。素以儒術教其鄉人。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獨尚氣節。不妄交於人。鄉閭皆嚴憚之。尊之曰先生。蓋嘗有侍從貴臣。出守潁昌。乃先生之友人也。或勸之俸修謁焉。願笑曰。我賤彼貴。招而往。吾猶病之。若栖栖其門戶。人其以我微口腹而來。祇自取辱焉。衆大慙服。邑有富人。遣其子受經於先生。既中甲乙科。鄉人榮之。而先生澹然無德色。其後貧甚。或強使謁

之以病告陽許諾而卒不往汝穎之士爲之口口過與其子蘧遊蘧又稱其處兄弟之間有難能者曰吾祖昔以財雄鄉里有子五人先生其季也伯仲皆豪放不事生產田園悉爲嬉遊費殆盡而先生敝衣蔬食杜門讀書不問有無全兄弟之懽夫孝悌稱於其家厄窮守道稱於朋友抑亦無愧於古之士矣今其亡也可不識乎先生諱彪美中其字也世爲開封長垣人後徙居襄城曾大父悅不仕大父永贈太子中允皆隱居自晦財豪而善施父諱初蚤中九經第仕屯田員外郎性剛直好譏刺大臣以故仕不甚顯母李故丞相沆之孫侍郎師錫之女邑封長壽先生幼而警敏好觀史書不特事科舉學年甫弱冠矯矯自立推重於先生長者皆自以爲莫及襄城舊儒曰楊泌未嘗妄以文許人一見之斂衽心服遂以女妻之由是爲襄城人先生善誨人至誠遇物期於長育成就學者從之如歸相踵登進士第多有顯者然終其身僅能取薦書而已一命不露交遊稱屈是命也夫政和七年蘧以上舍士貢於京師而先生亦以免解恩將同試於春官未行而以疾終於其家享年五十有九歲在丁酉八月二十五日也子四人曰蘧口闊一作開女一人適孫娛故資政殿學士康公猶子也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某地從祔其先蘧來請銘銘曰源遠一作深而流長立善必有自也安時而處順秉德必有似也一作也介然乎不羣於物此其性之於己也不報其人而報其德天殆將以昌其子也

斜川集卷第六

士愛論懷玉案此篇亦見東坡集

料敵勢之坡集無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坡集。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卻誅厲公弑。晉重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雖坡集無聖人所甚懼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于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立功。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不然。坡集無不然二字則昭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終而坡集不悟者。天絕之也。今夫坡集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營。終日勤勞而得之者。數金耳。坡集云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者坡集無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而喪其所守哉。一動不能自反。至於家破身困。欲復治其故業。豈可得耶。坡集無一動不能自反至此二十二字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帝起於布衣。坡集云漢高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坡集比既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

身不事四夷。民亦休息。坡集云不事違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而天下富。坡集無天下富三字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

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嘗自矜曰。吾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坡集無嘗自矜曰至

即大位二字故瘡痍未瘳。坡集云然天下始定外獲四夷無故瘡痍未瘳句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

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不足以爲國之休戚。而足以啓治亂之兆。戰勝而亡。敗而興者。有矣。坡集

兵之勝負不足以爲國之強弱而足以爲會稽之棧而勾踐以霸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治亂之兆蓋有戰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昔虢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從坡集補

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從使其二字厲公逞志。必先坡集有於范氏。若趙

盾矣。坡集云趙盾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適趙宣子也。遠矣。

讀楚語集題曰屈到嗜芰論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違而道。唐柳宗

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齊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爲道。

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

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

手。至於結纓冠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

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

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

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勸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皆然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簣。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童子曾子顧禮之末。易簣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合。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蕭何論

論曰。蕭何請上林苑以與民。高祖大怒。而械繫之廷尉。高祖疑其受賈人之金乎。曰。非也。使眞受賈人之金。亦不責也。陳平請金四萬斤。以閒疏楚君臣。未嘗問其出入。乃疑相國以私乎。蕭何強賤買關中田宅。以自污。上心乃安。又何責其受金也哉。然則何怒之遽也。曰。久矣。高祖之欲爲此繫也。其爲子孫謀也深。

矣。廬棺與之同里。閉生亦同時。少長相狎。羣臣莫與爲比。然一旦之燕。則以反聞。是羣臣舉不可信矣。而蕭何居可疑之地。有可疑之勢。特未反耳。其鎮撫關中。十有餘年。恩德洽于百姓。而高祖連歲在外。關中之民。知有何而已。縛淮陰如嬰兒。脫呂后。孝惠於危死。其智力豈小小哉。帝百歲後。母老子少。得安枕而臥乎。高祖蓋以是卜也。曰。卜何之反乎。何安敢反也。卜之於是民耳。請苑而不許。又械繫之。民德何而怒我也。必也。若何。何有動搖之情。是劉氏之澤不逮也。得不爲子孫之謀哉。故曰。欲令百姓聞吾過。是以此卜也。不然。豈不知職事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之事也歟。嗚呼。功臣之難。自古而然乎。何之必不反。蓋自今觀之矣。當是時。變起無虛歲。非特君疑臣。臣亦自疑而欲反。蕭何處於其閒。蓋亦自危哉。賈生有言。韓信最強最先反。愚以謂不然。信之英傑。不能爲人下者也。雖居關中。猶欲以囚徒反。豈國大兵彊使然哉。蕭何留侯。韓信皆稱人傑。高祖所畏也。然何以素謹畏得全。雖老得釋。猶徒跣入謝。此豈韓信所能效哉。然致是紛紛者。有愧留侯矣。

芝堂記

芝之爲祥草尙矣。以其兆和氣而生。非封植而成。陰陽不得宰其功。雨露無所施其力。不蘖不芽。乃莖乃葉。異夫羣草木。此其可貴也。古之君子。蓋嘗有感於斯。曰。采三秀於山閒。非有道之士。孰可以況此。神仙服餌。以五芝爲長年不死之藥。漢以齋房九壺。薦於郊廟。是以瑞名之也哉。吾蜀有布衣楊公亮。家世好善。聞於鄉里。爲藥肆以自給。不取贏餘。貧者賴之以生。不可勝計。有子曰會。亦以孝謹稱。葬親之三年。事

死如生朝夕必臨。時物必薦。家事必告。芝生其墓。或採以獻。鄉人驚異之。曰。此楊氏父子爲善之報。彼愚夫不知其爲祥也。而暴之。亟往觀其處。祝之使復生。已而果然。未幾。僮僕又取以獻。衆大嗟惜。意其不復出矣。不逾月。芝生如故。鄉人然後知楊氏父子行必有稽於神明。何其嚮應弗渝。而申告者三也。或曰。爲善者必有報。造物者旣知之矣。胡不大其門而昌其身。而獨錫之以芝也。寒不可以衣。飢不可以食。余曰。不然。天人之際。必諄諄然。表楊氏之德出於一鄉。一鄉之人。有懲惡勸善者。自鄉黨以及州閭。推而至於四方。相勉爲楊氏子。而恥其不及。其爲瑞也豐矣。故子臬爲成宰。而成人篤其兄。穎谷封人食舍肉。而莊公施其母。詩所謂孝子不置。永錫爾類。豈不諄諄然命之乎。楊氏築堂以旌之。且屬里人蘇某記其事。將刻石以告來者。故樂爲書之。

記交趾進異獸。長元案。此篇水樂大典不載。今從古文小品。匪華補錄。

麒麟、鳳凰、天所生也。虎豹、蛇蝎、亦天所生也。生麟鳳矣。必復生虎豹蛇蝎。蒼蒼者或自有說。然天之生麟鳳也不數。而虎豹蛇蝎害人之物。往往蕃衍於深山大澤間。耽耽焉。逐逐焉。肆其爪牙之利。以逞其口腹之欲。宜乎麒麟鳳凰高飛遠引。不一游於世也。

志隱

蘇子居島夷之二年。客有自許來。唁問其安否。而勉之進取。曰。天之生物。類聚羣分。蠢動飛走。不相奪倫。魚宅于淵。獸伏于榛。蠶之于冰。鼠之於焚。失其所則病。因其性則存。且非獨蟲魚然也。楚之橘柚。不植於

燕代晉之棗栗不繁於閩越。非天地之所私。聚物性之南北。沉於人乎。余蜀人也。少遊三晉之閒矣。秋冬之交。朔風蕭條。山童澤枯。墮指折膠。陰山之雪。三歲不消。故其生實瘠而不窳。畜駟強而不乾。人亦剛而多勇。壽而碩。堅。膚拆而殷。足胠手胼。爲霜雪之所凝。凜其質之歲寒。而五嶺之南。夷獠雜居。天卑地溽。山盤水紆。惡溪肆流。毒霧蒸噓。晝避蝮虺。夜號魑魅。草木冬花。霖潦長濡。星隱于氣。日見于晡。故其民多重。脆之病。寒熱中膚。非蠶而僵。非蹙而扶。而儻耳者。又在二廣之南。南溟之中。其民卉服鼻飲。語言不通。狀若禽獸。既醫且醫。海氣鬱蒙。瘴煙溟濛。而子安之。豈亦有道乎。且夫君子之修身也。病沒世而無聞。故其躡履而取卿相。脫輓輅而口封君。季子從成而得印。范叔計行而專秦。相如進缶而趙重。毛遂奉盤而楚親。或刀筆以自奮。或干戈以策勳。脫穎者富貴。陸沈者賤貧。希揄揚於鼎彝。恥湮沒於埃塵。古人有言。歲云暮矣。時不我與。如子之年。鳴鍾鼎食者多矣。曷亦有意於世乎。蘇子曰。噫。若客殆未達者耶。大塊之闕。有生同之。喜怒哀樂。鉅細不遺。蟻蠶之君臣。蠻觸之雄雌。以我觀之物。何足疑。彭聃以寒暑爲朝暮。螻蛄以春秋爲期頤。孰壽孰夭。孰欣孰悲。況吾與子。好惡性習。一致同歸。寓此世閒。美惡幾希。乃欲夸三晉而陋百粵。棄遠俗而鄙島夷。竊爲子不取也。子知魚之安於水也。而魚何擇。夫河漢之與江湖。知獸之安於藪也。而獸何擇。於雲夢之與孟諸。松柏之後彫。桂華之易枯。乃物性之自然。豈土地之能殊。子乃以晉楚之產疑之過矣。雖然。瘴厲之地。子得其詳也。僕亦擇其可道者。以釋子之惑。天地之氣。冬夏一律。物不凋瘵。生意靡息。冬絺夏葛。稻歲再熟。富者寡求。貧者易足。續藥爲衣。藪根爲糧。鑿山煮海。國以富強。犀象珠

玉。走于四方。士獨免於戰爭。民獨勉於農桑。其山川則清遠而秀絕。陵谷則縹緲而崩鬱。雖龍蛇之委藏。亦神仙之所宅。吾蓋樂遊而忘返。豈特暖席之與黔突也哉。若夫紆朱懷金。肥馬輕車。固人情之所欲得也。而況金石之傳。不朽之榮。爲主上布德澤於斯民。拊四夷而賓不庭。固非獨善其身。老死已。壑者所得擬也。然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謫生。枉尋者見容。方柄者必憎。而自古豪傑之士。有不能閭閻之窮。慨然有澄清之志。探虎穴。索驪珠。而得全者。蓋無一二也。彼大人者。皆然觀之。舉蹙遠引。況以榮爲樂耶。世非不知得士者昌。失士者危。雖患難。或可以共處。安逸。或可以長辭。子胥不免於屬鏹。范蠡得計於鴟夷。蕭何縲囚於患失。留侯脫屣於先知。敵國亡而信烹。劉氏安而勃疑。故介推避祿於綿田。魯連辭賞於燕師。接輿長歌於鳳鳥。莊叟感慨於郊犧。僕無過人之才。固不足以自媒也。然馬之羈勒。鷹之韝繼。寒心久矣。方長鳴於冀北。觀卓棧而知懼。繫鮮肥於秋風。又何鬱割之足顧哉。蓋嘗聞養生之粗也。今置身于遐荒。如有物之初余。迷空谷之寂寥。審此世而愈疏。追赤松於渺茫。想神仙於有無。此天下之至樂也。而子期我以世人。汚我於泥塗。貪千仞之殼。輕隋侯之珠。子以爲巧。我知其愚。客愧且歎曰。吾淺之爲丈夫也。

昔余侍先君子居儋耳。丁年而往。二毛而歸。蓋嘗築室有終焉之志。遂賦志隱一篇。效昔人解嘲。賓戲之類。將以混得喪。忘羈旅。非特以自廣。且以爲老人之娛。先君子覽之。欣然嘉焉。逮今二十年矣。政和丙申。來穎水。偶發書篋。得舊藁。悵然感歎。小兒籥。在總角時。逮事先君子者。惜此篇久亡。而今存。請書其事而藏之。庶幾不忘在莒云耳。

東交門箴

撰玉案此篇亦載東坡文集亦

漢武帝爲寶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偃東方朔以爲偃有斬罪三安得入宣室上爲更置酒北宮而引偃從東司馬門入更其門曰東交門而前史無譏焉作東交門箴

上所好惡民實趨之風俗厚薄君實驅之道之以正民俗罔中倡之以淫實煩有從帝於館陶在齊文姜矧董外人干國亂常旣不能戮反以爲好予飲子燕宣室是傲偉彼臣朔辟戟趨陛鬻拳是效剛而有禮改館徹饌北宮東門雖曰從諫東交實存維藩維戚禮法遂恣延及齊民惟上所使昔在季孫賞盜以邑魯遂多盜而罔敢詰矧茲王宮姦人是納昭示來世有慙斯闔黃也揚解杜舉得名殿檻勿輯直臣是旌人孰無過過而勿貳宣室東交實同而名異耳

天寧寺鐘銘

有宋宣和辛丑某月日潁昌府天寧萬壽禪寺住持比丘普融老憫昔之鐘壞募人改作增大之爲銅五千斤未期年而成蜀人蘇某觀茲勝事讚歎希有而說偈言智哉大士假幻說法以大願力破愚癡鑊熾勇猛火出智慧銅戒定爲模般若爲工是皆普融成就法器置高廣坐發大音聲雨風晦明嘗作佛事警昧悟聾覺迷歸正以慈悲體有扣卽應隨彼扣者不入思惟一切衆生煩惱滅盡天宮地獄等無高下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安邑縣壽聖寺第一代住持海印塔銘

我先大夫卜塋於郊，敖求浮屠師使居其旁。義光者自解梁來，能誦戒講說經論，請止留作佛事，薦冥福，衆不捨去，遂建道場，鐘梵之音，晨夕無廢。光爲人強力敏給，喜於事功，問其師承，曰：「解之安邑住持壽聖寺第一代海印其名也，印寂矣，其道行有足書，而未有發明之者。」義光死有責，敢以是請。某唯先塋有託於光，其何以辭？師姓張氏，邑之王范村，民家子也。生時有光燭室，人以爲非常。十五卽出家，禮僧交青爲師。至政和二年，乾元節，以誦經應格爲沙彌，二十受戒具。邑始建壽聖寺，師爲道俗所推，使住持。初未有屋一椽，不數歲，佛宇僧舍，鐘樓經閣，山門廚廡，皆具備，而從學者翔集矣。師持律甚嚴，誦經精專，自云：「於日星間能覩見諸天人相，豈所謂獲常清淨眼之報者耶？」以政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示寂。壽八十有四，僧臘六十有五。臨終之日，有異香滿室，遠近來觀，歎未曾有其徒奉其骨塔而藏之。法嗣法孫凡三十人，列於碑之陰。蘇子曰：「南宗北律，其自相詆訾，所從來遠矣，使吾言信然，由戒生定，定生慧，其成佛得道，豈有二哉？」宣和五年初十日記。

普融老眞贊

衡氣以見機，正容以悟物，雖不形諸言，猶有待乎色。孰卽色而觀空，卽空而觀實，當以是義觀普融之德。

宋景輝二子字說

古人之名其子者，亦多說矣。有獲長狄僑如，以喜而名其子，有文在其手，曰友，以異瑞而名其子，人之愛其子，莫不欲其賢且貴也。元憲宋公之曾孫，曰肱，曰臚，余問其所以名之說，其父景輝語余，肱生而甚似

其祖必能世吾家元憲。以道德文章名天下。股肱元聖。致太平。吾所以期之如此。曰膳者。吾通守穎昌。釋奠宣聖。爲亞獻。膳於是日也。生。吾惟仲尼以膳肉不至而行。夫豈爲肉哉。蓋爲禮也。士大夫生於今日。親觀禮樂之盛。籩豆具舉。此豈小小節文哉。吾是以名之。子嬰然不敢以童子戲。遂字肱曰元弼。膳曰元禮。且著其說以授二子。勉使有立以無廢父命。

祭叔父黃門文

嗚呼。天無意於世乎。曷爲畀之於人。夫旣畀之。而又奪之。理何疑於大鈞。昔者仲尼。孟軻。周流天下。皇皇乎求君。蓋欲拯生民於塗炭。救將喪之斯文。然身卒困於逆旅。志壹鬱而莫信。豈道大不容於世也。抑天未欲平治於斯民。烏乎哀哉。維我王父。皇考。以及叔父。天祚有宋。篤生良臣。祖堯禹。而陋秦漢。談王道於一門。公之在廟堂也。則壬人廢而蠻夷服。禮樂正而朝廷尊。排申商之充塞。非仁義而莫陳。庶幾乎虞夏之風。反樸而還淳矣。屬世故之迫隘。乃一蕪而一薰。橫江潭之鱸鮪。豈溝瀆之容身。竟中道而出走。罹此郵之紛紛。然公之脫身南荒而歸也。則澹然箕山之下。淇水之濱。友巢。由。於千載。追松。喬。於白雲。蓋與世而相忘。默淵潛而自珍。託春秋以見志。戮姦宄於灰塵。公雖不用也。而天下愈尊之。如泰山。歸之如鳳麟。意造物之有待。使歸然而獨存。忽山頽而梁壞。何蒼蒼之不一。仁豈吾宗之不祐。天實禍於搢紳。過也昔孤而歸公於許。奉杖屨者十春。維二父之篤愛。推其餘於子孫。痛里門之一訣。哭來計於并汾。恨易簣之不見。猶及拜其冠巾。恍高堂其如在。疑警咳之或聞。誓不辱於教誨。期可見於九原。傾一奠而永已。不得執

緝按公之歸葬於西岷也

祭常子然文

嗚呼。詩禮道喪。僅不控頤。以得爲榮。以失爲悲。陋矣稽古。射利乘時。若商賈然。蘊斷物宜。彼君子者。以心爲師。譬猶農夫。載耘載耔。雖有饑饉。吾志不移。猶歟子然。信道自持。抱其家學。衡吾氣機。如資章甫。越人何爲。身則不偶。論無少卑。白首爲郎。理復何疑。嗟我先君。昔遷南夷。萬里致書。公時布衣。同臭使然。忘其旣危。先君卽世。義不敢遺。請婚後人。不謀於龜。嗟我兄弟。坎壈無依。方鑿圓枘。公獨見私。倒其廩困。決其藩籬。我倡子和。終日不違。曰我有財。汝其宰之。豈其一別。計音遽隨。委蛻而行。藥不待醫。爲仁必壽。天不吾欺。云何抱璞。竟不少施。易簀之言。我不獲知。兩楹之奠。莫薦其歸。惟以鄙詞。致茲涕洟。想其音聲。欸然在帷。庶幾英靈。舉此一卮。

祭岑彥休文

嗚呼。去古道遠。士惟利趨。芥拾素紫。糝糠詩書。如商賈然。資舟與車。得於古人。特其腐餘。惟彥休父。世業於儒。自誠而明。六經自娛。掇其英華。恥前弗如。譬彼農夫。以蓄以畚。旣耕且種。且穫且儲。雖有水旱。孰知羸虛。蚤陟巍科。馳聲天衢。金馬玉堂。指日可須。乃請試吏。遽迴關迂。弦歌兩邑。古良大夫。推其肝肺。拊嫗焚孤。毋或傷之。同吾體膚。去惡勿疑。利吾擾粗。上黨之治。益隆於初。剛亦不吐。弱焉必扶。期月而歸。遂與世疎。幅巾深衣。築室端居。左墳右典。東觀石渠。鄰里化之。訓其稚穉。嗟余通家。三世鄉閭。臭味旣同。婚姻

與俱。逾年不見。凜然清臞。隱几而坐。骨見衣隅。豈期斯人。千里半途。望哭其堂。若見巾裾。搢紳涕洟。塗巷歎歎。聊陳一奠。往致生芻。

鼻澆亭上梁文

門外有湖。獨跨一城之風景。岸邊無屋。難包四面之煙光。雖撥棹以可航。柰舛舳之靡定。用涓嘉臘。載舉修梁。野處老人。學道無成。讀書粗遣。遭遇四朝之明主。周旋三紀之從官。人生七十古來稀。況鄉耄齒水。擊三千搏而上。寧復壯心。幸足跡未倦于驅馳。而眼力尙堪於登眺。乃眷寬閑之野。本爲莽眇之區。久嗟領略之太遲。敢惜經營之小費。先成畫舫。戛然浮漾於中流。茲創笠亭。正爾鋪張於佳觀。值慶橋之改作。參枉渚以函通。輪蹄因是以娛嬉。士女相招而和會。東阡北陌。窮賦詩把酒之歡。南浦西山。挹捲雨飛雲之勝。朝游暮反。于以舒憂。寒往暑來。不妨養性。瓊圃起前魚之歎。雲莊興退鷁之譏。姑取足於鷓巢。顧何嫌于鶴怨。棋坊在左。酒肆直南。坐隱手談。或留連而竟夜。清明寒食。想歌舞之酣春。爰代工師。戲呈韻語。

東。慶善橋虹自在通。吞卻玉湖成一派。細尋山色有無中。西。筵桂高樓望卻低。示病維摩元不出。秋風花月使人迷。南。亭影參差照碧潭。旋插柳枝三百本。他年煙雨正氍毹。北。此去吾廬纔咫尺。良宵正可百回來。借月留雲邀夜色。上。縹緲丹霞千萬丈。但知天上是神仙。不羨人間真將相。下。采鶴飛翔如繪畫。誰能拚得一生閑。來結山翁香火社。伏願上梁之後。棹聲不斷。楫唱相聞。留客烹茶。兼盡弈棋之興。呼童益酒。更成墮幘之歡。凡我同盟。共茲勝賞。

江天上梁文

鄴川澤國。楚地名邦。民物阜藩。有山水禽魚之樂。人情朴愿。無陂池臺榭之娛。誰知隱莽之已。乃得寬閑之野。天憐此老。日逐斯游。野處老人。年過七旬。任營三黜。黃梁入夢。每慙四禁之清。碧瓦照城。坐占兩園之勝。陸茲東園。實備北門。經營不輟於歷年。指顧盡諸於佳趣。呀然成谷。苑一壑之神。幽處生雲。歎三峯之匠巧。北升高阜。復翫新亭。閣山蟠踞。以南臨。芝嶺翬翔。而後鏡。萬家井邑。近列目前。百丈桅檣。遠從懸際。結廬在人境。豈嫌車馬之喧。恣意買江天。寧復藩籬之限。戲裁長句。以侑修梁。東。買斷江天景。不窮萬樹碧桃開。未遍神仙應在此山中。西。旋鑿方塘著淤泥。種得芳蓮千葉盛。他年擬作釣璜溪。南。春著人間醉欲酣。天際歸舟誰認得。滿城煙柳正毵毵。北。處處亭臺共燕息。士女如雲任意來。芝山自此無顏色。上。落絮游絲春駘蕩。寒食清明十日晴。危欄倚遍成高唱。下。勝事清時無論價。只有丹青可作圖。范寬老去誰能畫。伏願上梁之後。優游卒歲。安樂延年。釀酒千鍾。不怕臨川之客。種花萬本。或招鼈洞之仙。凡我往來。共茲慶快。

鄴城縣遷土地祭文案此政和七年官鄴城時作

謹以羊一豕一。清酌之奠。昭告於縣治土地之神。某以乙未歲之冬。奉敕宰是邑。既至。環視公宇。墊隘圯壞。十七八而外。有樓以藏。敕書。欵傾將壓。不可枝梧。吏舍半房。戶外如列塗肆。政令之出入。不可譏禁。案牘之在亡。不可考求。帛幣之委積。或至暴露。囚徒之居處。上漏下溼。某竊憂之。乃請於府。量功畫材。得錢

八萬會部使者按漕過邑。又以繕完告。得錢十萬。因農之隙。徒救書樓稍南。盡收吏舍官帑。列於兩廡。別爲庫以儲民兵之器械。又新獄之三牢。通爲屋五十有五楹。開門而事畢。觀闔門而人知禁。財不費於公。力不匱於民。始於丙申之秋。成於丁酉之冬。獨令廳不改作。不敢先於奉己。東西夾舍未暇者。以其苟完而止也。始卒兩歲。雨暘以時。疾疫不作。吏亦安堵。意土木之興。必有陰相之者。乃鳩餘材。作新斯廟。非獨以蒼神之貺。舊廟在庖舍之後。場竈之所。熏燎腥穢之所。污黷神儻不安其居。人亦何安焉。謹卜良日。奉遷神像。惟神福善懲惡。保佑茲土。若吏若民。永有依怙。願茲威靈。其報敢忘。

元符改元奉敕告祭文

延博案元符元年。叔黨尙隨侍東坡於儋州未嘗筮仕。此二首似亦代人作。

主上欽崇天道。敷佑下民。躬薦徽稱。以嚴上帝。需鴻恩於率土。稱元祀於百神。乃眷明靈。實參化育。名紀載籍。功冒黎元。冀昭鑒於德音。益道迎於和氣。均播厥福。永孚於休。

元符改元奉敕告祭文

恭惟國家享自天之佑。元日受定命之符。眷卜世於萬年。需鴻恩於九有。遵依詔旨。並走羣祠。凡有功于斯民。咸稱秩於元祀。神其昭鑒。永孚於休。

祈禱祝文五首

涉冬不雪。常暘爲災。方興嗣歲之憂。輒有望霓之請。威靈如在。民欲必從。瑞雪應祈。南畝霑足。蘇麥芽於既稿。消癘氣於未萌。神實有功於人。吏當何以報德。敢伸薄奠。以薦嘉誠。

又
吏依民而立。民恃食以生。歲之不登。民將告病。水潦艱食。吏責安逃。是用窮呼神天。竝祠羣望。救災恤患。神則優爲。散沴氣之滯淫。拯秋成於且暮。吏民拜覲。其或敢忘。

又

淫雨爲災。欲害垂成之稼。下民告病。冀回從欲之仁。非神惠養於黎元。爲吏難逃於憂責。轉陰晴於反手。變饑饉爲豐年。眷茲默宰之功。敢怠其報。惟有事神之禮。益戒無忘。

又

鄆之爲邑。地卑水聚。秋稼在野。甚畏霖雨。茲以病告。冀獲開霽。曰暘而暘。神則聽許。拯其溝瀆。實之倉庾。神賜則豐。我報良窶。薦以明誠。神其焉吐。

又

水潦之餘。秋成無幾。牟麥未種。嗣歲可憂。商賈告病於泥塗。穡人未終於場圃。而連雨不止。積潦尙多。民亦何辜。吏實不德。惟神宰制造化。開闔陰陽。願與從欲之仁。下憫窮呼之急。事神之禮。祇戒不忘。

送聖水還孚濟龍潭祝文

伏以千里之災。抑有徵於度數。再三之瀆。敢失信於神明。眷言歲旱之哀號。輒勤風馭之至止。微衷莫達。德意未敷。殆一方罪戾之所招。雖十日窮呼而靡獲。謹遵首志。躬餞歸途。罄佛事以酬初心。瀝丹誠以祈

後效。伏願神蹤反旆。靈液回川。尚憐涸轍之氓。無廢爲霖之志。請命上帝。速救雷師。轉凶禍爲豐年。域斯民於仁壽。當懇求於爵號。庶少荅於生成。尚鑒。

赦後祭告諸廟祝文

恭惟主上。欽崇天道。敷祐下民。躬薦徽珍。以嚴上帝。沛鴻恩於率土。秩元祀於百神。乃眷明靈。實參化育。名紀載籍。功冒黎元。冀昭鑒於德音。益導迎於和氣。均播厥福。永孚于休。

禱雨孚濟龍潭祝文

竊以人窮則呼。莫急於死生之際。旱旣太甚。蓋將有溝壑之憂。爰自去歲之冬。迄此季春之月。時雨未降。常嗚爲災。念禱祠山川之勤。本州縣守令之職。恐精誠之未格。致德意之或違。眷言畎畝之人。何負神天之譴。麥禾告病。農未俱憂。餓糧將絕於嚙喉。饑饉繼之以盜賊。賦斂有常而無損。死亡必至而何逃。此豈上天好生之仁。亦非龍神廟食之福。恭惟孚濟之號。祀典所尊。合于天心。實司霈澤。棲神靈於潭洞。凜號令爲風雷。變化出於須臾。豐凶在其可否。儻遂一夫之私請。敢勤十日之來臨。分涓滴於瓶罍。遍膏澤於田野。救此流離之厄。盡歸肉骨之恩。當以佛乘。仰荅靈貺。

禱雨懺文

今爲亢陽不雨。害於麥禾。迎請龍王。未獲感應。輒自思惟。誰執其咎。此皆閻浮衆生。造罪深重。身口意業。及貪嗔癡。包藏禍心。損人利己。不忠不孝。欺天欺神。昧其本心。造成重罪。降鑒不遠。何以召和氣之祥。積

惡所薰。自然致天災之報。膏澤未降。農末俱憂。饑饉將興。死亡必至。謹發誠心。恭請法師寅公。誦戒懺悔。又請長老演公。爲作證明。投誠佛前。求哀作禮。重念人有自新之路。佛開懺悔之文。儻能易慮而洗心。尙可救過而宥罪。一意悔過。更無他辭。已造未來。今悉自懺。願垂慈愍。副此禱祈。變罪垢爲福田。施法水爲甘雨。救此焦枯之厄。庶免流離之災。

祈雨祝文

主上欽崇天道。敷佑下民。躬薦徽稱。以嚴上帝。霈鴻恩於率土。稱元祀於百神。乃眷明靈。實參化育。名紀數籙。功冒黎元。冀昭鑒於德音。益導迎於和氣。均播厥福。永孚于休。

又此非祈雨文。別當有題。

恭惟國家享自天之祐。元日受定命之符。眷卜世於萬年。霈鴻恩於九有。遵依詔旨。竝走羣祠。凡有功於斯民。咸稱秩於元祀。神其昭鑒。永孚於休。

書張鷟傳後

酒色之害人。甚於毒藥。博奕之害財。甚於盜賊。然人知畏毒藥。而甘心於酒色。知惡盜賊。而不厭博奕者。何哉。適於己而忘於害耳。千金之子。破家於聲色。狗馬萬乘之主。失德於玩好。嗜慾者多矣。豈不信哉。昔明皇引鏡不樂。左右曰。自韓休相。陛下無一日權。何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而秦二世曰。賢人之有天下也。適己而已。故不及三年。而有望夷之禍。楚靈王。吳夫差。皆如是敗。此適己之效也。漢武帝襲

文、景、之業、內外晏然。家給人足。可謂盛矣。然以一馬之故。窮師萬里。天下騷動。幾及勝、廣、之亂。此誰發其端歟。蓋自張騫一使。覩筇竹、蜀布、大宛、身毒、之饒。遂倡通西南夷之說。又語以蠻夷貪漢幣而多奇物。天子由是欣然。發使治兵。必得所欲。騫既封侯。賜金。貪人自是爭言外國利害。以嘗天子之意。邀取富貴矣。其後得烏孫、宛、馬。天子益甘心焉。此武師之役所以作也。是時李廣、利、喪師。郁成欲歸。天子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者斬。益發甲卒十八萬。僅能克宛。取武師善馬而歸。嗚呼。徇一夫之私欲。竭生民之膏髓。雖係虜其人。而郡縣其地。何補瘡痍之萬一哉。昔隋之亡也。盜起征遼。而征遼之師。實倡於裴矩。裴矩之在張掖。得西域諸胡山川國俗之詳。還爲煬帝言之曰。胡多瓊怪名寶。帝由是甘心四夷。高麗不來。故征遼自此始矣。嗟乎。小人之得君也。必因其所嗜而獻其說。非獨用兵也。德宗喜財。故裴延齡以哀刻進。憲宗既平淮西。稍欲縱意宮室游幸之樂。則皇甫鏞以貢羨餘取卿相。君臣之間。寧復有志於民也哉。且夫土地非不廣也。府庫非不實也。宮室臺榭非不美也。子女玉帛。羽毛齒革。非不備也。食租衣稅。非不厚也。而皇皇焉外求之不已。何哉。貪人之心。如飢渴然。必欲有其所未有者爲富。見其所未見者爲寶耳。夫豈有窮哉。昔虞公以寶劍而亡。蒯贖亦死於呂姜之鬻。夫豈有國者少此糞土耶。然二君以此亡國殞身。世皆知非笑之矣。而不知彼數君之所甘心者。獨非糞土乎。

書周亞夫傳後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奪。君子之學。亦志於斯而已矣。閱古今而不知

成敗。見小節而闕於大道。雖學足以通天。智足以周事物。吾不知其人也。禍福莫大於死生。利害莫大於安危。人能輕千金之軀。以任天下之重。禍福不懼。死生不易。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天下無事。雖腐儒小生。弄刀筆有餘。事出意外。又能究其本心。而不失其素志者。寡矣。晁錯號稱智囊。本造六國之謀。知吳必反者。宜其遭變而不動。慨然以身任之。乃反以危事委人主。而自處於萬全。此其智已亂矣。錯猶若此。而況其下者乎。吾觀周亞夫之將也。可謂安靜有守而不動者矣。梁孝王日夜請救。而亞夫卒堅壁不出。軍夜驚相攻。至帳下。而亞夫卒堅臥不起。夫不救梁。不過梁亡而誅耳。而漢無可幾之道。軍夜驚不起。不過七首竊發。而軍無可乘之隙。以死生而易安危。亦可謂任重而道遠矣。至於諫臨江之廢。拒王信之封。所謂嚴嫡庶之分。守高祖之約。可謂真宰相矣。而太史公獨稱其用兵。而不取其守節。曰。足智而不學。守節而不遜。卒以窮困。嗚呼。此爲景帝諱也。景帝不道。至於殺無罪元勳之臣。太史公不能直書其惡。乃譏亞夫之短。以爲自取者。可爲流涕太息也。亞夫之不學。豈其似絳侯。厚重少文耶。劉氏徵其父子。幾亡矣。何不學之有哉。亞夫之不遜。豈其以面折廷爭。而爲庸主所不堪耶。鬻拳懼君以兵。君子猶能與之。而守節者。安得以不遜罪之哉。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蓋仁者之餘事也。亞夫獨以兵見稱。豈不遺其大而錄其細耶。

書先公字後

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應之於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工。而

端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知此然後可以知其書。然其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子初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公之書。如有道之士。隱顯不足以議其榮辱。昔之人有欲擠之於淵。則此書隱。今之人以此書爲進取資。則風俗靡然。爭以多藏爲誇。而逐利之夫。臨摹百出。朱紫相亂。十七八矣。嗚呼。此皆書之不幸也。陽春白雪之歌。出豈容閭巷小人皆好哉。雖然。無知者役於名。以僞爲真。不足責。至搢紳士大夫家。爲世所欺。可爲太息。而又有妄庸者居其閒。自謂能是正。其非倔強大言。反以真爲僞。其無知則一也。而使此書或至與玉石俱焚。是重不幸也。過侍先君居夷七年。所得遺編斷簡。皆老年字。落其華而成其實。如太羹元酒。朱弦疏越。將取悅於婦人女子。難矣哉。世方一律。殆未可言。且非獨書也。斯文亦然。公昔爲藏經記。初傳於世。或以爲非公作。其後知之者。以爲神奇。在惠州作梅花詩。有以爲非。至有以爲笑。此皆士大夫閒以文鳴者。其說能使人必信。其謬妄如此。乃知識古戰場文者。鮮矣。可爲流俗痛哭。過謹書藏於家。

書田布傳後

魏人德田宏正而愛布。宏正遇害於鎮也。穆宗授布魏博使討賊。而度支餉不繼。牙將史憲誠者。因是以怒衆。衆不肯戰。曰。公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以戰。布歎曰。功不成矣。卽爲書謝帝曰。臣觀衆意。終且負國。引刀刺心於几筵。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余讀至此。流涕太息。曰。嗚呼。哀哉。布能不愛死。而不知死所也。烏喙能殺人。亦能起死者也。今有人寢疾將死。食烏喙而得生者。十人而一。不食而

死者皆是也。夫畏烏喙而待盡。豈若庶幾於十一者耶。余爲兒童時。見長老先生言。淳化中。一作成都成卒王鈞叛。殺尹據城。將剽諸郡。而蜀之戍卒將與之合。蜀守楊懷忠者知之。大會將校。出其二息。辭於衆曰。賊有成都。必窺諸郡。蜀小而近。必首被兵。吾當死之。兩稚子不可以污賊。請乘其未至。假手於君等殺之。然後持吾首歸賊。則室家完而身且富貴。衆泣曰。吾屬獨無父母妻子乎。主亡而吾存。赤吾族矣。公獨欲爲忠臣。使他人爲反虜耶。懷忠曰。若然。奈何。皆曰。生死從公。於是散府庫。發民財。得兵千人。出城一舍伏之。是暮。賊憩伏所。期以旦攻城。士方食。伏起殲之。遂遠引。兵壁成都。賊氣懼不敢出。累月。王師至。而賊平。懷忠之力也。嗚呼。惜布不知出此也。此豈非食烏喙而生者耶。何則。先人有奪人之心。而反側者易以義使也。且布之貴也。本以宏正有恩於魏。使世其官。可以成功耳。魏人以河朔舊事逼之。豈遽有害之之意哉。布若能請於軍曰。先將軍以六州歸天子。使汝一方不陷於叛逆。宣慰之言在耳。今幾日而忘之。布不能從。諸君爲亂。上負君父。下懼禍不旋踵。以取笑天下。願諸君殺布而後反。則魏人素德其父。未忍殺其子也。豈不忠義之兩全哉。昔宏正遣布以兵助討蔡。帝議使人代之。而士卒愛布願留。乃止。則布亦素有德於魏人也。其時布部曲必有在者。此輩豈肯從亂哉。郭子儀恩結回紇。而保其不以刃相向。夷狄猶能爾。而況父子有恩於魏乎。若以忠義激之。禍福動之。戮一憲誠。軍自定矣。然後舉兵討鎮。雪宏正之冤。刷朝廷之恥。克融勢孤。不戮而擒矣。豈非再造河朔之功乎。萬有一死。憲誠之手。使朝廷以殺帥之罪。討於魏人。衆所嫉惡而棄之也。豈不賢於自經溝瀆之爲諒哉。惜乎不能已。河北之再亂者。布之死也。

書二李傳後

昔袁盎論絳侯功臣。非社稷臣。此固有爲而言也。然功臣社稷臣之辨。不可不察也。淮南王安反。謂大將軍可刺。說丞相如發蒙耳。而獨憚一汲黯。仗節死義。其與社稷存亡也審矣。愚嘗謂社稷臣如腹心。功臣如手足。人有斷一肢。折一足。未及死也。心腹之病。則爲膏肓。不可救已。李靖。李勣。可謂功臣。始終唐之元勳也。而太宗付屬委託。亦已重矣。然止將帥之材耳。疆場之事。任之則有餘。社稷之寄。安危之機。則兩人者。有折足渥形之敗矣。太宗欲伐高麗。諫者十六七。靖已老矣。而自請將兵。遂堅太宗黷武之志。幾爲不戢自焚之禍。高宗欲立武后。舉朝爲之寒心。而勣以爲陛下家事。無問外人。武氏之禍。戮及襁褓。唐室不絕如綫。夫二人者。爲腹心之病亦大矣。張釋之諫。奮夫之拜。使文帝終身爲長者。魏元成折封倫之論。使太宗不失行仁義。語曰。一言而興邦。一言而喪邦。豈其然乎。

題陽關圖後

山林之人。能忘富貴。易軒冕之士。能處枯槁。難謝安雅志東山。故於富貴如脫屣。山王未能忘軒冕。故不敢數於嵇阮。開大抵能脫略世故。不戚戚於貧賤者。必英偉奇特人也。余雖不敢執鞭從浮休公游。然先子與有一日之雅。薰蕕臭味。可以不言而喻。公之立朝。毅然有不可犯之色。退藏於家。一丘一壑。有終焉之計。此其中豈無所得而然哉。公之外孫高君。嘗得浮休手書陽關圖歌一篇。乃使人臨畫。李龍眠陽關圖。置其首。又得長安王正叔畫浮休像。幅巾野服。坐山林間。掃葉塵累。超然物表。置之卷末。二人真知浮

休公者。世人徒見其功名之心。慨然未忘。而不知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也。余略爲之一辨。

書漳南李安正防禦碑陰

紹聖初。先君子謫羅浮。是時法令峻急。州縣望風指。不敢與遷客游。一夕。蒼梧守李公安正。引車騎扣門。請交於衡門之下。先君子初不識面也。慨然論世閒事。商略古今人物。下至醫卜技藝。皆出人意表。先君驚喜以相見爲晚。而公冒犯簡書之畏。卒留十日而後行。嗚呼。眞天下奇男子。公還朝。果爲天子所知。擢帥。嘗管。蠻遁去。不敢飲馬於江。公嘗言。少時官南海。有劇賊三十餘人。出沒海道。人不敢近。乃以計變姓名。易衣服。挾二童以往。盡縛之。由是顯名。其臨義勇決。蹈水火。人有不可學者。況於脫屣軒冕。得不優爲之乎。某於是時拜公。且與公之二子幾仲。微仲游。今皆有立。公爲有子哉。

跋李防禦遺文

防禦公以儒者尉南海。設方略。破劇賊。進秩至蒼梧太守。知名南服。受代還漳江。過羅浮。爲先君留十日。飲酒論道。商略古今。自恨相見之晚。過方侍行。具見其事。不踰年。公還朝。宰相薦換右列。付方面。蓋將以功名誘焉。而公循然退避。終老於鄉里。雖欲挽留而不可得。非養於胸中有素。而出處進退在我。安能以清節照世乎。讀其遺文。觀其字畫。雍容渾厚。而不迫切。君子哉。宣和辛丑三月二十日。得之於其子大忠。跋其後而歸之。

跋折太尉碑陰

折氏世守河西。歷五季之亂。能以區區壤地。保完其民人。封府庫。籍甲兵。以歸真主。抑可謂不愧資融矣。然資融子弟。不及融沒。頗以恣縱。取敗於世。弗克顯有茅土。而折氏五世。傳百有餘年。忠孝自翼。禮義自度。若出於一。則實於資融遠矣。余於并門。始得太尉武安公之墓碑於其子嗣益。讀之竦然。見其制勝料敵。得士死力。有古名將之風。非特能世其家者也。公守河西逾三十年。虜在其目中。如几上市物。所使偏裨部曲。如臂之使指。安得不爲虜所憚。昔趙以李牧守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幕府。爲士卒費。椎牛養士。士卒思奮。而纔有寇。急入保聚。虜以爲怯。遂舉衆大入。牧選士出奇。破殺十餘萬。匈奴卒不敢近塞。蓋牧居邊十餘歲。得虜之情狀。虛實詳且嚴。以靜觀動。以逸待勞。則強弱固自不敵耶。頗牧不世出。豈可以常理論。故余於折公亦云。

跋南安巖主頌

佛以廣大智慧不可思議力。能於世間現種種功德。隨應以求。皆使充滿。何也。佛無他緣。惟有一慈。人無他術。惟有一信。慈信二法。相須而行。故能成就無量大願。昔沙門以鈍根故。不能誦經。其師授此南安定光巖主四句偈。誦不歲餘。日記萬言。南徐庾氏有子。病足不能履地。金山佛鑿授以此偈。誦之數歲。兩臂復伸。又有居士劉素。學南安像。忽得重病。禱於像前。香槃中現小青蛇。舌相純白。舉頭如語。後二日。有人教以此偈。晝夜誦持。三日疾愈。此皆近歲神異如此。豈非佛子厭苦蒙昧。抱纏病惱。思脫塵勞。過於桎梏。求哀也力。起信也堅。則佛之慈悲。相應如響。有是理哉。王君師文官并門。備聞其事。讚歎希有。曰。此偈不

可不傳。屬某書之。將鏤板施人。某以爲師文。此心不忍。獨善其身。將使自一傳。二至於千萬。以信悟人。除世間苦。夫豈細事哉。又使學道者於此觀心。得究竟法。出諸生死。則何止發蒙蔽而愈膏盲乎。

斜川集附錄上

遺事

宋史列傳

卍

蘇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長元案過生於熙寧五年壬子，是年東坡年三十七任杭州通判。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軾爲兵部尙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誦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需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蛾眉山。遂家穎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潁昌府郟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麗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爲小坡。蓋以軾爲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籥、籍、節、笈、篋、篋、篋。

宋故通直郎眉山蘇叔黨墓誌銘

晁說之撰

宋通直郎蘇過叔黨。東坡先生之季子也。母同安郡夫人王氏。元祐五年，先生知杭州。叔黨年十有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七年，先生爲兵部尙書，任右承務郎。明年，先生出帥定武，即誦知英州。繼貶惠州安置三年，遷儋耳安置。既四年，漸徙廉州。永州居住，邈乎萬死不測之險也。獨叔黨侍先生以往來。其初爲嶺外之役時，叔黨方居母喪，有以動塗人涕泣者，或曰：先生南居而樂焉，非也。先生憂國愛君之心。

日加循省而鬱結。則何敢樂。惟是叔黨於先生。飲食服用。凡生理晝夜寒暑之所須者。一身百爲而不知其難。翁板則兒築之。翁樵則兒薪之。翁賦詩著書。則兒更端起拜之。爲能須臾樂乎先生者。也。其初至海上也。爲文一篇曰志隱。效於先生前。先生攬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先生因欲自爲廣志隱。以極窮通得喪之理焉。嘗命叔黨作孔子弟子別傳。則固有以處其子矣。當是時。叔黨之風使蠻蠻夷獠。若可以語禮義。而中瀉噬毒。莫爲之疾病。雖有欲殺吾親者。亦無以措其斧斤。其傳而北也。霈然起天下父子之性。則叔黨之自處者如何哉。先生還至永州。稍還仕版。居陽羨。不幸疾不起。叔黨兄弟得吉地於汝州郟城。縣之小蛾眉山以襄事。遂家於潁昌。叔黨偶從湖陰營水竹可賞者數畝。則名之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以視終焉之志曰。吾未即從先大夫於地下。則生也何事爲。泯泯浮沈里巷。或時一至京師。自得於醉醒。而徜徉一世之外。所遇者與談靡不傾盡。造次大笑。謔浪開節。概存焉。唯有知之者知之也。且若世未嘗有小人也。孰非士君子也哉。使叔黨以其屋岫樓椽。溟渤之純孝。而一旦忠藎於九德俊父之朝。則先生之立言者。叔黨之功業也。惜乎不及使人有見於此。而暴疾以卒於鎮陽行道中。年五十有二。時宣和五年十二月乙未。悲夫。諸葛孔明初不得申所志。而躬耕南陽。卒亦崎嶇巴蜀也。幸而有子曰瞻。可以肆所志。而無邦家以容瞻。則赴魏軍以死耳。若稽叔夜之志氣尤異。而曾不得一席以全其軀。而子紹身血。亦何益於邦家。古之父子有如此忠孝兩全而可恨者。天乎不壽。吾叔黨於盛世一振發之耶。叔父纒城公。每稱其孝以訓宗族。且言遠居海上。無他成就。下闕。○朱彝尊書。晁以道撰蘇叔黨墓誌後。靖康中蘇叔黨以眞定伴赴官。次河北爲賊所脅。叔黨語賊曰。

若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即其子。百隨若求活。草間乎。通夕痛飲。異日視之。卒矣。王明清揮塵後錄載之。而
異以道志其墓。稱以暴疾卒。於鎮陽。釋其文。可云孝子。合而觀之。不媿其父矣。攻東坡先生以徽宗建中
靖國元年辛巳卒。於常州。定生既卒。而蔡京由邪書責左丞。進左右僕射。蔡子弟知樞密院。事自崇寧元
迄四年。籍黨人榜。堂先上書。人上。帝既親書。為東坡出。子嘗懇於裕陵。曰。是時叔黨潛身救過。石於不端。年
門。再刻石於諸州。三刻石於中。始惟因梁。師成。自親書。為東坡出。子嘗懇於裕陵。曰。是時叔黨潛身救過。石於不端。年
有宮實利達之念。萌於中。始惟因梁。師成。自親書。為東坡出。子嘗懇於裕陵。曰。是時叔黨潛身救過。石於不端。年
尺。積於先。生遺文。手蹟。所云。嘻。笑。讀。浪。蕩。存。焉。是。已。絕。乃。嘗。懇。於。裕。陵。曰。是。時。叔。黨。潛。身。救。過。石。於。不。端。年
諸。以。玩。世。未。嘗。薰。染。以。道。所。云。嘻。笑。讀。浪。蕩。存。焉。是。已。絕。乃。嘗。懇。於。裕。陵。曰。是。時。叔。黨。潛。身。救。過。石。於。不。端。年
既。以。東。坡。為。父。稱。曰。先。臣。則。必。以。昆。弟。遇。叔。黨。豈。有。業。為。兄。弟。而。又。降。叔。黨。詔。事。師。成。白。居。乾。兒。失。師。成
稱。乾。兒。之。理。此。助。洛。攻。蜀。者。謗。之。具。籍。南。箕。尚。論。者。不。可。不。白。其。冤。也。

揮塵後錄二則

蘇邁字叔黨。東坡先生季子也。翰墨文章。能世其家。士大夫以小坡目之。靖康中。得倅真定。赴官。次河北。
道遇綠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我即其子。肯從爾輩。求活。草間耶。通夕痛飲。翼日視
之。卒矣。惜乎世不知其節也。趙表之云。延博案。叔黨生於熙寧五年。王子卒於宣和五

蘇叔黨以黨禁屏處。穎昌極無慘。有泗州招信士人李稹元秀者。鄉風慕義。歲一過之。必遲回以師資焉。
且致餽餼甚腆。叔黨懷之。宣和末。向伯恭出為淮漕。自京師枉道以訪叔黨。留連清宴。叔黨道李之義風。
而屬其左顧之。伯恭入境。首令訪問。加禮以待。未幾。金人南侵。高宗以元帥在河北。伯恭即命李齎金帛。
往訪問行府。犒師。并上表勸進。行數程。而與前驅遇。已而飛龍御天。補承務郎。由是遂被眷知。後來官職。
俱至列卿。王獻臣云。

揮塵三錄一則

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家者同一小轎至傳旨宣召亟令登車叔黨不知所
 以然不敢拒才入則以物障其前惟不設頂上以小涼繖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一脩
 廊內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披黃背子頂青玉冠宮女環侍莫知其數弗敢仰窺
 始知爲崇高莫大之居時當六月積冰如山噴香若煙霧寒不可忍俯仰之閒不可名狀起居畢上諭云
 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掃非有他也叔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
 縱觀歎賞再三命宮人捧賜醪酒一鍾錫賚極渥拜謝而下復循廊閒登小輿而出亦不知經從所歷何
 地但歸來如夢復如癡也胡元功云

老學庵筆記三則

杭僧思聰東坡爲作字說者大觀政和閒挾琴游梁日登中貴人之門久之遂還俗爲御前使臣方其將
 冠巾也蘇叔黨因浙僧入都送之詩曰試誦北山移爲我招琴聰詩至已無及矣參寥政和中老矣亦還
 俗而死然不知其故

陶淵明游斜川詩自敘辛丑歲年五十蘇叔黨宣和辛丑亦年五十蓋與淵明同甲子也是歲得園於許
 昌西湖上故名之曰小斜川云廷博案懶真子曰淵明乙丑生至乙巳賦歸去來是時四十一矣今游斜
五十皆非也近得廬山東林舊本作五日邵康節詩序云淵明詩亦作五日宜以爲正云云是叔黨蓋爲行
本所誤而放翁亦未深考也又案朱翼游曹源庵詩序云淵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時年二十予以正月
二日游曹源庵年五十二矣知承其誤者非一人也

叔黨政和中至中都。見妓稱錄事。太息語廉宣仲曰。今世一切變古。唐以來舊語皆廢。此猶存唐舊爲可喜。前輩謂妓曰。酒剝蓋爲錄事也。相藍之東有錄事巷。傳以爲朱梁時名妓崔小紅所居。

曲消舊聞三則

東坡嘗語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爲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而氣韻雄拔。疎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子游。同升而竝黜。有自雷州來者。遞至少游所惠書詩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聞韶也。汝可記之。勿忘吾言。

東坡因子過讀南史。臥而聽之。語過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爲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予以比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東坡在儋耳。謂子過曰。吾嘗告汝。我決不爲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研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言。寫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旣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跡始在梁師成家。或云入禁中矣。

雲麓漫鈔一則

東坡先生旣得自便。以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還次京口。時章子厚丞相有海康之行。其子援尙留京口。以書抵先生云云。書不錄先生得書大喜。願謂其子叔黨曰。斯文司馬子長之流也。命從者仲楮和墨。書以荅。

之云云。書不錄。

藏海詩話一則

蘇叔黨云。東坡嘗語後輩。作古詩當以老杜北征爲法。老杜詩云。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卽買繫籬備。與竹枝詞相似。蓋卽俗爲雅。

墨莊漫錄一則

東坡作儋耳山詩云。突兀陰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叔黨云。石嘗作者。傳寫之誤。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病。

邵氏聞見後錄一則

李季常。蘇子容丞相外孫。爲予言。東坡歸自儋耳。舟次京口。子容初薨。東坡已病。遣叔黨來弔。自作飯僧文。所謂在熙寧初。陪公文德殿下。已爲三舍人之冠。及元祐際。綴公邇英閣前。又爲五學士之首。雖稜厲高躅。不敢言同。而出處大概無甚相愧者。明日。季常與子容諸孫往謝之。東坡側臥泣下不能起。

周省齋集乾道丁亥泛舟游山錄一則

乾道丁亥五月辛酉。抵宜興。七月己亥早。赴縣廳。爲大行皇后夏氏上仙。常服哭臨。辛丑晚。臨訖。釋服。解后新大府寺丞蘇峴叔子。東坡曾孫而過之。孫居潁昌陷金。尙書符奉待時。挈以歸。今爲駕部。迨之後。昔東坡買田陽羨。凡九百斛。三子之裔共享之。故峴居此。嘗與武義兄弟同班改官。以錢端禮薦。除太常主

簿。今代大府闕。

元道山詩注一則題蘇氏寶章

長公忠義似顏平原。次公冲澹似林西湖。故字畫有不期合而合者。最後數帖。所謂蘇氏三虎。叔黨爲最怒耳。

墨史一則

葉少蘊云。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爲東坡造墨海上。得其祕法。故人爭趨之。予因問東坡之子。過求其法。過大笑曰。先人安得有法。在儻耳。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爲煤。夜遣火幾焚廬。翼日煨爐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以意和之。不能爲挺。磊砢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絕倒。衡因謝去。蓋自別得法。借東坡以行也。天下事名實相蒙類如此。

研北雜志一則

葉夢得少蘊鎮許昌日。通判府事韓縉公表。少師持國之孫也。與其季父宗質。彬叔。皆清脩簡遠。持國之風烈猶在。其伯父丞相莊敏公玉汝之子宗武。文若。年八十餘致仕。耆老篤厚。歷歷能論前朝事。王文恪公樂道之。子實仲弓。浮沈久不仕。超然不嬰世故。慕嵇叔夜。陶淵明爲人。曾魯公之孫誠存之。議論英發。貫穿古今。蘇翰林二子迨仲豫。過叔黨。文采皆有。家法過爲屬邑。鄆城令。岑穰彥休已病。羸然不勝衣。窮今考古。意氣不衰。許亢宗幹譽。冲澹靖深。無交當世之志。皆會一府。其舅氏晁將之無斃。自金鄉來過。說

之以道居新鄭。杜門不出。遙請入社。時相從於西湖之上。輒終日忘歸。酒酣賦詩。唱酬迭作。至屢返不已。一時冠蓋人物之盛如此。有許昌唱和集。風月勝日。時一展玩於嵒巖之間。雖絕伯牙之弦。而山陽之笛。猶足慰其懷之思云。

畫繼一則

蘇過字叔黨。坡公之季子也。元祐中。公知杭州。叔黨年十九。預計偕。七年。公爲兵部尙書。任承務郎。後公謫英州。貶儋州。移廉。永。二州。叔黨皆侍行。叔父鑾城公。每稱其孝。平生禁錮僅三十年。晚除中山倅而卒。善作怪石叢篠。咄咄逼翁。坡有觀過所作木石竹三絕。以爲老可能爲竹寫真。小坡解與竹傳神者是也。晁以道志其墓。亦云。書畫之勝。亦克肖似其先人。又時出新意作山水。遠水多紋。依巖多屋木。皆人跡絕處。並以焦墨爲之。此出奇也。

香祖筆記一則

乙酉。有書賈來益都之顏神鎮。攜蘇過叔黨斜川集。僅二冊。價至二百金。有奇。惜未得見之。

秦蜀驛程後記一則節錄

十三日。抵定州。謁韓忠獻。蘇文忠。二公祠。祠爲衆春園舊址。叔黨嘗通判中山。今配享蘇祠。又天寧寺壁。舊有叔黨楷書云。大帥陳公。邀廉訪梁公。飯於天寧。率其屬遊企。盛命。蘇過。王執中。趙奇。韓楫。同來。孫仲舉。王昭明。劉用之。皆與。癸卯九月七日過題。

斜川集附錄下

蘇文忠公集

兒子到此。鈔得唐詩一部。又借得前漢欲鈔。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儻耳與程秀才書略。

軾與二十七娘。

似謂同安君。

甚安。小添寄叔。

小添似謂迨。

竝無恙。

杭州與王元直書。

詩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也。皮日休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工。若石曼卿紅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蓋村學中語。過研細而不退墨。紙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吾平生無嗜好。獨好佳筆墨。既得罪謫海南。凡養生具十無八九。佳紙墨行且盡。至用此等。將何以自娛。爲之慨然。書付子過。

軾與幼子過。同遊峽山寺。徘徊登覽。想見長老壽公之高致。但恨溪水太峻。當少留之。若於淙巖軒之北。

作一小閣。瀟瀟爲澄潭。使水過閣上。雷吼雪濺。爲往來之奇觀。若夏秋水暴。自可爲啓閉之節。用陰陽家說。

寺當少富云。紹聖元年九月十三日。

題廣州清遠峽山寺。

蜀人蘇軾子瞻南遷。幼子過同遊壽聖寺。過隱者石君汝礪器之。話羅浮之勝。至暮乃去。題壽聖寺。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遷於惠州。艤舟泊頭鎮。明晨肩輿十五里。至羅浮山延祥寶積寺。禮天

竺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沖虛觀。觀有葛稚川丹竈。登朱仙者朝斗壇。觀壇上所獲銅龍六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芎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李道元。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坐遺屣軒。望麻姑峯。方飲酒。進士許穀來游。呼與飲。既醉。還宿寶積中閣。夜大風。山燒壯甚。有聲晨粥已。還舟。憩花光寺。從游者。幼子過。巡檢史珏。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沖。沖虛道士陳熙明。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宮。石樓。黃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題羅浮

紹聖元年十二月。與幼子過遊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以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深者縋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跡數十。所謂佛跡也。暮歸。倒行觀山。燒壯盛。俯仰度數谷。至江上月出。繫棧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矣。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影頽然。不復能寐。書以付過。記游白水巖

紹聖三年八月六日夜風雨。旦視院東南有巨人跡五。是月九日。蘇軾與男過來觀。題禪寺

戊寅九月十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筮之。遇渙之內三爻。初六變爲中孚。其繇曰。用拯馬壯吉。中孚之九二。變爲益。其繇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益之六三。變爲家人。其繇曰。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人之繇曰。家人。利女貞。又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吾考此卦極精詳。口以授過。又書而藏之。筮書

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西城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糅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爲得失過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魚也書上元夜游

予自海康適合浦遭連日大雨橋梁盡壞水無津涯自輿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以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艇舟並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疎星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過子在傍鼾睡呼不應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世未有不撫之而歎曰天未喪斯文吾輩必濟已而果然書合浦舟行

大帥延康陳公邀廉訪梁公飯素天寧仍率其屬游企盛命蘇過王執中趙奇韓楫同來孫仲舉王昭明劉用之皆與癸卯九月七日過題定州天寧寺題名懷玉案題名六行正書其文左行今在本寺大殿三字飯素誤飯於今更補錄原文於後

明仙寺有蘇斜川詩碣前題云路轉花谿不踏塵仰頭人語半天聞到門莫記山重數但覺衣襟有白雲彥齡己丑三月晦題彥齡不知爲何人其字類黃涪翁後題政和甲午孟冬中休後一日蘇過叔黨彥明目開化甘泉至明仙時念老禪師復出世矣因題詩壁間暫拋塵土扣雲扉山色空濛翠溼衣澗水松風俱有恨道人餅鉢幾時歸周在浚晉碑○案斜川詩文中多與岑氏還往之作岑氏昆季多以彥字排行則彥齡彥明必岑姓也

斜川集訂誤

再遊儀真呈張使君

江、淮、冠蓋鬧如林。求一己知何處尋。風月欲談嫌許事。山川不險似人心。使君德量如天遠。舉子科名自陸沈。秋氣未悲先淚下。黃花雖好不曾簪。

寄如皋葉尉

借馬石莊去。天寒曉出門。亂岡行兔窟。數點入鴉村。欲醉酒力薄。如迷海氣昏。客遊無限事。端的向誰言。
金陵上吳開府二首

時平無事清吟好。衛霍貪功未是奇。爭似一篇人膾炙。四方傳誦臥龍詩。謂封帥襄陽時。嘗遊隆中。爲諸句。爲世稱誦。故云。

廟堂陶鑄人材盡。流落江、淮、老病身。又踏槐花隨舉子。思量鄧禹是何人。

長元案。右詩四首。見式古堂書畫彙考。蓋龍洲道人劉過詩。元蹟祇書名而不著其姓。後人遂誤裝入蘇氏一門卷中。今考金陵上吳開府二首。見改之本集。則前二首亦爲劉作無疑。厲氏宋詩紀事亦誤錄之。殊未察江、淮、老病。及槐花舉子之語。與叔黨平生踪蹟均有未合也。

小雪

沈沈五侯居。碧瓦映華祝。默炭麒麟紅。銀瓶黃封揭。春風繞幄帳。醉面生綺纈。賜宴明光宮。玉色迷金闕。誰憐華門土。破屋穿飛屑。

長元案。右詩載事文類聚。宋詩紀事錄之。考永樂大典所載。凡十四韻。此非全詩也。

點絳脣

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

好箇霜天。閒卻傳杯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夢濃如酒。

長元案。右詞花廳詞選。以爲叔黨作。注云。此時方禁坡文。故隱其名。以傳於世。或以爲汪彥章作。非也。予攷黃公度知稼翁集。有送汪內翰移鎮宣城詞。正用此韻。又玉照新志云。汪彥章在京師。嘗作小闋云云。紹興中。彥章知徽州。仍令席閒擊之。坐客有挾怨者。亟以納檜相。指爲新製。以譏檜。檜怒。諷言路遷之。於永据二說。則此闋爲汪作無疑。花廳之語。殊未確也。

斜川集跋

宋蘇叔黨先生斜川集。著錄於直齋書錄解題者。凡十卷。宋史本傳。稱二十卷。久佚其傳。無從攷定。以世豎稱之。雞林黠賈。時以贖本鉤致。厚價。今好事家。往往有錦題細紙。列之文房。玩好閒。以供清賞者。皆龍洲道人劉過詩也。昔嘗懸金購求。冀獲真本。以與三蘇文集並行。久不可得。既閱王弇州題跋。乃知以劉集充斜川。自元季已然。不自近始。因歎廣陵散久絕。入寰矣。歲在癸巳。

朝廷開館纂脩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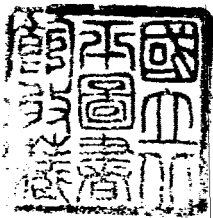
特詔儒臣。從永樂大典中。搜羅遺籍。時山左周編修永年。於各韻下。得先生詩文散片。共若干首。緣全書提要。將外省所進斜川集。贗本駁去。乃留笥不辦。繼予妹瑛。余編修集。於孫中翰審齋。偶見囊本。亟以告予。予驚喜過望。借歸錄副。從宋文鑑。東坡全集。播芳大全。諸書。考訂譌舛。增補闕遺。釐爲六卷。又採他書所載。遺聞軼事。輒錄附焉。計其卷帙。祇原集十之二三。然數十年夢寐之書。忽於無意中。得觀吉光片羽。手鈔心誦。未匝月而畢事。語云。物聚於所好。不信然歟。友人鮑以文氏。嗜奇好古。先世所藏。兩宋遺集。多至三百餘家。亦以未見先生詩文爲憾。會有南鴻之便。卽以錄本寄之。以文每得異書。不自珍鋼枕函帳祕。往往播在藝林。公諸同好。更能損貲壽梓。以續六百餘年一綫之緒。俾汲古之士。得家置一編。以供弦誦。嚮之誤收贗本者。亦得悉行刊正。頓還劉集舊觀。俾龍洲仍以詩豪雄於奕世。則又

不獨爲蘇氏之功臣矣。乾隆壬寅二月二十九日。仁和吳長元書於南城張少蓬寓廬。

送仲豫叔黨二承務赴春闈 參寥子

炯炯雙黃鶴。雍容振羽儀。風高辭溟國。歲暮及天池。文彩非凡近。周旋競陸離。明年翔集處。九萬是君期。

右詩在參寥子集第七卷。壬申六月二十九日曝書得此。因錄附之。八十五叟。



卅六年九月卅日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初版

☆ 國學基
本叢書斜 川 集 一 册

(38223)

每册實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 者 蘇 過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埠

☆ I 二七



| |
|----|
| 10 |
| 3 |

10